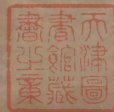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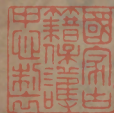




南華句解

莊子
孤白

余泰垣梓



刻南華句解序

南華句解者蓋五十年
兄求仲手授云求仲
磊負粹抱噉矢先程
乃獨耽々好漆園自
表余於系即嘗聆聲
歛則語々漆園也庚
戌魁礼部第一人于
中式而卒業焉又字
々漆園也漆園於求

仲書奇選哉又得求
仲彙成金書備此注
釋抑又奇矣史遷有
云伯夷叔齊雖賢得
夫子而名益彰余於

夫子自以爲得余於
此亦以爲得余於此
辨於又地錄其簡在
中彙成金書備此注
中書地錄其簡在

新刻韓會狀註釋莊子孤白目錄

○一卷

莊子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二卷

莊子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三卷

係外篇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知北遊第二十二

莊子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四卷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禦寇第三十二
天下篇第三十三

莊子列傳

司馬遷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聞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滌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戰國策士大
都挾策干進
朝秦暮楚昏
競為犧牛也
周獨恥之厚
聘不出終身
隱居放言以
快志其為鳳
乎三十三篇
萬世不朽直
契孟軻孟軻
可笑

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
剝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
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
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
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
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
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總論

括盡全書華
可是一部小
易經

阮嗣宗曰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
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
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溼
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
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
炎謂之火凝謂之水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
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
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弱水火不相薄天地
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

莊
二

論

嗣宗為人大
貞莊變平日
將三十三篇
爛熟胸中故
一篇括盡無
刺肯其揮中
武之言即家
所云蠶觸也
馬休一毛也
百世而後誰
謂無知也哉

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
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
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
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
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
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
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
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天秋毫為大泰山為小故以
死生為一貫是非為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
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數也

名言良纂切
中世人皆言

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伍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佳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欲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為讐敵斷割肢體不以為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癘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

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為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為小雲將不失於其鳴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者是非者危

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意
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
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
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誠也克己以為人者
郭外之仁也竊其雉經者亡家之子也剝腹割肌者
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沆瀣者昏臣之士也履霜露
蒙塵垢者貪冒之民也繁已以尤世脩身以明瘠者
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
非媚悅以容求乎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
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
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燂也故
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為一體乃失無聞伏羲氏結
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污之為
罰而貞白之為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
固不貳其紀清靜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
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
並起古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
齊之雄三晉之士嘗相與瞑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
為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
裳美珠玉飾帷牆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

逐縱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
大自割繁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
吹萬數竅相和忽焉自已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
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
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懷道
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
心者萬物之思也故夫裝束馬軾者行以離支慮在
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
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
無為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為之
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
辯也哉

新刻韓會狀註釋莊子南華真經孤白卷之一

太史 霍林 湯賓尹 校閱

會狀 求仲 韓 敬 註釋

書林 泰垣 余文杰 梓行

南華真經內篇

南者明也大方無量之謂道也

之謂人心真體不包其體日月不垢不淨無是無非無生無死太虛不包其體不自外假故遊者心之遊齊十方三界都從內現不主世者心之世符者心之符者心之齊主者心之主應者心之應七篇之言大抵皆心謂宗者心之宗應者心之主應者心之應七篇之言大抵皆心謂矣以其直指本體出入入天出生入死而意故名之曰內篇

逍遙遊第一

一

乙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論語之門人形容孔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亦只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部之書以一樂字為首看這老子胸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些滋味則可以讀萊茲矣萊茲一詩形容胸中之樂併一樂字亦不說此詩法之妙譬如七層臺上又一層也

湯賓尹曰此段只是形容

胸中廣大之

樂却設此譬

喻其意蓋謂

人之所見者

北溟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

於南溟海水湧沸必有大南冥者天池也南冥亦海風故鵬可以南徙

齊諧者志怪者也齊諧書名所志之言曰鵬

自視其身雖
太倉一粒不
足以喻之哉
博飛翔也扶
搖風勢也去
以六月息者
也息嗇氣也
晉人所謂鵠
角重觸亦此
意也

湯宣尹曰野
馬以下至此
是形容鵬
飛之高如
下得來多
奇特蓋說以
鵬為大野馬
塵埃為細與
後句不相持
如何已居他
筆力

謂之厚風乃可
背負青天而莫之
天閑者而後乃今將
圖南如厚風方
能負載鵬翼皆
負青天飛之高
也

前兩笑字與
最後一笑字
雖不同畢竟
是粧點其態
貌萬物之態
也
也搶突也奮
起而飛欲突
至於榆枋之
上不過丈尺
之高等時猶
不能至又投
諸地彼乃欲
藉九萬里之
風而南徙於
天池奚以奚
用也此適莽
蒼近郊者三
意謂淺見之
人不知世界
之大適莽蒼
之近郊者三
食而反腹猶
果然言其近
也適百里者
宿春糧隔宿
適千里者三
聚糧總言所
行有遠近則
所食亦有多
遠近又為鵬
與之蟲又何
知何足以知
其然也朝菌
不知晦

句結又小年大朔蟬古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朝蘭大芝也生於黃土
年一句生下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也楚之南有冥
一段譬喻

靈木名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木
名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

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其靈一千年方當一歲大
彭祖僅年八百乃至今以高壽特聞衆人

求齊其壽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個証據

王鳳洲曰湯之問一句合結在下以結
語為起語此

其作文鼓舞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

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
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風勢

莊子一表
湯賓尹曰絕也羊角亦風之屈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

雲氣言九萬曲勢也搏飛翔也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

雲氣言九萬里之上更無冥也而後往南海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

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

如嬰兒也然今人亦言雲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飛之至者言我翔

只在半天是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故夫知效一宮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

故夫知效一宮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

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此三等入各

湯賓尹曰榮子不以毀譽其自視亦如斥鴳之類故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

為意故視彼一卿一國之宋榮子笑之猶然笑貌也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

士但見可笑然榮子何以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

能此哉蓋知本心為內在境斯已矣斯已矣者言宋榮子彼其於世未數然

外故曰定內也。未嘗汲汲然。猶有木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外之分在外也。以世俗為事。雖然。猶有木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在內者則無。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帶辱知內外也。言榮子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吾列子者。乘風而身求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此雖免乎行。未數數者。言未肯似他如此汲汲也。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言列子御風。雖免乎行。而惟無所不乘者。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斯無所待耳。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無已者。不見形氣也。無功者。不見功行也。無名者。道隱無名也。皆言無迹也。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

用抱甕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之。我自見其不足。故以櫛火浸灌。自喻。不為賓者。言吾不以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實往而不反。大言只說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運庭。不近人情焉。在河漢天也。河漢無極。謂天河中間雖有一二亦可解說。只言疆界遙遠也。大有甚有也。其首尾之所極。運庭而實不皆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連叔曰。其言謂何。

韓求仲曰。大意謂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既降。何用抱甕。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之。我自見其不足。故以櫛火浸灌。自喻。不為賓者。言吾不以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實往而不反。大言只說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運庭。不近人情焉。在河漢天也。河漢無極。謂天河中間雖有一二亦可解說。只言疆界遙遠也。大有甚有也。其首尾之所極。運庭而實不皆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連叔曰。其言謂何。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不必就名。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一二亦可解說。只言疆界遙遠也。大有甚有也。其首尾之所極。運庭而實不皆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連叔曰。其言謂何。

也

其神凝然而

定所居之地

百物自無疵

癘之病而乎

谷自熟蓋接

與之言如此

肩吾以為欺

詭而不信也

曰然者言汝

宜其疑不信

也文章之觀

示鍾鼓之聲

音人皆見之

聞之而替者

聾者無賴耳

形骸之病也

豈惟形骸有

此病在心亦

有此病言其

心無見識猶

聖熱然故不

知此語而以

為註也

湯肅尹曰說

到神人已足

大之極了又

惑人疑其茫

蕩而無所用

復大瓢為

哉曰藐姑射之山

在塞外

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其言

潔淖約若處子

若室女柔媚可愛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

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其神凝使物不疵厲而

年穀熟

神凝者精氣融而神不動故中致

吾以是狂

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瞽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豈惟形骸有

此病在心亦

有此病言其

心無見識猶

聖熱然故不

知此語而以

為註也

湯肅尹曰說

到神人已足

大之極了又

惑人疑其茫

蕩而無所用

復大瓢為

割之以為瓢則瓢落無所容

大貌

非不鳴然大也

其言

其神凝然而

定所居之地

百物自無疵

癘之病而乎

谷自熟蓋接

與之言如此

肩吾以為欺

詭而不信也

曰然者言汝

宜其疑不信

也文章之觀

示鍾鼓之聲

音人皆見之

聞之而替者

聾者無賴耳

形骸之病也

豈惟形骸有

此病在心亦

有此病言其

心無見識猶

聖熱然故不

知此語而以

為註也

湯肅尹曰說

到神人已足

大之極了又

惑人疑其茫

蕩而無所用

復大瓢為

喻言是大也
用之涉險可
以利濟
大貌
吾為其無用而指之
擊碎
莊子曰夫子固性

陳詳道曰物
有所宜事有
所適忠在不
善用耳不專
手之藥一也
宋人用之其
利小吳人用
之其利大弱
七國之術一
也鼎錯用之
則禍與主父
偃用之則亂
息大瓠之用
置易者哉

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

慮思也樽浮水壺也一壺繫腰乃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轉意一云猶茅塞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惡大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

大根本身也擁腫盤結輪困也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

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狸狌狌也

教者教物之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
機辟掩

之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也
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

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

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言何不樹之寂彷徨乎

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則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

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又曰斄牛至大而不能如狸狌之執鼠

莊子一
王世貞曰此復設大樗為喻言是大也置之閒曠以全生

齊物論第二

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者一也。欲合衆論而為一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非。故莊子以為不若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其立名之意也。天籟也。籟人籟就聲上起譬喻也。

湯賓尹曰。撰出問答之辭。今當一篇之意。

莊二十一末

王鳳洲曰。天地間無影無現。形之風可聞。不可見之。却就筆頭上畫出。非南華安得這般手段。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隱几。憑几也。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

耦。耦。即喪。然解體之貌。喪耦。即喪我。謂忘形也。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

乎。形固可使如槁木。無生也。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無烟

也。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

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喪我。無我也。無我。則無物矣。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籟

管也。比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萬不同。正以

暗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所為。故曰。人籟也。籟則木

之衆。竅感意氣而成聲者。乃天籟也。則無聲而能聲。天下

之聲者。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故歸之曰。天

其意。下子游曰。敢問其方也。道子綦曰。夫大塊也。天地

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萬竅。萬物之竅也。獨不

聞之。琴琴聲也。乎山林之畏佳。動之貌。大木百圍之

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

木之竅穴。有兩孔。而以鼻者。有一孔。而以口者。有孔

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以枅者。有孔圓。深而似圈

者。有淺而似白者。有曲而似枅者。有孔圓。深而似圈

諒者。突者。咬者。激者。戛者。而聲止。謫者。叱者。吸者。呬者。

聲揚。諒者。下而聲濁。突者。前而聲細。呬者。高而

深而聲留。咬者。吠而聲續。前者。唱于而隨者。喁喁。

前曰不聞也。喝重和也。前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後曰獨不見。此一段文字之開鎖。

王鳳洲曰：前說地籙後說人籙，却把入籙只一句斷送，此亦是文法。

子游曰：地籙則衆竅是已。人籙則比竹是已。簞之類。敢問：天籙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吹聲也。言天下之聲萬有不同，而於人則前衆竅中，之怒而號者誰耶？

大知閒閒，小知閒閒。
閒閒，從容自得之意。閒閒，有分別也。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詹詹，炎炎有光輝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言晝則四體運動，與接為搆，日以心聞。搆，搆物接而心與。

物相音暢，音暢音暢。有異懦無斷而縵者，有深險不攻，開縵者害者密者。
則而害者有筭無遺策而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事之小者則惴惴然，而懼事之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若射者之謀中的，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好勝之心，自守不化，留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然用心憂勞日銷月，於秋冬懼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載胥及溺，故曰不可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
厭如大學厭，使復之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然之厭緘，藏也。機心益熱，愈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身雖在其，老愈深，故曰老洩。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心死矣，豈能復陽乎？言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啟態，變者反承上言，惟在憂疑姚佚，卒也。伏縱逸樂出虛蒸成菌。

其發也三句，下是意，是譬喻。

喜怒十八字，承上言，惟在憂疑姚佚，卒也。伏縱逸樂出虛蒸成菌。

內如故見，必不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啟態，變者反承上言，惟在憂疑姚佚，卒也。伏縱逸樂出虛蒸成菌。

於外或事，也故開心也。慙作伏也。樂出虛蒸成菌。

自由如樂之出處而無作午止如蒸之成菌而後生倏死

湯賓尹曰此者造物也遠一彼字甚重不是輕下非彼無我這彼字却是上面此字

又曰此以下又就人身發明一段甚奇

王鳳洲曰此段言人迷失真君至死而不知所歸者令人惕然有深省處讀莊子至此自是不忍釋手不敢以異說誣之

日夜相代乎前造物之往來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以生乎非彼無我言不足彼則我非

我無取言非我去取他則是亦近矣不離已身論造化近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似若有

有之而不故以為實有也朕萌芽之地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真宰使

行之說以與人人亦有情而無形有情言有實也無

信之而不見其形有也朕萌芽之地有情而無形有情言有實也無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賅者備也吾誰與為親汝皆說喜之乎其有私焉私如是皆有為臣妾乎互相

也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臣無定

即心君亦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即如求得其情與不

得無益損乎其真知推求見到實處或不見得皆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言此真君自受形以來便

此形之盡與物相刃相靡物外其行盡如馳而莫之

能止一生所行如駒過隙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

見其成功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何日可可不哀

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其形衰而

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

人亦有不芒者乎芒無知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

湯賓尹曰此
段言人言之
未定物論所
以不齊之故

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言真宰人人有之奚必知
隆者有之黜者亦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強立是非之論
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所見而無
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一言非吹也。言非如地鐘之吹萬物敬言特未定。不可為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其以為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耶。果未嘗有言耶。異於鼓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禽言如鵲則報喜鵲則報凶可聽為準。鼓音未定則不可為準矣。以言之未定猶是也。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隱即晦意。道惡

5

乎往而不存

謂大
道無
不在
精

粗
言西

乎存而不可
謂是是非皆

也可道隱於小

成偏見言隱於榮華

故有儒墨之是非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欲

則莫若以明互相是非安得有定若欲定是非則歸之于自然之天理方可明故曰莫若以

明物無非彼言以彼為非物無非是言我以為非自

彼則不見在彼之說我則自知則知之在我知之者故

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物我不對立而後有是有非

是故曰彼出於
是亦因彼

方死方死
因非因是

方死方死
因非因是

譬喻

因其所是而是之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其所非而非之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

是也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惟照之以天理者即因其是而已矣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既曰因是則見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故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

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魚人我對待是魚偶也道樞得

道之樞要也樞始得其環中環者員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也

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是與非皆聽其自然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

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也萬物一馬也我之指為指而以人之指為非指也

彼非指之人寧不以彼指而喻我指之非指乎彼此

相譬是非未有定也以故以我之指喻彼之非指不若

就彼指之非指喻彼指之非指也馬喻放此馬籜塞

之籌也若以此理論之天地則天職覆地職載猶彼

我之指也若以此理論之天地則天職覆地職載猶彼

物之飛者走者動者植者萬有不齊猶之彼我之馬

也亦可以其不同而相非乎天地萬物可乎不可

乎不可故曰不可吾因而不之道行之而成物謂

之而然道無精粗行之即是惡乎然於然惡乎不

然不然於不然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者而然之物固

始之分者或終成始之

物物如是不特一故為是舉蓬與楹厲與西施恢悅

始之分者或終成始之

物物如是不特一故為是舉蓬與楹厲與西施恢悅

成者或繼以與毀復通為一以此應物如環之無端縱橫美惡尋毀以此觀之是無成毀而與毀亦可通而為一也達屋梁橫也是無成毀而與毀亦可通而為一也惟達者知通為達屋柱植也厲醜也西施美女也

一理之為一為是不用者去其是而不用而寓諸庸庸尋常

者用也為常用也者通也皆通也者得也自得也適

得而幾矣幾盡也因是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然者

因是而已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忘物勞神明為

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乙曰不然彼曰可此曰然

不可而不知無物不然無物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

粟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

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三與四實

莊子一卷

齊物論

二

名實未嘗變彼眾狙者胡然而喜胡然而怒迷惑於旦暮之顛倒耳勞神為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其和

是非而歸之均一故能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達夫道之至極惡乎至有以為未始

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是非也

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是非起於人心道之所以

虧也私心既露則自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既

作好作惡各成其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

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

王鳳洲曰既說成虧之理

此一段固是自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

却以鼓琴喻之

氏之不鼓琴也故字作昔字晉昔昭氏以琴名家其

昭氏不以琴名家何咎其子不昭文之鼓琴也昭

能世父之業便是無成與虧了文名師曠之枝策也枝柱也策杖惠子之據梧也梧

者以梧為几三子之知幾乎也皆其盛者也枝精

王鳳洲曰堅皆有其盛故載之末年故從事惟其好之也以異乎彼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乎人故其好歎自鳴於人非

言堅白為馬言白不必言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明誇示也惠子以其

馬又淬劍論無甚道理故以堅白之昧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

曰黃所以為終此便是惠子之虧處身無成昭氏之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若是而可謂

利辨者曰黃所以為不堅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

白所以為不利大機言金也是故滑疑之耀滑疑言不分不曉也滑聖人所圖

也是故滑疑之耀亂而可疑也耀明也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與我之類乎其與是不

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就類與不類中易地則與

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有始也有未始有始

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

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

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

有謂也有說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

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

非有他之理然此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獨到之論

末句結因是已此是回顧題目處

丘毛伯曰上面既說了彼我是非到六合以下又別生說話來筆明此老胸中多少玲瓏

莊子一卷

齊物論

十四

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若不
我不起分別秋毫亦可稱大泰山亦可稱小殤子亦
可稱壽彭子亦可稱夭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
生萬物未足為異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夫既已
而與我為一也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然既謂之一
矣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則有言矣一與
言為二一是一也言一又二與一為三一又二之一
與二相對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逝逝
不成三乎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逝逝
相生之意生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雖巧於故自無
曆義者亦不能算其未盡之數况其凡者乎故自無
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適有乎當初只是個一字引
窮自無適有尚且如此况自有適有乎有即有謂無
之有自意見上生無即無謂之無自太虛中來者無
適焉因是已故因是者至無適耳無適者本來無之
物之物無所適也此并其一而無之

夫道未始有封即有彼言未始有常有常為主也為是而有
音彰只為立個是我也言未始有常有常為主也為是而有
眇也字便生疆界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有倫有義倫
也義事有分有辯辨分分析也辨辨別也辨辨別也
宜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上下四維之外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上下四維之外
聖人論而不議但宇宙內許多道理何嘗不說春秋經
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為世君臣上下立
其中有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
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
也惟不為天下立是非之幟故曰何也聖人懷之衆
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聖人懷之衆
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聖人懷之衆
不分辯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無所

此五句下面
又再解一轉

大辯不言已自別也大仁不仁無愛而自存大蕪不蕪不以蕪自足

大勇不怯無陰枝道昭而不道道若昭然分別則非道言辯而不

及言若曉曉然爭辨則必有不及仁常而不成仁常愛必不周蕪清而不信

方矣五者之德其機本員若道昭云云則太露圭角幾於何方矣故知止其所不

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

天府止其所不知便是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注焉而不滿

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天理所

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救南面而不釋然悅其

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喻其物慾障蔽而不

故何也知有天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

况德之進於日者乎言豈不能容三子

醫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

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

試問乎汝民音後溼寢則腰疾偏死音秋然乎哉木處則惴

惴恟懼音後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音正民體知安佚為

然惡乎音後民食芻蕘藟鹿食薦音薦也蛆音蛆也音蛆其帶音帶也音帶鵲

王鳳洲曰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便是知止其所不知但換造名字鼓舞筆揮所以為莊

莊子下卷

來物論

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民口知芻豢為正味而鴉不然而惡乎知正味徂徠徂徠以為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

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也驟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民目知好色為正色而魚鳥麋鹿不然惡

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

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

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

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

害之端乎不熱不寒不驚即游心於無物之始死生之大且不為之動心而况利害是非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指長梧子聖人不從

事於務不以世故為事不就利不違害不知利害不喜求無所求

不緣道無行道之迹無謂有謂未嘗不言有謂無謂未嘗有言而遊

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言不着實而我以為妙

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

熒也熒惑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卯

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雞終出卯便求呼更彈雀尚未墮九便求鴉炙皆早

計之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一晝夜

挾宇宙一遠近為其脗合渾合而與道一置其滑稽滑稽也

隸相尊隸下也先衆人役役驚聖人愚也如愚若不知

夫以士為隸士尊大夫大夫士為隸

王鳳洲曰此走也三節皆為是非物我之喻故結之曰云

莊子一卷

齊物論

十六

太早計謂女之所言方如此而遽以為妙道之行是見小而自多之意

又大其卿卿
又以大夫為
諫推而上之
彼此皆諫也
而却自為尊
卑

本章指歸正
在大覺二字
最宜究心

既使以下又
自以是相編
一句鼓舞評
多話頭出來

莊子一卷

齊物論

十一

分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之而成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萬物盡然是不然也蘊蓄也以是相蘊言無相非也相蘊猶言相壓也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其弱喪失其居也麗之姬晉獻公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

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所高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生猶夢覺也夢覺變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小見然知幻惟大覺者知之

之君乎牧乎以君為尊其果尊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言丘以為孟浪女以為妙道皆夢言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乎詭詭至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知其解非但知解說分是旦暮遇之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音暗言其見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

天倪即前之
天均也倪分
也

是非然否俱
無辨正是和
以天倪亦即
上章因是之
意

莊子一卷

罔兩影外之
微陰也

此一段又自
前面說夢處
生來

末句似結一
結却不說破
正要人就此
參究

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
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詳言其難然則我與若
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彼謂造化何謂和
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言是未必然是若果是

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

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化聲謂以言語相

敵若其不相待不相待則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

所以窮年也天倪者自然之端和不分也曼衍無變

物我不蔽于是非而各盡其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

寓諸無竟貫振收也竟盡也收於無盡之地夫寧有

齊物論

十八

窮時乎直寄之而已故寓諸於無物之竟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

特操與曰吾有待而然者耶行止坐起卒無定度蓋

吾所持又有待而然者耶吾所持者他亦不

蛇蜩翼耶蛇腹下齟齬所以主行者而蛇

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

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栩栩快志但知俄

然覺則遽遽然周也直貌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

蝶之夢為周與若蝶夢周若周與胡蝶則必有分

矣然周還自周蝶還此之謂物化萬物變化之理

養生主第三

湯肩曰為

養生之孝莊

者即孟子賦

子所自受用

者即孟子賦

壽不貳修身

以俟之也孟

子自心性上

說便如此端

莊此書却就

自然上說便

如此快活

也經

常也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

微斜有足之

所履膝之所踦

微曲有音

然嚮然奏刀騞然

皆用刀

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

乃中經首之會

聲合於律呂

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

進乎技矣

寄道理於技始臣

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理未見三年之後未嘗

見全牛也

但見其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理會官知止而神欲行

而神自靜定依乎天理批大卻

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軻乎

其天然腠理於骨肉之交際處則批擊之於骨節大

空缺處則順而解之皆固然而已其用力之技且未

嘗經涉其肯綮之間况大良庖歲更刀割也

或割其

骨乎肯綮骨肉相着處也

良庖歲更刀割也

或割其

骨乎肯綮骨肉相着處也

良庖歲更刀割也

莊子一卷

又曰若然獨

然騞然皆用

刀之聲却以

秦刀二字安

在中間文法

也如七月詩

八月在野九

月在字十月

蟋蟀入我床

下亦是以騞

騞字安在中

間也

間也

間也

間也

間也

間也

間也

間也

族庖人之易

族庖月更刀折也研大骨而刀折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

韓求仲曰此

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砥石也彼節者

雖然一轉其

者有間骨節有間縫處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

有意味蓋言

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以薄刀解其間無所帶碍是

處世豈得皆

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交錯

順亦有逆境

為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不他視而行

之不動其心

族其動刀甚微誅然已解如土委地不甚着力而骨肉

事過而化一

地然言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

似全無事時

藏之意也善刀好收拾其刀也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莊子一卷

養生三

二十

以則足事後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右師官

明不善養生

足也則而天與其人和果天主之然和曰天也非人

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

以澤雉為喻

非人也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

見右師不善

天使之非凡人形貌皆有兩足並行而此獨異故知是

樊中神雖王不善也精神雖旺而終不樂

湯賓尹曰莊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子季本老子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

為張則充辭

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

我於老子亦

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感會衆人之心必有不斲

人乎

上面既說了
秦失一段就
此發明死生
之理以結一
篇蓋故人知
其自然而無
所動其心乃
可以養生也
末一喻充絕
妙

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遁逃其天理其所受忘其所受之正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言其得罪於天適來夫

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遽然而來其去也

亦遽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遽

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古者謂是帝之縣

解縣者心有係着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指窮於薪

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薪火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

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也

湯賓尹曰按佛典有解此者曰火之傳于薪猶神之

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

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

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謂

神情共喪猶睹火窮於一木便謂終期都

盡可乎此其說亦甚精矣然舍生趨生則

猶未了之談也竊意以指計薪薪多而指

有窮及火相傳燒不知其即時盡矣蓋躍

金不出乎鑪浮漚必還之海以見其無死

生一也前言生之當養此言死生如一豈

耳

人間世第四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有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看這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一段意思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

聞衛君蒯瞶也其年壯其行獨言少知自用不恤衆議也輕用其國

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量其國中

見殺者若澤中民其無如矣民無所依歸也回嘗聞之夫子

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去之即丘不與易之意就之救之也醫門多疾

譬人能醫必其門多病之時願以所聞思其則告衛使思其法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言汝殆幾於往而就戮也夫

道不欲雜則多事多則擾擾則憂自憂而不救

自苦則不能救人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

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言不服救正暴且

若亦知夫德之所蕩失也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

名德之所流蕩也出乎爭知之所橫出也名也者相軋

也相軋相知也者爭之器也器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

盡行也事不可以盡行也且德厚信音立而達音達人音厚氣

德有實信而未音有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言雖有令名令人

達彼人之性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言雖有令名令人

術陳是以人惡有其美也誇其美自命之曰蓄人也必

術陳是以人惡有其美也誇其美自命之曰蓄人也必

術陳是以人惡有其美也誇其美自命之曰蓄人也必

湯賓尹曰曰
澤曰蕉此是
作文奇處

丘毛伯曰看
此老這般下
語何嘗與世
情闊絕

紅轂實貌

又曰此正所
謂以壁投人
鮮不投劍者

莊子一卷

人間世

廿一

名汝曰 苗人者人必反苗之若殆為人苗夫且

悅賢而惡不肖苟衛君能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我

別有若惟無語惟君不能悅賢而汝無詔而往王公必將乘人乘汝

而聞其捷捷勝也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

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而汝也焚眩也平和柔也營

順也以承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喻暴人得勝名之曰益

多言增多順始無窮順此而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

於暴人之前矣厚言深言也乃以不信之身而深且

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

偃拊音翕撫意愛養也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欲下而偃拊

之是下拂音下拂故其君因其修善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

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國為亡殛身

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利無已是皆求名實者

也求名而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

也而况若乎勝化服也雖然若必有以也言汝之往

嘗以語我來頽回曰端而虛端正其身虛勉而

一音勉勉而謹則可乎曰惡惡可惡不可者也夫以陽為

充孔揚言衛君亢陽之性采色不定常喜怒無人之

所不能遠不遠畏因案人之所感案抑也言彼見人

已者感動以求容與其心容與自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

韓非說難多從此化出

上人之民乃欲下而偃拊

莊子一卷之是下拂其之上矣

雖然以下又設一轉使自陳以觀作用之何如

而况大德乎

自謂小德也言此持人小德且不說况大德乎

將執而不化

彼且固執其是而不同也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無疵病庸可化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也

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

之所子而獨以已言

是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已言自私

斲乎而人善

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

斲乎人必善其是者不善其非者

若然者人

謂之童子

若無自私之心渾渾若童子

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

與人之為徒也擎蹠拳曲

擎蹠拳曲晚也

人臣之禮也人皆

為之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

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

以自已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

其言雖教謫之實也

教謫也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

然者雖直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

言政法太多而不安穩

雖固

亦無罪

言以性行之天理人情而無遠遯固亦無罪

雖然止是耳矣

止於自免

夫惡可以及化

不可猶師心者也

師心猶言容心非無心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

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

有而為之為齋也易變易也易

則無體即化也皞天自然也不宜無所不宜也言有

能為齋者其易無休耶易無休則自然而無不宜矣

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

玉鳳洲曰然則以下又設為顏子之言分作三截曰內直者內以此理自守其真實也此直字與直字相似

莊二十一卷

人問世

十四

挾三術以適彼便是有主於心者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

符者以心接
物而人已對
立也

入遊以下教
人處世之法

絕迹二句大
意言人避事

莊子一卷

不為却易然
人涉世安得
無事性無為
而無不為則
難耳

造化之理萬
物所自出聖
人之見其樞
紐不過如此

心齋仲尼曰一若志一志皆一其無聽之以耳而聽

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即先天太乙之

靈閑微也聽止於耳即無耳心止於符即無心氣

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

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未始得使謂未得教而得

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謂得教而使齋可謂虛乎

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汝

入遊世之樊籠而入則鳴則言不入則止則不可言無

門無毒不開一門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抱一

而寓於無心絕迹易無迹則易無行地難無迹亦

則幾於道矣絕迹易無迹則易無行地難無迹亦

難為人使即絕易以偽終是妄心為天使即無難以

偽天則無意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

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也以無翼飛以無

意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室闕心也夫虛室

無物火有空缺則容光必照而生皎白人心即室也

虛而生明惟此虛明能應萬變而皆順故曰吉祥止

止即虛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不知止是謂坐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耳目內通則無聞見外

黜明離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舍况人則虛而鬼神來

是萬物之化也由以化也禹舜之所紐也禹舜執此

伏羲凡蘧之所行終凡蘧古聖君名伏羲而况散焉

湯海若曰觀此一段曲盡物情孰謂南華略於世故

者乎散焉若謂尋常以下人也

葉公子高葉公名諸梁字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

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而事之應

緩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枯夫

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寡鮮

言也鮮不言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為國謀事

必有懽而成者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

刑責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

粗而不減不知味之美味惡費魚欲清之人欲食寡火則寃不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待清而自清也

未至乎事之情吾雖未至親見行事之實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

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是兩受為人臣者不

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語我謂何以教我也來助語辭仲尼曰

天下有大戒二戒法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

命也出乎天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當為無適

而非君也莫非王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

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也地之順逆而安之孝之至

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

者哀樂不易施乎前以忠孝事其心者雖憂其不

王鳳洲曰此段却是十分正當說話其論人間世至有以此語豈得謂迂濶大言

莊子一卷

人間世

十六

韓來仲曰立
請後以下又
轉一轉說盡
人情狀

湯賓尹曰既
說了傳言却
又引喻世間
此類之事句
自是世情

又引喻世間
此類之事句
自是世情

看此一
盡世情非
子何以有此

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所遇亦有不行事

之情實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指兼

其行可乎行可謂以是丘請復以所聞凡近交則必

相靡以信相靡相順也信有物以遠則必忠之以言

盡情以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

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溢過兩怒必多溢惡之

言凡溢之類也妄言過當妄則其信之也莫謂妄則

疑莫則傳言者殃罪必歸之故法言曰傳其常情平

之無傳其溢言言語過當處則幾乎全則廢幾可

且以巧闢力者今人戲劇始乎陽常卒乎陰陰怒也

泰至則多奇巧泰至過當也奇異也以禮飲酒者始

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初筵秩治也載號

多至爭競也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初以誠信相結後乃鄙詐之心生焉故

之言者風波也言為風波行者實喪也則真實喪夫

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忿言造巧言

偏辭巧言一獸死不擇音聲之獸將死氣息第然息

暴怒於是並生心厲夫忿氣既起剋核太至則必有

不肖之心應之剋核太甚人有不堪則而不知其然

也此皆為忿怒所局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

前指說者以
在若傲脫閑
累蓋讀其書
殊熟爾

此章語傳太
子曲中人情

莊子一卷

王鳳洲曰嘗
言甯中舊有
人父死不塋
蕩其田業以
恣所欲田且
盡親戚閭之
歛錢以給其
塋彼陽相許
又以其錢行
前所為聚皆
念之有族人
為出而與之
適任其所為
一夕酣飲極
歡撫其背曰
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

法言曰無遷令無遷移無勸成無強以過度益也遷

令勸成殆事若心過常度以求益也則必至美成在

久美之成惡成不及改惡之成可不慎與且夫秉物

以遊心秉物之成以不得已以養中托義命之不得

心之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

子指太其德天殺猶言天奪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法

度也縱而不救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欲救正之則

則將來必危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欲救正之則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不自知若

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

身哉正身乃帥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和就將順也和調

教將順之形內盡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

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戚為崩為蹶入則咸隨順

顛滅崩蹶心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角露彼

彼必忌害必成殃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

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

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嬰兒無町畦無崖皆形容無知

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汝不知夫螳螂乎怒

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恃其才之美者也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屢誇其才美以
犯世之忌者必

其翻然危其身
而憐憫哭而身
獨遂至其父
卒為善人正
則震道理

論語曰夏后
氏以松楸人
以柏周人以
栗古者社中
皆必以大木

為注
正子一志

櫟社見於匠
石之夢曰汝
以我為散木
則是以文木
而比量我也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
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失之之怒也時其
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
其殺者逆也虎性易怒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是
只是順之耳若逆之則夫愛馬者以筐盛矢筐竹
必被傷故曰其殺者逆頭盛溺振灰泥適有蚊蚋僕緣叢集而拊之不時不
隨時搏拊則夾銜毀首碎胸馬必怒而夾去銜勒毀
而去之則夾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怒意有所至而可不慎邪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山名見櫟社樹櫟社有其大蔽牛挈
之百圍挈之以手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

人問世

十九

為舟者旁十數枝可為舟則觀者如市匠伯石之不

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厭觀飽走及匠石曰自吾

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

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散棄以為

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

則液楠液楠謂津液出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

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

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有用邪夫狙梨橘柚

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

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

俗者也物莫不若是物皆以有用見傷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

幾死幾死戲罵匠石之言乃今得之言汝乃今為

予大用言我無用乃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

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言匠石

得天地一物也何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用之人

則為社何邪言木之志趣取於無曰密開口若無言

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於社特偶寄寓

彼不知已之人以為社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亦豈

而詬厲之詬罵厲責也彼之所保自與衆人不同而以義譽

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與衆人不同而以義譽

之不亦遠乎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異於衆結駟

千乘隱將託其所籟託自我託物也籟彼來陰於我

亦能託之求其所託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矣仰

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

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軸解不恬其棄則口爛

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以舌恬之則爛人之口以

也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

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古之神人所以宋有荆

民者刑氏也宜楸栢桑此地所宜其拱把而上者求狙

湯實尹曰一
句之中下四
個也字一個
哉字此皆莊
子文法奇處

莊子一卷

湯實尹曰此
段與前段同
但就中又細
繹數句使見
活動

神人之不材
亦只是聰明
不用若無能
之狀

猴之狀者斬之狀猶也三靈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高名大家也麗屋棟也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

之禪傍為棺用也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

之患也或拱把伐或三四圍或七八圍惟其可用所以自禍故曰材之患也故解解古巫祝

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額折而鼻高者與人有

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白額亢鼻痔病巫祝

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所謂祥也必不材然後全生則

巫祝所謂不祥乃神人之大祥者也

支離疏者支離身體無收捨之貌疏人各願隱於齊其身曲故願肩

高於頂肩反出會撮指天會撮推五管在上五臟之

於背背曲則兩髀為脅兩髀腿兩邊也背曲挫鍼治

管向上也足治鍼縫衣也以餬口鼓筴播精鼓筴以箕簸米也播精播去其

粗而得精米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上徵武士選戰者也則支

離攘臂於其間言選擇不上有大役工役則支離以

常疾不受功此事責之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

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

况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藏其用於不用氓其能於無能故得免

於世而自全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王鳳洲曰此書
李上下即皆名
言處世之難
若求以自見
必招禍患故
累言以警之

王鳳洲曰功
如左氏晉人
城祀賦功於
諸侯戰役之
事既皆得免
而又以病得
粟與薪此亦
以不材自全
之意

湯海若曰福輕乎羽二句即韓詩所謂榮華不保眼疾禍大如屋也其輕世肆志履以之記聖則非如是外議論

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可以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僅可全方今之時僅免

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全生免刑特一禍重乎地

莫之知避禍亂及身常至殺戮是重已乎已乎猶言休休

也臨人以德他人取禍之道也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自拘束以自苦如畫地而行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性本然耶是何

而有傷吾行卻曲無傷吾足不能直而未往耳我欲

足言不山木自寇也以有用故膏者乎奚假魯國丘

可行也熬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也而王先生其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從遊者若然者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官在上五臟之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管皆屬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管皆屬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管皆屬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管皆屬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管皆屬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管皆屬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管皆屬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管皆屬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管皆屬

德充符第五

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總足於已則隨所應而應也

王鳳洲曰此借夫子尊王

貽之言以明抱一定性之

李

魯有兀者王足也駘兀足也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

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從

遊者立不教坐不議坐立自如虛而往實而歸所至

人皆敬事之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

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我欲

之特尚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

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

與庸亦遠矣王勝也先生孔子也言從遊者勝於夫子其與常人相去遠矣若然者

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

之變死生事大而此心不動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

之遺不能使我隨之而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

化而守其宗也明乎真實之理而不與外物同遷主

宗者也宗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

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化即異也

就異處觀則肝膽雖在一人之身然肝不可為膽膽

不可為肝猶之楚越就同處觀則萬物與我同一根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

既同一根宗則大用一原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又焉

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一大條貫釋氏大藏經盡從此五字中出

守其宗者全體也遊其和者大用也

德充符

三三

不曰尊而曰
最此莊子之
文所以為奇
也

九軍者言衆
兵也或戰國
之時有為九
陣者亦未可
知不必拘天
子六軍諸侯

六骸手足頭
身也寓即謂
謂逆旅象耳
目與不知耳
口之所宜同

莊子一卷
三軍之說

遺士也而既遊於和則不見有彼此得喪得亦莫非一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其足猶遺士也此便是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其

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我彼之修已不過

本然之心本然之心常心耳衆人皆仲尼曰人莫鑑

有之物何為獨尊之哉最尊之也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鑑衆形心定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

則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

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以松栢比

王駘但言其得於天者獨異於衆故能正其所生以

正衆人之所生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

始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

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以無懼為主而不動

心故以一士而堆入於九軍自要自信也剗輒聶政

之徒求名而自信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於

死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

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况守宗正性之人其微也將不

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六骸首

身手足也寓者寄而無蓄象者存而不用一智不為

死不與形偕也彼且擇日而登假自登道岸人則

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人之從不從為事乎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

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蓋蓋與

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

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

王鳳洲曰取
大兩字最佳
與堯爭善最
奇

上鳳洲曰此
中大意喻人
處世動是危
机其得其後
自有定命彼
笑者怒者皆
不知命也

莊子一卷

德充符

三五

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不違者不

也執政子產自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與執政同笑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

有執政焉如此哉言此論德之子而悅子之執政而

後人者也言其先已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

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

也取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見識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

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言子既元矣縱能計

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自反不自量也申屠嘉曰自狀其過

以不當亡者衆狀述也聲述其過以不狀其過以為

不當存者寡為不足之言其過而安之以知不可柰何其

兀為出於而安之若命順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

之彀中中央者中也彀中者箭端所直之地也然而

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

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廢然自失之意

然其得其後自有定命彼笑者怒者皆遺形而自失其怒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以善道洗滌吾

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

遊於形骸之內相與以德德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不以德交而徒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

無乃稱稱謂善於稱述蓋服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踵見繼仲尼曰子不

首王貽得道
而至者次
而居嘉有德
而知者此
章無趾務李
以補過者南
華論德充有
三井數人問
世所序意同

莊子借孔子
以為言或抑
或揚皆寓言
也

莊子一卷

王鳳洲曰上
三言兀者而
繼以哀駘它
蓋以其全德
之極故以孔
聖之六言尋之
看此詩下字
筆端如何可
及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

知務不曉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

尊足者存行有補意故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

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

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

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

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

其未耶彼何賓賓恭以學子為彼且斷以詖詭幻怪

之名聞詭詭滑稽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和至

以名為詭詭滑稽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

德充符

可為一貫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形醜焉曰哀駘它丈

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

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

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言其無所無君人之位以濟

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廢聚祿富也望人之廢

望又以惡駭天下言可驚和而不唱首事也知不

出乎四域不見其有且而雌雄合乎前謂天下之人

成也來質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

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數月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

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然而後應況而若辭二句伏其無意於人國也寡人醜乎自愧其不若也

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

即漢王失左也右手之意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言彼何人

而能令人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

其死母者少焉音聶若貌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

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純子乳於死母之前少焉皆棄之而走以為目之瞬

不見已也形之僵不類已也是有其形者不足愛而

使其形者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音教資資者武

葬必用之資送也戰則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

矣屨為有是者設則則足不全送屨何為愛為天子

之款無其本者謂屨以足武為本故也之諸御不瓜剪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天

之御不瓜剪不穿耳以破毀其全体新娶之人不得

使之服役以胼胝其手足不如是不足以乘至尊之

盼皆而結新形全猶足以為爾彼全形者尚而况全

德之人乎今哀貽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視已

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不形不可見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

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

前言死生亦大而不待與之變於此又以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德之意

德充符

三

和豫通心不動自然而不失於兌兌亦悅也使日夜無卻

其道日而與物為春皆樂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隨

感而應之不偏不滯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

之盛也水停則平其可以為法也平則可內保之而外不

蕩也以其內停而外止也德者成和之脩也謂全其性德不形

者物不能離無住非德非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

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即執國之柄而憂其死

言能愛民也吾自以為至通矣至通至道也今吾聞至人之言

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

也德友而已矣聞德不形之風雖哀公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

莊子一卷

音同企

德充符

三八

闔跂支離無脤闔跂曲背也無脤無胥也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

視全人其脤肩有脤頸也肩有細小貌甕菴大瘿項瘡也說齊桓

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脤肩有故德有所長而形

有所忘此喻人之好惡不在於形骸之外曲肱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及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

形有所忘言愛其人不忌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所

德而忘其形也此謂誠忘誠真也知有德真忘也故聖人有

所遊即所謂心與天遊而知為孽智識為災孽約為膠禮文為德

為接德為外接工為商技藝為買名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

用膠無喪惡用德守其內而無事于外不貨惡用商貨求售也

不用藝不用藝四者天鬻也天鬻猶言天爵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

食如字或章

能矣

人不忘兩句極佳即孟子一指不若人之喻

諷詠此章莊之尊孔至矣

王鳳洲曰言
生理本自然
不以好惡
之情而求如
于自然之生
理此便是無
情

只一鳴字韓
文公就此抽
成一篇厚文
莊子安得不
為作者

卷二十一

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

故群於人無入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不得猶恥乎

小哉所以屬於人也情有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情故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

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人之形色

象貌皆自未始有始中來皆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

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

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

而不益生也不以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

却說人之有身自益生中來蓋益欲之感亦非本有

介然而生於男女相交人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生

則連人亦無故曰不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不益生

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不與之辨却以正時生理本

以好惡內傷其身莊子不與之辨却以正時生理本

是非好惡生於有也自然無有餘也莊子有餘之病

傷損也有益則有損無益則無損故曰常因自然不

益生也今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

而瞑槁梧枯木以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選授也

之名也天授子之形子乃自苦如此

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
天法道道法自然也

此篇八章次
第相承其意
蓋只是盡性
由人合天人
天而忘即所
遇順逆何足
介累惟天惟
命師又何方
乎故曰大宗
師

莊子一乘

大宗師

四十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

而生也天而生者自然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

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人事盡天理見自而不後役以傷生

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

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夫知在我而謂有待于外而後可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

天乎豈知天者必求而後得在人者又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順其不雄成

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順其不雄成

不誇其不謬音煩無心于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

得也過失也自得其多也凡事或失或成皆委之自然不以失為悔不以成為喜也若然者

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音略即無入而不自得也是知之能

登假於道也音略言其所見深若此造乎道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音略神定也志寧也其食不甘

不求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音略真人性定故息常歸於其根踵即根也故

云息衆人之息以喉音略衆人神不養則心躁而氣與屈

服者其嗑言若哇音略此息喉之喻嗑咽也哇吐也息喉

在下吐不出其狀如啞音略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人之

息喉皆由嗜欲相浚音略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人之

此段是養生
家與學南華
憫世人逐物
喪其神氣
耗不得已而
露斯旨欲知
真人之息須
味老子玄此
之說

既深而天機淺也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章中若然者
凡三見而安
頓得法便不
見重疊

此數句乃是
訛謂聖賢以

形密入不
可及意

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出生也儵然而往儵然而來已矣儵然之意聽之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受其形也得之於忘而復之復歸也全而歸是之謂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心不以人助天壽天有命人是之謂真人外無道也

若然者其心志有其容寂靜其顙顙顙顙額額凄然似

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凄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

與物有宜隨事而處而莫知其極止處故聖人之用

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毒天下而亡利澤施乎萬世

不為愛人愛天下而民忘其故樂通物非天也

樂之得所非忘有親非仁也知有親疎非無天時非賢

也推測而知天時非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利害不規

德之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徇名喪已不亡身不真非

後人也勞苦喪身以失其真是若狐不借務光伯夷

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後人之後適人之適

而不自適其適者也皆舍已徇物

古之真人其快義而不朋義中立也若不足而不承

承自卑也與乎其觚而不堅也與容與也觚方正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張舒暢也虛謙邴邴乎其似喜

乎邴邴喜貌崔乎其不得已乎意濔濔乎進我色也濔濔聚

段文字只
是形容有人
德容之盛而
乎也文法變

操不常屈原
之下居天祿
也粹然見於
乎其似世乎
未可制自
得之意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悅之貌其生
也與乎止我
德也與乎自
得之貌止
乎其似世乎
大厲寬廣意
似世也
警乎其未可
制也
警浩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其言也
制以知為時
其殺也
禮而
循者言其與
人真以為勤
故其好之也

王鳳洲曰所謂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是也

犯字下得奇

莊子一卷

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

韓昌黎錯綜長短文法多本此

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夫大塊也天地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

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石亦可移舟亦

可昧者不知也睡者不覺也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遜也

大藏小為得其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

言天下之物不求藏而任是恒物之大情也萬物之

其自然則自不見其有失是恒物之大情也萬物之

特犯人之形夫人一犯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

而未始有極也若人之一身千變其為樂可勝計耶

知此則萬物皆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

存故聖人遊心於自善天善老善始善終皆造人猶

效之善能也效法也言造又况萬物之所繫而一化

之所待乎一化即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

可見有信有信故可傳可得無自本自根物皆有本

本自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地此

句自未有天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

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此四句又自生天地推到有天地六極之下即佛書所謂風輪持之乃九地之最深者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 狶韋古帝王挈天 伏戲得之以襲

氣母氣母元氣也襲合陰陽之氣取而有之維斗得之終古不忒維斗四星

星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壞得之以襲崑崙崑崙山神

馮夷得之以游大川馮夷水神肩吾得之以處太山太山有吾

神黃帝得之以游雲天黃帝得道登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是也

禹強得之立乎北極禹強海神西

王母得之坐乎少廣神仙之宮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

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

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箕尾東維七宿星名

南伯子葵問於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

也如今修煉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曰

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

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

廢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

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曰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

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

之九日而後能外生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分解不

生者遺其身也自外天下過待其守之多日而後告之外

至外生由忘物而忘我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主

則不貪生胸中無蔽如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不見而見

在人乎且澄徹之氣也獨而後能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無古今則無死生雖殺之而不為死生之而不為生也

王鳳洲曰豈知始終八字意同而句有長短此文法也

莊子一卷

大宗師

聖人之道聖人之小如些分別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也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已

莊老之文專
好作奇如此

段不過闡明
可傳不可受

可待不可見
之旨而撰出

許多名字使
人不可測識

奇式奇式

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

名為櫻寧

將送也將迎毀成順其自

櫻寧也者櫻而

後成者也

櫻拂也寧定也雖櫻擾之中而

南伯子葵

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

文字也形之言為正書之墨為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包洛而誦讀之猶于洛生孫故下子孫字

誦之孫聞之瞻明

見微而瞻明聞之聶許

聶許聞之需後

耳有聽手有書皆待後於主人者

需役聞之於謳

足而咏歌之

於謳聞之玄冥

有氣之始玄冥聞之參寥

寥聞之疑始

謂無始之始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

莊子一卷

大宗師

四五

首脊尻只是
首尾始終之
意

以生為脊以死為尻

音尾也

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

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

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

言造化之大也

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拘拘病之狀也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

曲身貌發背瘡也五管瘡之發處

頤隱於齊肩高於頂

音天

音天

病軀之狀句

在身陰陽之
氣不和而後
成病故曰有
疹

贅指天

句贅髮也指天露頂也

陰陽之氣有疹其心閒而無事

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

此一段最奇
戲問之也

曰亡

無同

予何惡浸假而化

便見奇特

左臂以為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

王鳳洲曰魯子之易嘗其言如許聖賢之學也莊子為此論又自秦隸

莊二十一卷

大宗師

四

為彈子因以求鵠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

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

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縣

心無係着而自解也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則不能自釋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患焉俄而子來有疾喘

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

化叱妻子而避之無以哭也倚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

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何所往汝

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

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

我不聽我則悍矣彼指陰陽也人不能悍陰陽之命

纏是悍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

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

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鏐鉞大冶必以為不祥

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

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

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以生為寐死為覺貌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

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無心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

極遊於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不悅生三人相視而笑

鑄金之喻甚奇貴誼陰陽為器萬物為銅皆自此中絀絀出來

孰能六句乃一章伏案下文皆發明此意

編曲織箔也
或編曲或鼓
琴指孟子及
子琴張而言
也

莊二十一卷

茫然無所見
知之貌彷徨
浮遊之意

憤憤然目昏
之貌

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無何項而子桑戶死未

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猶助原壤或編曲或

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

其真而我猶為人猗詞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

孔子曰彼何人者和修行無有無德而外其形骸臨

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和無以命之

何人始得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故以死而丘遊方之

內者也故以死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

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

以生為附贅縣疣音尤以死為决疣潰癰死則大患

决疣潰癰乃稱大决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

異物託於同體即所地火水風四大忘其肝膽無思慮

遺其耳目無見反覆始終不知端倪無生茫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不知身世彼又惡能

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

則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戮民即雖然吾與女

共之共遊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

相造乎道造生也人生於道如魚生於水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

不示師

音嶺 四十七

王鳳洲曰大方此則遊於方之外者

忘乎道術穿池而養給者不若相忌於江湖無事而生定者不若相忌於道術蓋彼則簡為有方之外者子貢曰敢問畸人言如此則為獨行曰

畸人者畸也

於人而侔也

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

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天以為小人則人以為君子則天

以為小人此亦憤世疾

和而有此過高之論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

慼居喪不衰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善喪之名固

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

也仲尼曰夫

孟孫氏盡之矣

盡謂盡死

進於知矣

言其進進

惟簡

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

謂居喪之禮如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也雖欲

莊子一宗

入宗師

四人

簡不得而所為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自不得不知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端倪之意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就後即終也若化

為物順造化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然也已乎

助語且方將化

惡知不化哉知方化而生安方將不化

惡知已化哉

知不化而死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

耶彼既明此道而我乃怪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駭

者形有老少之變也

有旦宅而無情死

雖可駭異而其心閑而無事也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

所居者暫則雖死而

特覺獨覺也孟孫氏有此見解故

哭是自其所以乃

雖人哭亦哭而畢竟無涕不戚不

哀是其所以欲簡之

而不得而已有且也相與吾之

所簡也所以乃猶言

乃所以如此也

方將四句正

不知之化意

數本乃字

下句且字添

一也字前篇

中屢有之矣

夢為夢魚只
是前篇化蝶
之意

丘毛伯曰大
意言哭笑容
心者不能與

適推移孟孫
常適故哭而
不哀與化俱

往也

達陽之字即
前所謂撓挑

莊子一卷

無極彷彿塵
垢之外者

驟刪字轉應
前

吾師乎以下
數句方是說

耳矣且汝所以怪之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者特我見耳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
當否何如也

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

不及排也造適者適意之極也不及笑者不暇及於笑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則化而入于天矣寥

也大宗師也造物也自然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教也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辨別也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為軼音夜來為何必夫堯既黜汝以仁義而剗汝

以是非矣黜剗謂點污也言汝將何以逐夫遙蕩悠

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遊蕩放

睢縱放也轉徙變動也藩者藩籬也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

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盲者瞽

謂汝無資質不足謂汝無資質不足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無莊古

據梁之失其力據梁古黃帝之忘其知皆在鑪錘之

間耳言能以道化人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

間故曰皆在鑪錘勇知者不知其知去故習而自悟在改轉移之

鑪錘猶云陶鑄也庸詎知夫造物之不息我黜而補

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去我前日之習而行許

由曰噫未可知也言未信其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

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四句發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蓋出于此所遊無為之為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

此一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亦可見莊子篤信孔顏處而也章掃跡之旨益昭然矣

已吾之所遊者如此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四肢耳目皆不自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與大道為一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一則無好惡則化則無往而生其心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信汝更勝於我

莊子一卷

大宗師

我反在女後

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真是奇絕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力弱而其聲微也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言無力聲不出也而趨舉其詩焉謂其歌不成頭緒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第七

此篇以應帝王名者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相應如此也

湯實尹曰四閭而四以不

鑿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鑿缺因躍而大喜其

知答之即維摩經以不言意故喜

之乎而汝也言汝有虞氏不及泰氏古帝王即大有

為不二法門之意

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藏懷也亦得人矣而未始出

於非人非人即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徐徐安也

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

也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從人呼馬呼牛皆置不問其知情信

皆實理其德甚真其德皆天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湯實尹曰此段主意只在無為自然以不治治天下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入姓何以語汝肩

莊子一卷

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以身化天下式義廢人以義

下式用也

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猶言其

於治天下也猶涉海必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治而非外則正而後行確乎

能其事者而已矣

能其事者而已矣正謂正性能謂良能言人順性命

能事不必更以經義裁

之即我無為而民自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矰

鼠深穴乎神丘之下

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

也

也鳥鼠避患曾不待教况民之有知豈不如

其曰無名人便於前後所稱皆子虛烏有之類所以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後儒實言豫順適之謂言不能適然
重言之說如於心而勞勞以治天下為
稱黃帝孔子而遊於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
額洲接與是造物
皆重其名以實已說
無何有之鄉以處墻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

諸求仲曰此數句是不指名而說侮孔子

莊子一卷

應帝王

五二

予之心為之既已厭足其道則且遊於太虛無極又復
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恬合氣於莫形之地順物
自然而無容私焉皆合於自然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敏於道彊梁行於物
徹周知疏明達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

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更技係勞形怵心者
也胥易則勞形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見擒後徂之便

執繫之狗來籍音連以技見籍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

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

下而似不自已化實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民

自喜有功德弗居化實弗恃則凡有者立乎不測而遊

於無有者也不得舉而各我使物自喜而已立乎不測而遊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畏其言列子見

之而心醉也心服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

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盡其

未既其實未盡其內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

此章為季咸而述其名僅一見而不覺其少壺子凡十五見而不覺其多史遷作魯仲連傳重出不煩文正類此

此段本一頭
一結中問四
比体如賈誼
先醒柳宗元
賀失火書許
多又字皆從
此化出

焉言無心則無迹也而以道與世元必信夫道若心未化而以

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

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溫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

示之以地文萌乎地文猶禪家脩觀之名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震不正

不震不動也不正不可指定言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杜閉也德機

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

矣吾見其杜權矣杜權不動之動也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

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亦觀

也田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是殆

見吾善者機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

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

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太冲莫勝亦觀

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

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為不齊

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鯢桓止水流水水皆是觀名今

審信也信乎為一淵也佛家以為觀而古人以為淵

的論若此九也皆有九淵而方示其三言我之妙處猶有未盡者

謂皆奇文則
不許為奇文
笑可盡不盡
正是莊子之
奇處精論文
者方知之

韓歆曰無為
名尸則我無

此下二卷

名而天下莫
能無為為謀
府則我不謀
而天下為之
謀無為事任
則我無為而
任事者為無
為智主則我
無慮而天下
為之慮

儵喻有象忽
喻無形渾沌
清濁未分喻
自然也

莊子狐白一卷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
子曰追之列子追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戚矣已失
矣言不可見也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
宗亦觀名蓋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
虛無也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
弟靡拉拔也故逝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波流莽蕩也故逝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三年不出為其妻爨妻不知有食承如食人不知有於
事無與親不知有雕琢復朴去聰明以塊然獨以其
形立人偶也紛而封哉有燕隅也一以是終終身常
無為名尸主無為謀府聚無為事任有無為智主也宰
應帝王
四語皆無為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無為則無窮無心
無心之意盡於無窮遊心則入於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本來無有今既無却是盡其所受於天亦虛而已窮
者雖名有得實無所得故曰無見得
無朕無得至人之用心若鏡妍媸聽不將不迎未至
皆言其虛
應而不藏既過不留故能勝物而不傷任萬變而
不損本體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
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
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
有嘗試鑿之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新刻韓會狀註釋莊子南華真經狐白卷之二

書林 泰垣 余文杰 棹行

南華真經外篇

內篇七篇莊子有題目之文也其言性命道德內聖外王條矣外篇則標

取篇首兩字而次第編之蓋所以羽翼內篇而盡其未盡之蘊者予嘗謂讀南華者當熟內篇內篇熟則外篇雜篇如破竹數節之後可以迎刃而解矣

駢拇篇第八

駢拇篇以道德為正宗而以仁義為駢附正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參看一部莊子宗旨全在此篇末用一句叫出予愧於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上下俱不為則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而道德之正性命之情於是乎得之矣

莊子二卷

音

駢拇篇

所同得曰德

乙

王鳳洲曰此性德字義皆也修於德謂非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修於性贅餘且以仁義為淫僻而與聰明並言此皆以非務內之李故但見其多事多方多事也

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

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

乎文章青黃黼黻古以養目而莊子以為亂淫而離

朱是已人離朱明者也舉其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

連下四個非乎而文法錯落特甚

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技於仁

山也鼓琴

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強於為仁使天下簧鼓以奉

不及之法非乎使人行難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累

瓦結繩事之無益者以喻辨者之多竄句遊心於堅

白同異之間竄句以為辨也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

乎敝勞也跬踴致也其言皆無而楊墨是已故此皆

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多駢枝指彼至正

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

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

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

續無所去憂也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之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意與意同嘆而

於自然則不如於自然則不如是其多憂勞矣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言不

二者或有餘於數則多一指或不足於數二指合其

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蒿者懷不

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仁人與不仁之人二者皆為自若故並自三代以

下者天下何其貴何其紛紛然且夫待鈞繩規

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膝而固者是侵其

德也削侵皆屈折禮樂屈折其身啍俞仁義啍俞其

樂也德性木

湯賈尹曰合

者不為駢四

句極有味即

所謂天下莫

大於秋毫之

末而泰山為

小也跋起也

有所跋則不

平壯丁二卷

平貼不平貼

則不自在者

他下字纖毫

不奇

王鳳州曰蒿

目者半開其

目也欲開而

不聞則其瞶

蒙茸然故曰

蒿目蒿者蓬

蒿之高也蒿

目有獨坐憂

愁之意此莊

子下字奇處

去

之

仁

乎

言

不

強

其

不

情

以

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本然之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誘與勢同衆貌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古今皆然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仁義連連不已祇足以惑天下夫小惑易方小迷則東西大迷則失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立仁義之名以亂天下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莊子二卷一

駢拇篇

二

外物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音殺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瓊猶今骰子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

莊子最得意

王鳳洲曰自
聞自見者在
吾書即論語
默而識之孟

莊子二卷

子施於四体

不言而喻但

論孟說得平

易耳

不

華子最得意

更信口說

崑崙山

臣等謹將

且夫屬其性于仁義者屬性猶言留意也雖通如魯史曾參史魚

非吾所謂臧也。臧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俞兒

狄牙能別淄澠之水蓋古之善知味者見淮南子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

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

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

藏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藏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

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滅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之謂。吾所謂

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

天駟篇

其見支也。夫不見而見，費不目尋。

其○身○從○也○自○身○不○已○矣○夫○不○自○身○而○身○從○不○自○得○而○

行而不自得者也。這人之這

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

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者也余愧乎道德於道愧

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非善也善其也也正和和能能成成命命家家命命

且夫亂其卦于二義者

○聖○亦○自○夷○曰○又○惡○類○吾○子○小○入○於○其○間○造○所○殉○仁○義○

戲一也限首君子無育小人無谷其效主象卦限益

馬蹄篇第九

此篇言聖人治天下之過其意則自前篇天下有常然生下

湯賓尹曰以治馬治埴治木興起治天下意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

陸凡馬立時必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王者宮

室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

維之刻削也維籠絡也皆言治其蹄連之以羈馬羈絡其頸之以

卑棧槽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

之齊之前有檓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

者已過半矣整齊排布行列也檓陶者曰我善治埴

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

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善治天

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

是謂同德一而不黨純一而不偏黨命曰天放謂放肆自樂

謂之也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滿足其視顛顛直視

貌拙無心處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山澤

萬物群生連屬其鄉各居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音闚人與

丘兆麟曰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故皆是莊子微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

其意不過如此但文字精

馬蹄篇

五

又白前言及
至伯樂此言
乃至聖人以
下段應上段
也言雖不經
其文亦奇始
分者言其心
迹始分其則
不純一矣如
此分字皆是
下得好處

湯海若曰此
段又是把前
頭許多說話
翻做數行中
間添得幾句
愈見奇特

莊子二卷

馬蹄者

六

子小人哉同于無知其德不離渾全同乎無欲是謂素
樸質純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音別齊贊為仁勉強而行之貌
蹏跂為義安行立不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流蕩摘
僻為禮用手足之貌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儀
搏刻木之貌刻木之白王不毀孰為珪璋自就也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
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
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
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蹏馬知已此矣馬之所知止於如此夫加之以衡扼車上之物所以駕馬
者齊之以月頭上額鏡如月者也而馬知介倪介獨立也倪
以睥睨生心睥睨生心聞扼驚曼城曲曰闐馬頸曰扼曲其頸
以求脫也詭設計也竊潜也詭計以入街詭計以入街故馬
也詭銜竊轡詭設計也竊潜也是悍驚不受調服故馬
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馬之知至於與人夫
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嘻
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
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縣跂高揭提起之意而民乃
始蹏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以止也此亦聖人之過
也蹏跂不自安貌

胠篋篇第十

夫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復竊聖人之仁義聖人以濟其私則聖人之治法適足以為大盜媒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而天下治矣篇中屢用故曰可見段段議論皆道

德經之疏義局儒讀之未免駭汗然意却精到不可不深思也

王鳳洲曰看此篇便見得賸非之雄處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之也探手取則必攝絨膝攝絨膝絕結也固局鑄局鑄鑄也此世俗

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絨膝局鑄之不固也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然

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

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

又曰大盜積

皆是大盜積

七

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

雞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耜之所刺方二千餘

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

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

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

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

并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田氏篡齊以私量債公量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

漆園此論所以誅千載奸雄之心亦依稀麟經之旨者

故觀之實有以理

皆是莊子撰出這般名目以說世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以理

胠篋篇

湯顯祖曰聖
勇於知仁此
是莊子撰出
這般名字以
譏侮儒者其
言雖怪而以
世故觀之實
有此理說到
不善人多喜
人火利天下
少而害天下
多處亦是精
絕

莊子二卷

莊子卷二

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脰子胥靡

脰分裂也靡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

也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

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道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

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

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

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

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

害天下也多故曰胥竭則齒寒

胥齒似不相干魯酒胥竭而齒自寒

薄而邯鄲圍

魯趙似不相干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魯不得而援也

人生而大盜起

聖與道似不相干聖人立法反為大盜之資

搏擊聖人縱

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矣

夫川竭

而谷虛丘夷而淵實

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虛矣谷與川雖不相通

而春夏之盈秋冬之涸却同丘夷山頽而夷平

聖人

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相開而相因也

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重聖人而治是

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

聖人復出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盜跖為之斗斛以

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

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

形容聖人起盜處深婉可玩

此言盜之不可禁皆聖人使然

湯賓尹曰此等議論皆定

此壯十二卷

結絕聖棄知之意故人每以制斗折衡契符破璽之事訊謀之其實即老子不責難待之貨則民不為盜之意但說得過當耳

因巧字却奉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証之亦是文之妙處

邪彼竊鉤者誅小盜竊國者為諸侯大盜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說為諸侯則其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也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

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揭逐言逐而去之也揭昭也謂明彰其罪也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踞而使不可禁者使不可禁言不能禁其不為也是乃聖人之過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聖人之法惟聖人得而竊之故曰國之利器云云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擯王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

璽而民朴鄙勝盜者捨斗折衡而民不爭九彈殘天下之聖法

而民始可與論議彈殘者毀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擯亂

六律抽而亂之鑠絕竿瑟焚棄之也塞瞽瞍之耳而天下

始人含其聰矣塞其耳則無此等造作滅文章散五

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

棄規矩權工倕之指攬折也工倕堯時巧人而天下始人有其

巧矣故曰太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

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玄同歸于玄妙彼人含其明則

天下不鑠矣不消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無係累人

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不相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

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

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耳其食

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

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死

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

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

陽痿不舉

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

下大亂矣故曰知好則無道何以其然邪夫子

弩畢七機變之知多音會句也畢有指之則鳥亂於上矣鉤

餌網罟罾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猶今木冊羅落

置罟也。網之知多則罟亂於澤矣。知詐相詐智漸毒相

染而為頡滑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皆當時辨者名之變多則

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每日常知

常如北而至於大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務外而亂皆好知之罪也

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見

人之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所見善則已之是以天
不是自以為是者也

王世貞曰逍遙遊曰湯之蝶類也起語也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一起雖異同一机軸

亂故上倬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惴惴之蟲微息而動之物附肖翹之物肖小也翹輕地者也

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

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貌實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依

務外作之貌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

已亂天下矣

林慮齋曰十二儒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

也者恐王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

之也者現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由佛言我於過

天下不若去某切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

下大亂外孫千目野衣未可嘆衣由勸言非外亂

林慮齋曰十二儒氏只神農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

也者恐王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

之也者現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由佛言我於過

天下不若去某切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

也者恐王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

之也者現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由佛言我於過

天下不若去某切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

也者恐王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

之也者現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由佛言我於過

在宥篇第十一

夫天下不可以治治之也以故聖人在之宥
之使各安性命之情而無不恬不愉之患
之則無為其至矣黃帝堯舜之仁義三代以
下之賞罰皆足以撥人心而實亂之仁義
國之要樞所謂以其中庸成鴻隙二段乃治身而
足為理天下者未復自無為中翻出個不可
不為者又自不可不為者而為之以不為此
老識見全自道德中來抑揚闡發
意無窮讀者不可草草最宜深味

許鍾斗曰此
段文氣磅礴
又是莊文流
利處

莊子二卷

在宥篇

一

使人者言因
堯桀不恬愉
而致然也

聞在宥天下
在者優游自在意
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
任其自在以將順之使
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寬然自得自優容之使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安用治為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
恬靜也人性上不可添一樂
也
字人而樂其性焉是不恬也
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愉樂也人性上不可
性焉是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
不愉也

下無之人大喜耶毗於陽
毗益也謂有
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
四時之氣不調
寒暑之和不成
順也

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
得中道不成章
失其中道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驚

湯誓尹曰盜
賊害史只是
替換貨不肖
字面言用心
不和則貨不
肖皆非矣乃
以為其實不
肖而賞罰之

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

王鳳洲曰此又言性命之情為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所凡

又曰以下分明說出無為二字乃一篇之宗旨貴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亦文之奇處

大不足_也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旬旬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而且悅明耶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聲也_{有聲有色}

出於天性加以聰聽明察則為淫亂悅仁耶是亂於德也悅義耶是悖

於理也_{天德天理皆出於自然有悅禮耶是相於技}

也_{相助也技以助也}悅樂耶是相於淫也_{淫謂滋}

相於藝也_{藝謂才能蓋世有}悅知耶是相於疵也_{謂疵}

痼病知詐漸毒則疵厲漸多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

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

卷僖囊_{鬻囊多事之貌}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

之惜之_{惜信}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

過涉獵也言豈但乃齋戒以言之_{謂鄭重而}

進之_{跪坐致其恭敬也進之即弟子受於師}鼓歌以

儻之_{謂言之不足}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

蒞天下莫若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

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_{以其身之可貴可愛甚於為天}故君子

苟能無解其五臟無握其聰明_{解分解五臟五性也}

以先天下此尸居而龍見_{尸居謂居如尸也龍淵默}

而雷聲_{雷鼓動也不神動而天隨}無非天理從容無

是非之意

罪在櫻人心
句搃結上旨

上下兩甚矣
字意却不同
皆奇筆處

陸方壺曰撰
出皇帝一段
說喘道德以
見文之婦宿
原來治天下
只是寓言此
則南華真經
之闕密藏也

相非誣信相譏而天下衰矣玄同之德衰大德不同而性

命爛漫矣爛漫焚裂之意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求竭謂

慮應接不暇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推鑿央焉推鑿

伏處皆肉刑也山岷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是以賢者伏處以免禍而其君自勞今世殊死者相枕也天下之被罪

謂事有參差不等而皆同以死桁楊者相推也桁楊長械施人頸

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

間離跂支離翹跂也攘臂奮手言談也皆自許自高

儒墨高自標置意甚矣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

未知聖智之不為桁楊接接謂桁楊之管仁義

之不為桎梏鑿桎梏也枘鑿方皆所枘中橫木也仁義

為桎音高跖音高矢也音高今之响箭行劫者之先聲也數

墨之徒恐未得僥倖苟免也乃桎音高跖音高之先聲也故曰

說得以自文而為害是曾史為桎音高跖音高之先聲也故曰

絕聖棄智而天下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空同當北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

敢聞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

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是燮調陰

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然也而

所欲官者物之殘也造化有自然之理有心以自而

治天下而汝也指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草木不待

黃而落失時也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荒者日月薄而佞

人之心翦翦者翦翦猶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

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

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

鑿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近裏

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可遠不至道之極

昏昏默默微不見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性無

聽喪其耳忘其目抱神以靜而已必靜必清無勞女

形無挫女精乃可長生故神必清靜形不勞後精不

學皆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

形乃長生神形之主也神守其形而慎女內握固其

閉女外閑鍵其多知為敗思慮其我為女遂於大明

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

彼至陰之原也然而道之陰陽不可不知我教女往

窈冥之門而至天地有官則陰主靜陽主動陰陽有

彼至陰之門而至天地有官則陰主靜陽主動陰陽有

藏陰中含陽陽中含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即此五藏

慎守之則吾身之物將自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守其

南首而卧四

字狀其自適

絕似順下風

十三字狀其

謙退絕似

莊子二卷

湯實尹曰前

言乃可長生

神也後言形

乃長生形也

此用功次第

處

又曰此天地

陰陽以人身

言物將自壯

亦吾身所有

在宿篇

一五

一而調陰陽氣序之和則形神融而與道合真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

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與天合廣

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物即中

諺謂打鉄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即此意

所謂為物不二之物指道而言也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

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皇是無為者王是有為者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失

道者上見官而下為主情然無知但上見日月下見土壤今夫百昌

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人百昌猶言百物也故余將去女入

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

常當我縉乎遠我昏乎縉與冥同昏暗也當我者迎我而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也

也物之未去我皆泯然而不知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莊子二笑

在宥篇

十二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也而適遭鴻濛鴻濛

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儻然自失

貌贊然曰叟何人耶叟何為此鴻濛拊髀雀躍不輟

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濛仰而視雲將

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

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濛拊

髀雀躍掉頭曰掉頭搖也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濛雲將大喜行

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問於鴻

濛鴻濛曰浮游不知所來猖狂不知所往浮游周遊也猖狂

天氣不和四句與前篇云氣不族而雨三句意同只是變換文句而已

湯賓尹曰這一段雅撰問卷便是傳燈錄上說話

莊子二卷

紅兆麟曰鮮心之心與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與抱神之神自別須子細體認

蕩也。不知所求。無所求。執掌以觀。無妄。貌言物之遊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然。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言我如民所隨往。何我不得絕去乎。民而今為民所放。鳴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既以有。心為之。則是亂逆其自然而已。今玄天弗成。猶云順成之意。即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獸羣而不爭。則無異類。同類之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鸞也。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皆自有心以治人。始亦猶前曰罪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鳴蒙曰。噫。毒哉。僂

在宥篇

二

僂乎歸矣。

毒哉。僂言苦哉。是也。僂僂急去之貌。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

一言。鳴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言止汝

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仔細分別

徒。但言汝但處於無為之中。而物自化。自然者。往來不息。自生也。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六骸土。聰明則不知有

自化之意也。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六骸土。聰明則不知有

知有。倫與物忘。而與物相忘。大同乎。溱溱。無影。未有

目。有。倫與物忘。而與物相忘。大同乎。溱溱。無影。未有

氣之。鮮心釋神。莫然無魂。神解去其有。心之。心釋

始也。鮮心釋神。莫然無魂。神解去其有。心之。心釋

定也。無。無。知也。萬物芸芸。各復其根。也。本原冬

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之。無。終身不

離乎。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有。知。無。問。其。名。無。分。無

關其情。思。無。好。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王鳳洲曰言
凡出衆者必
衆人皆不知
而後可若款
人人同我則
我反不若人
矣

莊子二卷

此段又起一
頭頂立論

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

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

欲出乎夫以出乎衆為心者局嘗出乎衆哉因衆以

寧所聞歸向而後安人不如衆技衆矣則在不若衆

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謂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

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

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

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

者有大物也有土有國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

物而不物故能物物不物之物道是也物物謂明夫

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

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言道超乎萬物之表操縱闔闔於造化之間而與天

為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

此則至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

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大人至人也即獨有之人形

也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懷而應之以此對天下是

以一身而獨當天下之大者也配與人相合而得其

宜處乎無響無聲無行乎無方無迹挈汝適復之撓
撓不己之貌挈舉世之人而往歸之於撓撓之中
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無端無始也無旁四

湯賓尹曰承
上觀有觀無
之說恐人分
有無為二故
特詳言有無
道器自不相
離如此然皆
相矯之辭耳

卷一

此下正言聖
人有為中之
無為

遊乎其間日月如是不頌論形軀合乎大同以頌贊也
知其終安知其始而無已惡乎得有有
而論贊之合乎天地大同而無已惡乎得有有
之身既與萬物皆同則不得而自私親有者昔之君
是無已矣既已無已焉得有哉親有者昔之君
子親無者天地之友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為
者自充舜而下友者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
皆在其中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萬物雖賤莫非朴散之器聖
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兆民雖卑莫非我之一體聖
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事雖微匿然皆分之麤而不
可不陳者法也法雖粗迥然皆所以遠而不可不居
者義也義主分別視仁則遠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矣而亦不可不居

在宥篇

一九

仁王聘屬視義則親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主節
止而不可不積則加厚無已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德
故禮雖節而不可以不積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中矣而不可不以進以崇德矣一而不可不易者道
也道則一矣而不可以變易以從道矣神而不可不為
者天也莫測神而為焉則變易以從道矣神而不可不為
於天而不助助則為而不為矣成於德而不累累故不
期高而於道而不謀無心變異則應會於仁而不
自會如會同之會言同薄於義而不積義言近於義
而非集應於禮而不諱諱者拘忌之義言節接於事
於義也應於禮而不諱諱者拘忌之義言節接於事
而不讓直已行事齊於法而不亂與民畫一恃於民

細看天道似
居道心人道
似爲人心此
一累字與危
字相近

而不輕不輕身以徇民因於物而不去不徇物以喪真物者莫足爲

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雖不可不爲而必明自然

之理若不不純一矣不通於道者即不明於天也無自而可言無往不

室礙也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

而尊者天道也天道之自然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人道之不

爲者也主者天道也是心爲主臣者人道也是使人心聽命天道

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湯賈尹曰此篇莊子中大綱領處與天下篇同東坡

以爲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今

曰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爲一之理於

此篇得之更有一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

諸子百家亦有說得痛快處且如易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

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天下

之民謂之事業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

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入與

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不說粗底

說得如此渾成便自無弊

天地篇第十二

王鳳洲曰天地至大人物至眾其治其化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

莊子二卷

此以道四句最妙其語亦純粹

記曰者猶傳有之也此語上世所傳故莊子幸以自証也

陸方壺云此篇言王者法天法道法自然故其所論聖德聖治一以無為自然為宗但頭緒別起不可串為一章中間根極性命之語百世以俟聖人終莫能易末言大愚大或困亦可以為得譴浪世俗切中今時局士之病即子有云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皺眉二老千古疎放豪邁之氣於此亦可想也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元氣萬物雖多其治一也皆主化人卒雖眾其主君也一王君原於德而成於天德故原於德而或於天者自然而已故曰玄古之君玄古猶言遠古也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天德即天道也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而君

天地篇

十一

臣之義明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小異哉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物各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故通於天地者德也德謂性命之正行於萬物者道也謂

當然上治人者事也如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謂

兼於道道兼於天兼者合而為一之意故曰古之畜

養也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

無心得而鬼神服苟能無心非特人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

湯家子曰以下連用二夫子曰述其師之言以狀道

又曰若然者謂君子若是備此十者之德則內重而見外之輕矣

此壯子二卷

此又述師旨以狀道

此段孝言王德之人

以不剗心焉剗心剔去其知覺也無為為之之謂天為之以自然無

為言之之謂德不言而喻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者

亦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崖異有迹也有萬不同

之謂富萬物皆備故執德之謂紀紀有條理德成之謂

立卓然有立循於道之謂備則衆善悉有不以物挫志之

謂完完全也外物不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

心之大也謂天下無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謂與萬物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富藏於天下也不利貨財不近

富貴不近遠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以壽

樂不以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

為己處顯即所謂有天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若天所顯則有之其明之謂乎胸中明則聚

萬物而歸之一理死生雖大亦靜之若一矣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不動滲乎其清也不離金

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之鳴自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聲鳴者吾人萬物孰能定之鳴者一道考者又一道

者非天乎畢竟天非人不因人非天夫王德王天下

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以善素朴往而耻立之本原

物之而知通於神至誠如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

之出應也故形非道不生有形者皆生非德不明非

得則道存形窮生存我之形立德明道立吾之德非

不明得則道存以窵生理立德明道以明至道非

韓求仲曰此數段散語文字最精他人如何有此筆法

又曰此段言求道不在於聰明不在於言語挺出這莊二二卷并譬喻亦自奇絕

包鴻遠曰段段是撰出愈出愈奇中間下一個彼且七個方且古今那得這般文字

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之也。物勃然動而不得已。意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聲之中獨聞和焉。人謂無聲而有所獨。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後能物而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而後能盡妙。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亦足以供萬物之求也。時出而用。雖不可以一定名。要其歸宿。揔不出此心之神明。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近或遠。無所不該也。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道使知者。索之而不得。使離朱者。索之而不得。使喫詬者。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配天言為君也。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為君也。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為君也。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智。給數以敏。聰明睿智。性急也。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脩人事。以彼審見快也。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脩人事。以彼審手禁過。審明也。禁過猶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以人而方且本身而異形。先而後方且尊知而火馳。尚智而方且為緒使。為未務。

夫何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一聚族
父而不可以為衆父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

南面君也言以此為
君臣皆有禍害也

堯觀乎華

地名華封人曰噫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

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

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耶堯曰

多男子則多懼富

廿四

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

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耶今然君

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其使各任其職

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各理其事則何事之有夫聖

人鷄居而穀食其鷄無常居穀而哺之雖食而非自求鳥行而無

章無常迹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得物其主，天下

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

雲至于帝鄉虛無之處三患莫至三患少也身常無殃則何

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矣問

答但曰退已

此段又言世
變愈下一節
不如一節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

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

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

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

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

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形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

矣夫子闔行耶無落荒廢也吾事促促音促乎耕而不顧促促

低首而耕之狀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無物之始只有

有一矣特未形著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物得以

莊二二卷

天地篇

十二

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物生未形若有分矣

然陰陽闔闔往來不窮分之不得留動而生物物成

則天之所以為命也且然猶且也留動而生物物成

生理謂之形留疑也動鼓萬物之出機也物既生形

體保保合太和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物則性修反德德至

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反德復禮也至極也初太初

何所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同若愚

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飛鳥之以喙鳴者天機之動也與之合則天地合德

矣胎合無際若愚若昏不可窺測斯謂玄妙自然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可不

又曰此段措
詞繪句迥出
思慮之外所
謂不食烟火

可然不然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明辯者有言曰離堅

退之送文暢序曰江河所
以流人物所
以繫亦有所
見之言但今
人等閑讀過

莊子二卷

王鳳洲曰此
段狀二人言
貌宛若目擊
且理淵詞峻
秦漢而下道
不到處

言有心之害
道

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若白異同離而析之

之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技皆廢人

間之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在官者易更

番直事係執狸之狗成思為人係而援狙之便自山

林來為人而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

即性與天道凡有首有趾言人之無心無耳者衆言

無知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此言世無其

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

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

入於天所以即無形無狀因乎天者也動止死生廢

忘乎物而又忘乎天忘之至矣故曰我無容心是

忘已入天者辟忘淵而後能入淵也

蔣閏菟見季徹曰魯君謂菟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

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陳之吾謂魯君曰必服

恭儉拔出公患之屬而無阿私拔舉也舉用賢民孰

敢不輯也季徹局局然笑曰局局歡若夫子之言於

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

以任力小不足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

往投迹者衆高其臺觀多其景物人將往蔣閏菟言及

願驚懼然驚曰菟也注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

先生之言其風也風器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

蕩如草木之搖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其去

天地篇

此章首尾叙
事似列傳

此數句形容
得枯樸較好

莊子二卷

獨弦哀歌以
賣名聲言高
其調以振聳
於天下也

有為之而皆進其獨志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
知其所以然者然者豈兄弟堯舜之教民溟然弟之
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兄弟二字即高下意言豈以
之哉欲同乎自然之德而心始安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
畦鑿隧音遂為水溝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
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

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古言如洸湯洋洋如

其名為槲為圃者忿然作色而嘆曰吾聞之吾師有

天地篇

廿七

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
中則純白不備虛明不純一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抱靜

一主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載道吾非不知羞而

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

為者邪猶奚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

以擬聖於下以蓋衆蓋於于誇誕貌獨弦哀歌喻言以

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黜其墮汝形

骸忘而庶幾乎幾於道而身之不治而何暇治天

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無廢吾治子貢卑陬失色音卑頊

頊然不自得卑陬慙惡貌

頊然不自得卑陬慙惡貌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

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不復其常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天下一人指孔子

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枯槁之類聖人之道今徒不然獨不執道者

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猖狂不音性知所往汙乎淳備哉

純汙無迹也淳備一渾全也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人心中心中

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

機巧之事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

譽之得其所謂所言行於世警然不顧雖以天下非之失

其所謂所言行於世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

莊子二卷

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我則為世故所役不自定故曰風波

之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

也假人事以修渾沌之術渾沌氏之術者也渾沌氏即天地之初也術道也

心無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則可

入於無為復朴於自然之朴體性全抱神靜以遊世

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此固宜也汝未知且渾沌氏之

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即大海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

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

湯賓尹曰遊于大壑者言世間不足現將現於海也

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

橫目字下得奇

不藏是非美惡即佛家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

卷二十二

天地篇

十九

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官無職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而人各舒其情實行言自為而天下所行所言皆以自為化無心為人而天下無思行無慮動靜無心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安若行而失其道也失其母不知其所依失其道也世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

亡神騰而上者乘日月此謂照曠大昭也致命盡情也極乎天命也盡情也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天地同樂萬物復情于實理此之謂混冥使復歸于性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

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

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

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惟亂故均願有虞氏

之藥瘍也征伐固不及揖遜然自我言之亦禿而施

禿禿髮也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

焦然聖人羞之無瘍何以藥不禿何用髡不病何用

湯賓尹曰丹朱不肖有重華以代之殷受殘惡有神武以勤之皆非恬然均治也雖有有病重華以仁義之藥治之病而求藥凡而求治豈良醫孝子所願聞耶

韓求仲曰端
正而下回不
知言當時未
有仁義忠信
之名也

湯賓尹曰此
段見人不可
苟同於君親
尤不可苟同
於世俗

卷二 二卷

王鳳洲曰此
段分明詆毀
一時聚徒講
李之八惠施
公孫龍子之
輩務空談而
無失行者

而治則無病孝子為父操藥色終不樂不若父之至
無病也故聖人以為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
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標枝枯
葉也上如標枝處高而無凌下之端正而不知以為

義身端正修相愛而不知以為仁相愛相實而不知以
為忠相與當而不知以為信其事得也蠢動而相使蠢動
之民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故無迹

相友助也無事故不傳教於
無傳彼皆形容太古之世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諛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諛其親君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諛其君而未知
此其必然耶為世俗之言亦未足世俗之所謂然而然

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為之道諛之人也導諛乎已
導諛之名加之穩是世俗惡人之導然則俗故嚴於

親而導於君耶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
佛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已惡導諛之

道諛之實世俗固無定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
見君子不可無定守也

末不相坐合物譬喻潤色其辭使人易曉雖可以集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

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譬飾
詞之人方且垂衣裳設采色云云而不自知其愚分

明譏貶一時聚徒講學之人務空談而無實行者

王鳳洲曰以下以樂為喻
生鍾元鍾也
如秦王擊生
之生古樂不
入眾耳聞然
樂則善沒有
二人擊元鍾
以為音則人
必喜新而古
為其所惑古
樂不能行矣

况今天下皆
惑予雖欲有
所趨向其可
得耶

王鳳洲曰新
任溝中破為
犧樽之餘者
也榮辱不同
同為枯木耳
此與戒斃亡
羊意同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
身不鮮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
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天下皆惑於斯人而予獨欲有所願往誰與大聲不

入於里耳古樂不蓋深有所激而憤排之詞
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不止不至言不出俗言

勝也俗言勝則至言隱此言愚以二生鍾惑而所通
不得矣鍾當作垂鍾謂惑而不可得矣而今也以天

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
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與比憂

勿與推說則自不比於憂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

似已也厲人惡人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已是自知其
如厲人矣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
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同此

或為犧樽或棄溝中榮辱不同其為枯木一也
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聽三曰五臭熏鼻困懷中顙

此章言有盡而意無窮李者當得意於言外

困憊衝逆人也中顙氣自鼻而顙於顙顙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

墨乃始離歧離歧仁義以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

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鵲之在籠也亦可以為

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硬窳也以其趣舍

非而胸次皮弁鶴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服以禮自

為之硬碍柴柳其在於內交塞充盈如外重經繳

束為禮文拘束如罪人恥晚貌然在縲繳之中而

被束縛然縲繳繩縛也晚貌然在縲繳之中而

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壓指歷見其指而虎豹

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

墨乃始離歧離歧仁義以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

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鵲之在籠也亦可以為

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硬窳也以其趣舍

非而胸次皮弁鶴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服以禮自

為之硬碍柴柳其在於內交塞充盈如外重經繳

束為禮文拘束如罪人恥晚貌然在縲繳之中而

被束縛然縲繳繩縛也晚貌然在縲繳之中而

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壓指歷見其指而虎豹

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此章言有盡而意無窮李者當得意於言外

天道篇第十三

此篇言帝王之道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自然為用以虛靜恬澹寂寞無為為道之本本在於上未在於下要在於君詳在於臣皆極醇無疵之語嘗謂莊子天道篇辭理俱到有蔚然之光學者更當熟讀

湯賓尹曰帝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

道聖道本難

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

意蓋以帝為

通四辟猶言四方上下無所障礙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

三皇聖為五

之意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積即是純一

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

更分曉此段

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句聖人之心靜

王意却在靜

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聖心至靜故明足夫虛

字上至靜之

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一定也天地萬物夫虛

中常行無積

至極極也道德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猶曰休則虛

何嘗是枯木

虛則實實則倫矣精神虛則實實理虛則靜靜則動

死灰但讀者

動則得矣一靜一動互為其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

不察耳

事者責矣各任其事而無不盡其責無為則俞俞安樂俞

韓求仲曰上

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安樂則不入夫虛靜恬

四句以虛靜

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

無為字相生

也明此以北而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

成文此莊子

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

筆法也到此

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物也尤見

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靜而聖動而王循言內聖外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

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

宗與天和者也知天地之德是明其本宗而與天合所以均調天下與

人和者也均調天下與人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

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吾師者道也言並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

吾師者道也言並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

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行乎天理其死也物化

隨物而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靜即陰動即陽故知天

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神藏而不露其魂

不疲精神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

於萬物以虛靜之理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

之心以畜天下也言此正聖人之心所以畜養天下者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

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

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

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

王鳳洲曰既云天和人又云人樂天樂鼓舞發其樂勢大抵如此

莊子二卷

又曰聖門只曰不怨天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自精神

以無為為君道以有為為臣道此君處臣勞理却的確

韓敬曰此段只是替說君隨無為之妙

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落籠雖雕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之功天下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即官萬物役使而用人群之道也

又曰自此以下又說有為蓋以無為為本而以有為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

也

也明刑以禮法度數差等刑名物比詳比類例也治

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

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

然後從之者也言皆由內心以生非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

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

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尊卑先後天

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象法也此言當先當後者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

人取而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

之序也萬物化作化生萌區有伏區區別盛衰之殺

殺謂各有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

末學者一句尤好看莊子何嘗全不用兵形礼樂以下又同上而一先字與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

此段自言為治之序凡有九等

王鳳洲曰莊子其言為治之序如此不

知天討有罪天命有德賞罰何嘗非天

豈九變而後及之如此謬

論便去聖賢遠矣但言先明其次道德其下又有此數即亦不是

舍粗而求精引書一節演上文餘意

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亦天下自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職次之分守已明而

形名即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因才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原宥也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旃別次之

是非已明而賞罰捷記車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愚處當其宜任也貴賤履位猶當仁賢不肖襲情襲安也必

分其能必由其名循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貴實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

至也言事事雖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故書曰有形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之世也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書之中雖

而未嘗捨本以求末本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賞罰可也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

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倒倒迂道而說者迂逆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

形名賞罰非知治之道分守仁義可用於天下不足為治之具為治之道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一曲一禮法度

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

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也

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之也嘉孺子而哀婦人

湯賓尹曰前言堯舜似有嘉喜也婦人寡婦也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

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萬首出廢物日月

所共美則又混然無分此

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也雲行而雨施無為而

為之意

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

人之合也

舜之所謂天也

地自然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

之理

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

言西至周而

子路謀曰由聞周

之徵藏

周之史官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

則試往因焉

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於是緇之也

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而止之曰

天謾也

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

仁義人之性和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

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

以物為樂兼愛無私此仁義之

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

幾乎危乎也後夫兼愛不

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

是有心

夫子若欲使天下

萬物何由兼

愛此迂曲難

行之說也

王鳳洲曰孔子魯人也西

往于周欲藏其所著之書于周室以為一代之信史

無失其牧也養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

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

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音子之音子乎揭仁

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亡子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

遠道而來願見百金重趺音福而不敢息今吾觀

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菜而棄妹妹與昧同暗也餘

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生物熟物在日

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

吾有刺也也於子今吾心正卻矣卻退也何也老子曰夫

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脫離也言出昔者子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

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

有服服行也吾行也常行吾士成綺鴈行避影側身

履行遂進蹠足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高岸然

而自衝然突視而顙顙然顙中央廣而口闕口去

然而伏義堅固然似繫馬而止也有奔突之意動而

持舉動發也機巧察而審同察明知巧而覩於泰

泰之意見於外也凡以為不信凡此十事為不信性

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竊則非其有而取之也

陸方壺曰鼠
聚聚妹林霜
齋以味作暗
似竟未受不
若直以妹解
蓋意妹氏棄
疏于鼠壤老
氏之德王於
儉嗇故責其
暴殄而跡棄
之成綺因訊
其慕恩而不
仁也
莊子二卷

只一英發二
字而註出許
多景象此所
以為造化之
筆

附郭言天至
人用世故不
患其大不與
之偕者靜而
順之不與利
遷者任真而
真往也退仁
義者進道德
也賓札樂者
以情性為主
也至人之心
定矣定於無
為者矣

莊子二卷

湯貨尹曰賈
非其意者恒
在言意之表
也得彼之情
唯忘言忘書
者耳此絕學
去尚之意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大而不無極於小不遺細而故萬物
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
神之末也形形見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定審夫至人
有世有天也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音楊天下奮棟而
不與之偕奮而執天下之權信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
言不計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究極萬物真實之理故
利害也計極物之真能守其本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
德退也後仁義賓禮樂禮樂為賓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能載道世書不過語語有貴
也貴在道而語之所貴者意也貴在意而意有所隨
不在書

天道篇

三九

向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
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言與書皆為其貴非其貴也
世所貴非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
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
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而世豈識之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不足以得
非知道也今世之人其非見及此所以可悲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
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

語也

色名聲之間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庾徐

第一記論

意之
各華多聞也夫權師事之蘇若然無益

馬寶氏曰並千言與燈學皆虛言為書而不求于紙

衣與入財士矣亦其不下計者

夫權師古之人與其不而書也夫入與明其入不

且之子且之多不而論愛之矣且吳以百半十而

其間要是不實不慧信府長發科其因不始必會

無不給歸仁交後而蘇於心口不指言直捷平易

懷中而不困意順其理無阻苦而不公難與人

則下無諸願承鍾鼎曰且所以且之事賄之權師者

多辭興曰夫豈公曰塞入蕭書師人安得蕭乎有端

天運篇第十四

此篇所論天地帝王之道貴無為而賤有為重道德而輕仁義篇篇一旨但聞變化如風雲之舒卷千態萬狀令人應接不暇故予謂讀莊子者如觀幻人幻物知其為幻則干法萬法皆從一法而生不復受其簸弄矣

王鳳洲曰此一段句句精絕五字乎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無來者

天其運乎轉也地其處乎止也日月其爭於所乎謝代孰

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言使之者誰

自代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

能自止耶不得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二者俱不

自爾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隆起也施止

孰為之也淫放也樂戲劇也勸助也言何風起北方

莊子二卷

天運篇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天倚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而往來彷徨孰

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披拂搖蕩也敢問何故爾問自

音最之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

下土天下載之此之謂上皇九洛九州也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

成而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上皇三皇也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虎狼知父子曰請問至仁莊

子曰至仁無親仁主於相親而不知所以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

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

湯賓尹曰問仁道而卒以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卒無親者以言至真是突兀奇警然亦不至理可想

湯賓尹曰一
即高即此
書筆法例如
此皆以有迹
不若無迹有
心不若無心

王鳳洲曰此
段把樂粧撰
一項說話文
奇而意玄

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至仁則過於孝孝此固不足以盡之也

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為不及我能盡仁

則過矣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冥山在北

行至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

以愛孝難敬孝則有迹愛孝則相忘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

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無心於天下而天下難無忘天下易

使天下無忘我難我無心於天下而天下夫德遺堯

舜而不為也不自為德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

太息嗟嘆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

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人者人謂美德其實不足多

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屏去也至富國財并焉

至富何至顧名譽并焉何取名譽是以道不渝不變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樂名之樂於洞庭地名之

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精神默默不

能乃不自得不自安也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

之以天六律五音與天地之氣相表裏也行之以禮

義禮以節之則有序建之以太清清氣之元由造化

節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德貌言視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迭起萬物循

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倫經次序也一清一濁

陰陽調和四時萬物合手造化之自然盛衰文武清濁陰陽節奏之妙流光其聲
湯賓尹曰此言作用之時光堂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發舒其卒無尾其
變化驚動可豈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
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動靜相生往來相神
禪和而有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
分辨也常言愈出愈新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點其聰明
又曰塗卻守神二句言其心志以審音以物為量隨物而為之劑量不其聲揮
池巧而循自然律之節奏

紀鬼神安位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若有止而無止
三辰順軌天運者又曰

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自失立於四虛即太虛之道倚於槁梧也
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
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喪其耳忘其目廢其形骸如虛空弛放而
不收故曰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振其精神之聲調之以自
然之命樂之節奏如天命流行故若混逐叢生樂無相奪如萬物並生並育而

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散流徙言不
定不主常聲即不主故常也世疑之措於聖人聖也者達於
幽昏而無聲幽深昏默而寂然無動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
害也林樂而無形林林同樂而形迹忘布揮而不曳布散揮動而牽曳自
民

韓愈曰前言

其意或末見

慶方說愚而

可以入道這

一轉尤妙

森爽若有

鬼崇者

於惑惑故愚

說樂雖作三

別但鼓舞其

孔子西遊於

師金曰惜乎

芻狗

文繡尸祝

蘇者

文繡遊居

今而夫子

下故伐木

於陳蔡之

夢謂魂魄

以舟之可

常古今非

情達於天理而遂於命也極於自然天機主宰不張而五官皆音標

備五官各效其職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

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

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彌漫宇宙天地為昭雖

故惑求其然而不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懼故精

於惑惑故愚惑則識迷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說樂雖作三段亦無大分

別但鼓舞其言而已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

芻狗結草為狗以解厭也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

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踐其首脊

蘇者取草之人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

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目也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

下故伐木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圖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耶

夢謂魂魄顛倒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

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

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魯是

長沮桀溺皆

是此一種人

立兆鱗曰昧

司馬云厭也

或疏作魘夢

中怪也廢童

之物於時無

用則更致他

妖也夢昧云

者皆絕聖去

智之意耳無

湯海若曰一段而六譬喻純無痕迹而文語精奇真造化手

莊子一卷

此皆寄孔安之明絕李之義也

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

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不執一之道方且子獨不見

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

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桔槔隨人俯仰正故夫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絜橋袖耶其味相反

而皆可於口四者人皆美之味各不同故禮樂法度

者皆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煖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

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慙觀古今之異猶煖狙之異

乎周公也強煖狙而衣人服猶強故西施病心而顰

其里顰憂也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

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

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顰之所

必西施而後可道之所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

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

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

數禮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

之陰陽萬物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

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

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

湯賓尹曰由中出四句儘自精微須細參究

此下說儒者好名而後仁

假道託宿皆不久處之意

王十一卷

湯海若曰以富六句即是貪夫徇利烈士殉名者死權之意

又曰此段亦有喻而更換累無痕跡令人讀之忘倦

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

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心不自得則外無正而不行

不可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自吾聖人不

言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耳入聖人不隱教而授之矣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名人人所欲乃公仁義先王之

處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仁義用以致治

可以久觀而多責此二者以之自古之至人假道於

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苟簡苟

其簡故立於不貸之圃不貸不損物道遙無為也苟簡

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采真采取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貪夫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

烈士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死權者操之則慄患舍之則

悲貪而一無監以闕其所不休者所不休迷而不知

不能反是天之戮民也天奪其怨恩取與諫教生殺

人者正用所當之器也惟循大變順化而無所湮滯也

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正者循之而其心以為不

然者天門弗開矣性天門天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

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噉然

乃憤吾心亂莫大焉憤悻悻也尚仁義以逆其性故亂

目噉膚為逆心之喻言外物

物實尹曰鵠
之白鳥之黑
此二喻最佳

加之雖小而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者吾子亦
放風而動德而立矣順化而行執德而立又奚傑
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栖栖皇皇求天下之不

求逃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
足以為辯黑白有自然之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以

譽觀示於天下此心便不廣忘之乃廣大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

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魚之呴濡其能幾何

足有不若忘仁義而仁義者也於水中矣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

將何規哉規諫也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可見不

龍合而成體渾然散而成章然乘乎雲氣超乎造而養

乎陰陽以天地之予口張而不能嚼也予又何規老

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不見雷聲而

淵默常應發動如天地者乎同天地賜亦可得而觀乎

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徵應聲曰

予年運而往矣日月逝子將何以戒也我乎子貢曰

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

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

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

以孔子之聲
見老聃稱夫
子之門人而
修謁也

湯賓尹曰此言世愈趨愈下特惜教聖人形容之

言夏禹不言商周

王鳳洲曰莊子并貶三皇之知亦拂天地造化之理

湯海若曰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以化也其所以化者

小子以進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親制喪服以親為隆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古人十四月而生而能言未至於孩而辨誰何此開竅太早是故有夭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心私而矣有順征誅其不順殺盜非殺可殺則殺不以為罪人自為種而天下耳人自各分種類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儒墨並起橫議交作起於室家始於男女婚少娶不

循常道蓋機警之心生倫薄之俗成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日月有明而不能照覆盆今焉用下睽山川之精山川各奠方位而中墮四時之施陰陽慘舒氣序自如其知慤於屬蠶之尾鮮規之獸蠶小虫規小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熟知其故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鈎取甚矣夫久

神明而已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是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

又曰為鵲孺至有弟而兄帝曰勿令讀誰通熟寔其家化理其博

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一遇治世

之君也若遇上古聖人更笑汝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

以迹哉所以迹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

而迹豈履哉以自然為履夫白鵲音鶴之相視眸子不運

而風化以神相感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

化以氣相感類自為雌雄類獸名三物之化故風化

凡物皆風氣所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

可壅苟得於道無自曰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

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為鵲孺謂為鵲以尾魚

傳沫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而生子也細要者化細要蜂也有弟而

兄啼每孕弟而兄不得乳故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化造化也

造化為一也造化為一也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湯賓尹曰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

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而非無為之為無

為之為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

卵生化生濕生其原必出於此其意却欲

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同者所以破

世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莊子外篇

莊子外篇



刻意篇第十五

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主首尾却是一篇文字中間連用六個故曰末引野語結之看他文字波瀾詳味秋義自見近時好者熟讀詳味秋義自見

湯賓尹曰莊子放蕩文字却不放蕩却

甚齊整叙刻

意尚行數項

以起天地之

道聖人之德

紀律森部伍

不亂到後面

一總結把前

意一一收瑩

爭只此小段

已見莊子筆

力有千鈞重

總上五寺人

以極贊無為

以下雖連用

故曰字只是

一片文字耳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然誅為亢而已矣此山谷

之士非世之人議論世枯槁寢赴淵投赴者之所好

也語仁義忠信恭敬推讓為修而已矣好修此平世

之士教誨之人為師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

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

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

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

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若熊之攀鳥申

類若鳥之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導氣令和養形之

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

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所謂無

不忘也無不有也即無為淡然無極無定而眾美從

之備萬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為此天地之平正而道德

之質本也故曰聖人休休止其焉則平易矣平易則

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

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順天理其死

而順天理其死

湯賓尹曰典
陽同波看波
字最妙見動
靜相生波平
則水感而後
應三句正見
其不為福先
不為禍始

莊子二卷
湯海若曰以
水為喻雖若
尋常但曰巽
閑不流亦不
能清則非徒
然枯木死灰
矣

野語田野之
語即里語也

也物化視身猶蛻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
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
知私智與故事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
鬼責其生着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
耀信矣而不期耀光之露也期信之必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
神純粹其魂不罷信之必也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
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
德之至也一而不變主一無適靜之至也無所於逆順其自然
虛之極也不與物交于物不累淡之至也無所於逆本然不汨
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
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
亦不能清使其鬱閉而不流則天德之象也故曰純
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
神之道也夫有于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
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
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即同純素之道
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
也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利廉士重名名賢士尚志志聖人
貴精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
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篇第十六

此篇亦是一片文字廼近說下以括養知是其主意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遂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與孟子所性分定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意同議論極醇無疵

善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性而求復性之初滑欲

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汨沒也汨沒於利欲之謂之

蔽蒙之民言俗學障性俗思亂明允為此者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

恬養知生慧故曰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

養恬知生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知與恬交相養恬即

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而和理出其性和順得其性夫
恬在知是知與恬交養

德和也。德和也。道理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

義明于內而能與物中二

義而反乎青紫也。以中心之真純協之和言于容體

實而及三情導也樂之情即是樂則生矣作行以實而頂乎文豐也信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豐樂而

而川五之禮也節文即是動容周旋中禮也衣祭服

不得其本 具天下之善美而正之而寡曰德積于己不
自眩露而德則不冒 雖有德而不冒則物必失其生

彼物自正。行見不冒。求加諸人。冒見未必失。其

也其本然之性也
古之人王昆
論之中與一
世而尋塵
冥焉謂上

古之人在乎子未分之口與一也而後流注而下不

也。當是用也。陽和青男。不持口。則行。會。喜。生。

純全道當是寺也莫之爲之而常自然建德下衰及

無欠缺宜去卑也宜之百宜何如道在一

鳳洲曰燧
以下皆不
以恬養知而
有以知為者

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知其理之可順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則其純一不離

理為安則知有已則離於道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與治

化之流有教化則無濂淳散朴離道以善有善之名則遠于道

險德以行有德則平易然後去性而從於心然其性去其自

從其有為之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此心與彼心相感應則私

智不足然後附之以文文華益之以博物文滅質博溺

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情而復其初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而不入

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

莊子二卷

養生篇

五十二

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

隱矣隱故不自隱隱也非自隱也不求隱而自古之

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

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言與時命當時

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言成功而不有不當時命而

湯賓尹曰古
之存身存字
或作行字解
云存者不用
之時行者用
之時

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深根

退藏于密也

待時故曰深根寧極而待存身即存我也

古之行身者

謂以身大行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

不以知窮天下

敢盡也不以知窮德然失其自危然處

其所立

而反其性已即反一無迹也又何為哉道固不小

此篇亦是一
片文字最要
看他結上生
下起下接上
處

丁此下對上
管州論上主
古文官如要
批蘇衣吳一

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不識不知者行也故曰正已而已矣正已而無

求樂全之謂得志其所以快志者古之所謂得志者非

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自有足於內者故外物無

以尚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

命也性命天爵物之儻來寄也適然而來故曰儻來

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

不為窮約趨俗趨已其樂彼與此同樂道與他人故

無憂而已樂在我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

嘗不荒也真樂故曰樂已於性失物於俗者謂之

樂也樂在性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

嘗不荒也真樂故曰樂已於性失物於俗者謂之

樂也樂在性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

嘗不荒也真樂故曰樂已於性失物於俗者謂之

樂也樂在性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

嘗不荒也真樂故曰樂已於性失物於俗者謂之

樂也樂在性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

嘗不荒也真樂故曰樂已於性失物於俗者謂之

樂也樂在性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

嘗不荒也真樂故曰樂已於性失物於俗者謂之

秋水篇第十七

秋水篇論大不大論小不小說在人又不在人文字闢闢變化如生龍活虎中間明理達權四字是耳老實任學問究竟及真亦只是个自然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語意歸正下段畏至却楚說惠皆發此意

河伯事乃問答一節深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黃河之水聚至而獨滿兩岸

卷曾不出此

渚涯之間不辯牛馬廣大故望不分別於是焉河伯欣然自

莊子平生命

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

疎細窺便見

面而視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

望洋

向若神名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

莫已若者

其百自以為多我之謂也且夫我聞少

仲尼之聞

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

難竅也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笑於大方大

之家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

井中

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焦於時也所知止曲士

之空

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

海乃知爾醜

爾將何以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

海萬川歸之

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洩之不知何

時已而不虛

尾閭沃焦也山海經言春秋不變水旱

不知此其過

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

以耳自多者

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

以耳自多者

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

借河海問答以明小大多少之分與鵬鵬鳩之論相類文體机軸交換愈奇

稗音題

樂軒云乾坤雖大人身小拳右空中作勝遊便是此意

莊子二卷

湯賓尹曰這一轉語又奸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天下莫大於妹堂之末而大山為小也

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小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

在大澤乎巖空小穴也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稗米之在大倉乎穢米之類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稗米之在大倉乎穢米之類

名者號數有萬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每車之所通而人處其一

人處一焉卒勞窮九州之穀食所生舟此其比萬物

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以人之一對物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

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何之自多於水乎任士任事之士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謂享受有多寡時無止謂食報有久近分無常得失無常分

終始無故死生如循是故大智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天所分予受享有多寡證

今故故違而不悶撥而不跂知時無止今故今古也取古今而証

之雖食報有久近亦俟之而弗覬以察乎盈虛故得是知時之無止也撥取也跋望也

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遺逢有得失無常盈故得亦不喜失

亦不憂知分之無常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死生如循環不可守計人之所知不若

其所不知所知有限不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其所不知所知有限不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其所不知所知有限不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其所不知所知有限不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湯質尹曰此
一轉又好至
精者無形細
也不曰至小
而曰至精此
是文之活處

主鳳洲曰上
言至道不如
精粗以便說
出大人休道
之事

莊子卷一

百牟未生之時無算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

不能自得也至小所已知所已生也至大所不知所

不自由此觀之又何知未生也乃欲以至小者窮之且其迷亂

又何足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開端也域方所也

河伯曰世之議者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

乎信乎此語之實比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

大視細不明鵬鳥下視塵埃之類夫精小之微也小而擊大之

殷也殷盛也大故異便勢之有也異便異夫精粗

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小之極

辨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大之極而可以言論

莊子卷一

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推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

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物無精粗皆局

論可以意推若小大者皆無形則言不可論于形故可以言

意不可極既曰無形則不可以精粗言矣是故大

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本自仁愛而亦

為利不賤門隸亦不以賤後貨財弗爭不多辭讓我

爭貨財而亦不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事皆自為

然亦不盡用不賤貪汙亦不賤鄙行殊乎俗不多辟

異行實異于人而為在從眾和光同塵不賤佞諂由自然

之意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

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

也至德不得無得無大人無已有移已非約分之至

也約分謂收斂本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分別貴賤惡

至而倪求其端倪于貴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

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

已即軒冕儻以差觀之差等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

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

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差等

不可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

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

可以相無則功分功勞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

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

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趣向觀矣昔者堯

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

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

也梁麗屋棟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

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鵠鵠

夜撮蚤夜聚蚤蟲而食之也察毫末畫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

殊性也夜則暗故曰蓋師主是而無非師治而無

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

王鳳洲曰前
言不賤門徒
不賤貧賤所
以換此一轉
又添个貴賤
與小大同說

湯賓尹曰把
堯舜與之噲
湯武與白公
相形而言其
價時之激論
外類甚多但
觀其文勢可
也

無地師陽而無陰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
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
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
如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王鳳洲曰這一問又好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所從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將
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為反衍知道無貴
賤則反求於吾身自綽綽寬裕無拘而志與道大蹇為拘束則與道
相違何少何多是謂謝施謝去其施則無一而行與道
參差若執一而行拘於多矣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
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俞心以道為主而無所用其

莊子二卷三句三個其字下得自別

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
所極窮則無私畦町矣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即無萬

物一齊孰短孰長我既無心則物無長短亦無死生道無終始物有
死生不恃其成即前所謂不唯成也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盈虛

而時不可一定年不可舉無古今時不可止無去來消息盈虛終

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大道即大義也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

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皆聽造化自然而已

湯賓尹曰這理又說不推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理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
道統言也理事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

害已之物
自分曉看來
莊子見道自
是親切特讀
其書者看也
不破

丘毛伯曰自
篇首至此九

六問者如風
驅逐浪漸近
漸激至昇而
雪濟賞薄史
人應接不暇
須史澄清則
波光重頃一
碧涵天
自一足說到
無足皆言天
机自然之動
可謂世間至
奇之文中間
又以人之唾
喻蛟之足此
處又妙其末
却歸在風上
而目與心兩
項却不說此
皆文字更換

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

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薄迫也言察乎安危寧於

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即主

者天道臣者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順理達信則躋躋進也躋之貌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屈伸進退各循

其理知落天地事接萬物而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

道全也知天三句由天而知人躋躋二句由人而

知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得

然自落馬首案牛鼻是謂人出于安非故曰無以人滅天無

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變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變一足蛇百足蛇無足皆

能自行然猶有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

能至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

遍變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無以今

子之使衆足獨柰何蛇曰不然不見夫唾者乎噴則

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

吾天機而不知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

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不可

易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

也之像今子蓬蓬然風聲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

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

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指我以手指風也指我以手溺我亦勝

奇而又奇

湯賓尹曰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惧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

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

莊子二未

秋之有節

六乙

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

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

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聞莊子之言茫焉異

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

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太息仰天而嘆曰子獨不聞

夫埴井之畫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

幹之上井幹井闌也入休乎缺甃之崖缺甃井邊小赴水則接

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趾還音泥寒蚌與科斗蚌井中赤莫吾能若也

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蚌與科斗

正毛伯曰井蓋海鼈之喻都吳撰出不知這老子胸中如何有許名奇致

林希逸曰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之災莊子添作十年九水八年七年史自別

且夫擅一聲之水而踰時蹈井之樂井也此亦至矣

夫子何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驚左足未入而右

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十里之遠不

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

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

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

大樂也於是埽井之畫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

猶使蚊負山商蚶馳河也商拒小虫必不勝任矣且夫知

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埽井之

畫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天也無南無北輿然四

解釋然淪於不測者深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在無極

反於大通歸於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以察察之小明而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

欲窮索之以言辨餘字則孟子所謂餘天

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

鄲與未得國能邯鄲國所又失其故行矣學未成而

直匍匐而歸耶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

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往見之先

曰願以境內累矣言欲托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

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

以笥覆之以巾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

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

南方有鳥其名鵲鵲鵲鵲屬子知之乎夫鵲鵲發於南

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

飲醴泉甘如醴也於是鵲得腐鼠鵲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而為此聲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濠水名梁橋也莊子曰儵魚出

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

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

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

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

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於濠上

耳堂待

入水哉

耳堂待

耳堂待

耳堂待

五毛伯曰不知此若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為文字者無非竊其機闕這一部書天地間如何少得

莊子二卷這一段說話又奇

只數句中自有無窮意味

至樂篇第十八

耳篇教人決擇至樂活身之術皆以無為而存將固無字推到本始論及人物之生死變化察其本無而同出入於一机其有生老病死等如四時晝夜達命者不衰觀化者無惡一味順其自然然後在我者長樂而長存也

王鳳洲曰此篇乃是以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推廣言之奚為奚和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便此屈原卜居又勢一同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服味聲色失之無傷於已得之有損於性

湯賓尹曰四段同意本皆以物害已者今既說富貴壽三段却以烈士段却以勢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

夫富者苦身疾也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懼生壽者憺憺老而不聰明也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

躡循勿爭忠言不聽則當逡巡却去而勿與之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不得謂之善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趨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

此篇自天下
有至樂至無
為哉只是一
片文字起伏
抑揚最好玩
味

莊子卷一

樂至樂篇

六五

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
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
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
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言無為則廢請嘗試言
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
物無為而皆化芒乎音忽芴乎音忽而無從出乎不見所由始也芴乎
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
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物皆從無為生也人得無為則至樂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盆瓦缶也

湯賓尹曰莊
子鼓盆似不
近人情不知
此種無情李
問究竟性命
者察要得力
正在於此

滑介即是滑
稽之意這般
名字豈不是
撰出

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
何能無槩然言安能不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
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
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
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
巨室偃仰也巨室謂天地也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
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冥伯死者之稱之丘崑崙之虛
黃帝之所休黃帝所休息處而柳柳多擁腫故以喻生其左肘

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手滑介叔曰亡

予何惡生者假借也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假之而生生者

壓垢也壓垢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

觀化之變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音枯委白骨髑髏然有形音孽髑髏然空虛而

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

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

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

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

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辨士諸子所言

皆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

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

從然以天地為春秋從然從容自得之意雖南面王樂不能過

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

反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蹙頞

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

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

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褚布袋也

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綆汲井之繩也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

丘毛伯曰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撰出髑髏一段說話其奇讀者當知其意是挹作笑話看

莊子二卷

莊子以融髒為樂典列子所載車子以病忘為樂均心勞形馳逐聲利者

此段只是不可與言而典之言失言意却撰出許多說話

過也命與形得於夫各有一定之分夫不可損益吾恐曰

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將謂不利於國罪我

王鳳洲曰以鳥族喻見齊侯不可以黃帝堯舜之道

至者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

說之

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

深林遊之壇音但陸音但壇音但水中沙浮之江湖食之鱣音秋鮒音秋隨行

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諛諛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

四十二

五卷者

六

之而走魚聞之而棄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

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言人才不同各事其事名止於實

義設於適隨實之所有而得名則無過實之名是之

謂條達而福持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持者言福

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害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之因而見百歲髑髏音蓬攬蓬而指之

攬扶也言彼在蓬草之中扶其蓬而指之也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

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曰歡種有幾

得水則為隘音微天地塵埃為息所吹浮遊水上塵塵相

湯海若曰此豎文字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雁如看孤羊如夜愈清愈好

水土之氣頗爲重實之於其水土之

六八

新刻韓會狀註釋莊子南華真經狐白卷之三

書林 泰垣 余文杰 梓行

南華真經外篇

達生篇第十九

此篇多莊子雜著中所論藏神守氣愈譬愈精做學問者不可不熟讀此篇借史氏疏不能盡也

湯賓尹曰情實也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言身外之物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言人力所不及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形雖全而生有盡生之來不能却

莊子三卷

達生篇

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以不為是也

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有為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為與不免皆不免于自累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者非避世也棄世則無累無累則

正平心無高下决擇正平則與彼更生與造物無窮更生則幾矣

幾盡也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能如此則事與生不棄待遺棄而自遺棄矣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精復精神不散于外

也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言四大假合而後成形精不虧是謂能移形精

神也移精而化也又精反以相天相天贊天也

湯賓尹曰莊子謂至人潛行不室蹈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鳥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莊子卷一

醉者墜車之喻極為精密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已一段所謂無為是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室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非容心者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矣奚足以至乎先我若固於物則與物何以相是色而已若足者皆是遠而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是色而已若足者皆是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惟造物無形有始終不變之理得是為得止彼將處乎不淫之度一定而藏乎無端之紀無物遊乎萬物之所終始造化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以與造化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

神無卻物奚自入焉無卻無間也無間則外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

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

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

是故遇物而不懼雖為物所還觸而彼得全於酒而

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

也復讎者不折鎡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鎡干傷人飄瓦中人

而人不怒者也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

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明

之天謂有心者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謂全

之真賊謂加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啗音迢

王鳳洲曰此雖借喻以論

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有之但以爲技而不知道實爲耳

莊子三卷

王鳳洲曰此段李爲志不可分之喻而中侵李若陵車却爲注三事以喻之乃喻中之喻也莊子之文類如此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持竿猶掇之也掇信手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

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

一十中左不多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疑定

入神吾處身也若振株拘其身如木吾執臂也若槁

木之枝其臂若枯木然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

知其心一主於蜩吾不反不側止是疑不以萬物易

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其志

不乃疑於神神疑定而其病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遊者數能游拍浮者

亦須教習而後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沒

水者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

者數能忘水也習以成性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

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

却端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心者神惡往而不服

以瓦注者巧物射而賭以鉤注者憚明之舍以黃金注者殫殫以

有注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以帶鉤為注則已其巧

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

人生篇

三

李養生

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簞以侍門庭，拔連茹草以爲簞，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

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者而鞭之喻循天理亦必盡人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

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

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縣簿無不走也。即往來富貴之家也。高門大家也。縣簿謂懸帷簾於門首者。行年

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殺

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人者未盡不
仲尼曰無入
而藏不專無
出而錫不一

卷之四
人達生篇
四

柴立其中央其形如槁木是也三者若得其名必

極名為至人矣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

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筵音棗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說苑音悅

曰女奚惡之。吾將三月音悲。泰穀禮服也。食女。十日戒。三日齋。譜

音輻

白茅力有房曰瓦三周文之一則治煮之三煮房

言曰不女食以糠糲而金之牢筴之中自熬謀貝者

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方脈柩之上有綏文者聚樓管

之中則為之為彘請則去之自為請則取之所異

彘者何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子之手曰仲父

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及談詒為病嘔噦之聲數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

瀟音希結音希也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

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

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泥溝有履水神竈

有髻音結竈神戶內之煩壤糞掃之餘積雷霆神名處之東北方

之下者信阿魃音華魃狀如小兒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佚陽

豹頭處之水有罔象大耳長臂丘有萃一本作莘山有夔

馬尾音希處之水生菰

足野有彷徨如蛇頭澤有委蛇神名公曰請問委蛇之狀

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

其為物也惡問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

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蹶然忽然也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紀消子為王養閭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

僑而恃氣氣猶在外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應見影

而動此心猶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其神已

為外物所動神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

湯海若曰疑
妖而病聞霸
而愈固常人
之情然鬼神
之說不可謂
之無此性達
幽明之故者
能知之

此處只問委
蛇蓋欲發下
意所見也文
法省約處

丘毛伯曰此
言守氣之李
借雞以為喻
有勿忘勿助
俟其自化之
意

莊子三夫

此段亦與前
言操舟意同

孔子觀於吕梁

在彭城

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電置

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

死也使弟子並流

沿流

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

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

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也

本然

長乎性成乎命

性命自然之理也

與齊俱入

水之旋入者為齊

與汨

偕出

湧出者為汨

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

水自有常行之道若從之以出

入而不可以得志此吾之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

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

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莊子卷一

運上篇

六

承蜩削鐻捶

鉤皆以靜心

凝神而成其巧况進於藝者可不務乎

梓慶削木為鐻

鐻鉤皆以靜心凝神而成其巧况進於藝者可不務乎

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

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

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

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

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

視公朝若無則無慕心故巧心專而

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

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成象皆若見成

其是與疑是鬼神所作耳

近自然

王鳳洲曰此
一喻極為的
切極為端正

又曰此以人
之常情而喻
乎道須自體
究見得莊子
蓋物理處

王鳳洲曰東
方朔客難楊
雄解嘲韓愈
進學解純是
祖此文字而
句法亦相若
似

又曰只此教
語分明是畫
出一個真人
其飄然物外
氣象無絲毫
走作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中繩言直也中

規言莊公以為文弗過也如組織使之鉤百而反

敗公密其能員而驅之如鉤也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

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倕為共工故曰工倕旋而蓋規矩旋轉也以手旋指與物

化而不以心稽指與物志而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拘

志足履之適也足安於履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

心之適也不內變內境不外從事外忘其會之適也

會造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適之適也久則併適

有孫休者踵門而說告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

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

世賓於鄉里為鄉里所殯棄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

遇此命也此棄逐是乃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

至人之自行和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付之芒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率性

長而不宰任其今汝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於汙

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言其有心求汝得全而

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孽育跛蹇而比於人數
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

王鳳洲曰此借孫休以訕

當世避人之

士為之所食

非人之所食

以人之食而

養鳥適其性

矣此意只是

不可與言而

與之言失言

聖門只是一

句他却提出

莊子三卷

許多瑣洞說

與之

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

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

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

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

固惑而來矣彼之來本自惑又奚罪焉何罪扁子曰

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

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

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自得也使之則平陸而已矣

今休歎故寡聞之民也款故小孔竅吾告以至人之

德達生者譬之若載驪以車馬樂鵠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

驚乎哉

方註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知之非至人而與

語全生之道是養生以太牢九韶耳安能

無驚邪此扁子所以慮孫休之惑也夫莊

子之作此以覺世俗未悟全生之理也而

世俗者未可卒告之以全生之道故終於

扁子之所嘆而寓其意也

山水篇第二十

此篇所論全身免患之道最為詳悉正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其要只在虛已順時而去其自賢之心熟讀此者可以經世務矣

湯寶尹曰不才全其天年
前已露言之
今添鴈以不
材見殺又是
一意蓋言材
不材皆猶有
形迹未免自
累必至善惡
俱減方為全
其真也

穆文熙曰材
不材之間似
乎道矣然有
心調之猶執
一也必至技
能盡損圭角
盡融乃免于
累吁聖而不
可知矣

二十一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
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
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
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
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
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
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何謂材與

蓋吾有材而不自見則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而又
不得以有材忌我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然
非道也故不免於累何者謂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

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不立人我毀譽不立用與

時俱化而無肯專為與時推移而不專為龍一上一

下以和為量和順也量則也上下無浮游乎萬物之

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浮游於萬物

則既不能物於物又焉累於物哉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

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今世則不然以己身為萬物

為人倫之傳則合則離人我既立意見互起成則毀

王鳳洲曰有
其身而矜其
國雖懷憂萬
端尊賢尚行
而患慮愈深
矣故當無其
身忘其國而
任其自化

莊子三卷

山木篇

成則功高有毀之者。廉則挫有挫之者。尊則議有議之者。有為則有為則功成。賢則謀賢者多智。不肖則欺不肖則愚。故有胡可得而必乎哉材則如木不材則如鴈均不。以自免又悲夫弟子識之其唯道德之鄉乎胡可必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居然安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

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剗形去皮淨其洒心去欲淨其而遊於無人之野子然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

此一段今人
孔淨土其源
流在此我國
之時南越未
通中國故借
其地以為名
初無他義

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言耕自食而無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義之名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從心所欲其生可樂其死可塋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謂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至此國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其身無留居其國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隣吾無

送君幾句最
為深切妙言
學道既悟之
後何所資以
自悟者如人
鐵送登舟至
於海崖皆以
交歸矣

歛音吸

莊子三卷

王世貞曰此
段言宮室之
鍾鏜而歸結
在有大全一
句

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

欲雖無糧而乃足心無所求則君其涉於江而浮於

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何之所資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筌之意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

累以我見有於人者憂我為物故堯非有人非見有

於人也若堯則不以已後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

而獨與道遊於太莫之國沖漠太方舟兩舟而濟於

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惴心之人不怒船本無人有

一人在其上設有一人在則呼張歛之則必呼其人

揜開歛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

以惡聲隨之至三呼不應何也不怒而今也怒何也

虛而今也實無人虛也故不怒人能虛已以遊世其

孰能害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歛民財為壇乎郭門

之外為壇者先祭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鍾架有王子

慶忌見而問焉曰子有何術之設何術而奢曰一之

間無敢設也純一而無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

言去圭角而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無容心萃乎

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言順其自

無送從其強梁去而不隨其曲傳回而因而自窮言有

也

逆皆不求而自至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雖賦歛於人而無一毫之傷

而況有大塗者乎言順事坦然而行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曰

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

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玄鳥其為鳥也矜矜狷狷而

似無能不能奮飛之貌引援而飛乃飛鳥迫脅而棲為巢近人而進

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餘也是

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鳥既不大而行復

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喻以材子其意者

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

不免也以材自見故不免於禍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

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

人推功名道流而不明居順道而行不得行而不名

處雖得其志不純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其行與猖狂不

知所之制迹捐勢不為功名制迹杜門無迹是故

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至人之行不求聞達子何喜

哉子何以名為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

不惡而况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作樹於陳跡於衛

矜狷之貌迫脇而棲一云迫脇在眾鳥中緣僻害之至也

莊子三卷

山本篇

十一

湯賓尹曰末後數語便與食豕如食人處同借孔子之名以申其說此重言也

陸方壺曰假一作殷亡謂亡舍布泉布也言假人林回出亡捐壁負子原其物意若謂赤子可市則赤子之布寡於千金若以千金之壁為累則赤子之累多於金壁今而捐壁負子何也

莊子三卷

山水篇

十三

窮於商周圖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

友益散何與子桑寧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

假人林回棄千金之壁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

也

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之壁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

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

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

交淡若水小人之交其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其以

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

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異日桑寧又曰舜之將死真冷

謂以真實大禹曰汝

戒之哉形莫若緣

自然情莫若率循其緣則不離與

為一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不求身外之物以待

我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則無所資於物矣

莊子衣大布

粗布而補之正縻係屨而過魏王

結也係屨屨獎

而加以繩縛也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

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穿履非憊

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

豫章也攬蔓其枝

攬其枝而盤結之而王長其間

雖羿逢蒙不能

及及其得柟棘枳枸之間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王鳳川曰尋常之論則以富貴不淫為易貧而無怨為難莊子却如此及說極有意味

皆木之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
柔也處世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言儀得勢則騰騾失便則拘急
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
剖心徵也夫語其僊甚則比干剖心乃其可徵驗者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也右擊

槁枝也策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雖有所擊而無節奏

有其聲而無宮角雖有其聲而不含五音木聲與人聲犂然端

之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

廣已而造大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岸畔愛已而造哀也

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也曰曰無受天損樂也易無受人

莊子三卷

山木篇

十四

益難無始而非卒也始終一原人與天一也天人一理夫

今之歌者其誰乎言歌者非我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

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窮桎窮塞也

也運物之泄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與氣

乎所以待天乎君命臣且不得違况天何謂無受人

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謂此意縱萌則事隨爵祿並

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交利而利自至矣吾

命有在外者也爵祿之至皆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

竊吾若取之何哉吾命使然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

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已不容不受

不為盜竊而有不待去者如公孫賀拜

命有在外者也爵祿之至皆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

謂而異是也

社稷祭祀之地雖無可畏亦無所取人自故而有罰之虞富貴之人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難

王鳳洲曰此段蓋言物異大小有所迷此便有迷此乃學者受用妙語

此即莊辛蟄蜉蝣之喻而莊子慨立此論其警世之迷者至矣

智於鵲鷦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目所不宜之處則不視雖落

其食棄之而走口所難食之實則棄之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

社稷存焉爾畏人而反襲諸人間之堂上蓋以人間明神以祈人之不害何謂無始而非卒言不知其始終也仲

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

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萬物之變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中

以待之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人者天而已

有天亦天也天亦造化之不能有人天性也在人者性

皆得於天豈人化為人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安然也安時而處順

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雕陵地名樊園之藩籬覩一異鵲自南方

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飛從額前過也而集於

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殷大也逝往也目大不睹

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覩一蟬方得美蔭而

忘其身螳螂執翳以草自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

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

二類相召也言蟬召螳螂螳螂召鵲今鵲復召我矣捐彈而反走虞人

逐而諱之音威虞人守園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其所居之庭也

蘭且莊子門人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

周曰吾守形而忘身為養生之學乃因逐鵲而觀於忘身是以愆而汨其理也觀於

莊子三卷

山本篇

十五

濁水喻人而迷於清淵喻天且吾聞諸夫子指老子曰

入其俗從其俗入國問俗今吾遊於雕陵入他人之園

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是違禁也林虞人

以吾為戮辱也吾所以不庭也

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人對

曰其美者自美自美則有驕妬之心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

惡自惡者則有退讓之心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

賢而去自賢之行言賢有賢德也自賢自矜也安去言賢而能絕去自矜之行

而不愛哉

莊子三卷

八則不若

十五

王鳳洲曰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

形也形忘則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

與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

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

惡此外忘其形而惡美從而兩忘也豈不

為全性命之情與

心吾為懲心吾為懲

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栗林虞人

入其俗從其俗入國問俗今吾遊於雕陵入他人之園

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是違禁也林虞人

田子方第二十一

此篇多有精密之語正
好與內篇大宗師參看

湯賓尹曰此
段欲發全德
之君子故以
子方答文侯
為起端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

師邪方曰非也無擇名之里人也稱道數當謂

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

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真謂質

人貌而天貌雖人而天虛緣而葆真虛已順物而清而

意也消容以悟之而彼之心自消無擇何足以稱之

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

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知義之行為至矣

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形解言口鉗而不

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土梗土

兩則壞言所學者得其粗耳以有

溫伯名雪子字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

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有為而陋

於知人心陋劣也謂其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

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

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振振德也言出而見客入

用之只振字戰

又曰消谿工
之善猶可容
莊子三卷
言順子之美
不可容言故
曰何足以稱
之

田子方

十二

似子似父謂
交淺言深也

而嘆明日見客又入而嘆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
而嘆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
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規矩法度也

從容一若龍一若虎龍虎成文章也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
也似父是以嘆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

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
者目擊而道存矣見其目動亦不可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
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瞠直視也步趨馳奔皆就

夫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
言也夫子步亦步是夫子言而回亦嘗言也餘倣此

亦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
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

而不期親無器而民蹈乎前無名位而民歸而不知所以然而
已矣其所以然故瞠乎若後仲尼曰惡可不察與當更

於此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

精察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見也生而無

日出東方入
於西極自朝
至暮

明時物之長短有目有趾者群動之物也待是待日而後

成功是出則存日出則動而作是入則亡日入則息萬物亦然

萬物待於道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循是道自然

不可得聞者
唯顏子優入
聖域故以此
教之再詳交
臂而失一語
便見其拳拳
服膺處

莊子卷

曰二方

十

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則此道在身無所遷以待其終效物

而動效倣也倣於物而行不容其心日夜無隙無間也而不知其所終

薰然其成形薰和也順以成其身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上言

雖知事物無非命而日用才則不以命為規度即所謂聖人不言命也

與之俱往純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亦不已也交臂並立也終身與汝同旋而汝未得此道可哀甚矣女婦者乎吾所以著也

而汝未得此道可哀甚矣女婦者乎吾所以著也

不知有不可見者而彼已盡矣女求之以為有道

于無而盡矣汝是求馬於厓唐市馬之地肆無

乃以有求之見有而不見道猶求馬於吾服女也甚忘唐肆見唐肆而不見馬也

聰明服汝女服吾也亦甚忘汝亦嘗拳拳服膺雖然

也甚忘也甚忘

女奚患焉忘何患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故吾者

之吾也不忘者即吾所持以生之物也言雖忘乎即求有

有而見到無處仍是有時道理其不忘者自忘者自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軋軋髮熱然似

非人熱然不動貌非人猶木偶人也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

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遺物遺外物也

人離人離人類也而立於獨也超于一世之表老聃曰吾游

心於物之初始無物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

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辟合嘗為女議乎其將將近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肅肅

之意赫赫顯明之意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

莊子三卷

釋氏謂悟時
依舊是故持
人即此意

王鳳洲曰前
言其變其風
此言其將即
變換文法也

至美至樂贊
道之美也

莊二·三卷

李孔授受莫
此為精

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
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
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陰陽互根
肅氣降於

下赫氣升于上交通成和萬物化生其有紀綱也而
不窺其朕盈虛有數晦明有常其有作為也而不見
其功生則恍惚死則宵冥無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

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
人孔子曰頤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

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疾惡也藪無
與草澤無異水大常
自在矣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
所一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
必聽天之所為豈得以自異得其所一而同

田子方

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
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也介蒂
也棄隸者若

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隸謂天下以
勢分相屬者貴在於我而不

失於變外物
之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相尋
無窮夫孰足以

患心已夫何足
累心乎為道者解乎此身與道一者
解此而已孔子

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假借也至言
指上許多言

語古之君子孰能脫免焉老聃曰不然語不必假言
指上許多言夫

水之於汧也為取也水之
為取也水之無為而和自然矣才質
也至

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至人之德不假修
為外物亦不得而

離間之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

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醯醢中
之醢微夫子之發吾覆也覆謂包覆於甕中發謂破
之也發覆即故蒙之意

吾不知天地之大金也

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哀百二十年安得相見而論儒服此云爾者特寫言耳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袂者緩佩王者言其行詳緩而佩袂王也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

為不然何不號於中國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

莊子三卷

曰二十

十七

若孔夫子天下萬世一人也而况魯國乎
大夫指孔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神紙反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舒遲自得之貌受揖不立

與衆史相揖而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般般名箕踞箕踞者矣之狀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無心於求知

湯海若曰蓋平旦者伸開氣定意在筆先元君汎而善之可謂知畫者矣

包鴻逵曰此一段把太公事却如此粧撰別箇話頭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臧丈人太公望也而其釣莫釣非

持其釣有釣者也釣竿雖在手而無意於釣常釣也釣常在文王手也

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

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猶云無主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

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

其蹄只一隻朱號曰寓寄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

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

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王無生他疑又何卜焉遂迎臧丈

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法度不變易偏令無出無一事肯出令三

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群不立朋黨長官者不成

德不自有其成功其成功黷斛不敢入於四竟黷即度也外國之黷斛大小不同皆不敢

入其境入其境列士壤植散餘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務也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

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

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信

以及天下然有心以及天下非自然也故太公因其

聞而遁之蓋恐不知順天命之自然而一以有心為

德多矣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

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循斯須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欲衆人易從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至滿措杯水其肘

車一二卷

人曰一

廿一

同務與衆人同事功而不自異也

却把孔顏問答結束便與左傳史記一般休段

王鳳洲曰此明精藝者易窮而神全者不懷意特淵微

一段模狀極其工妙

王鳳洲曰此南華寓言于肩吾叔敖所以為可仕可止之鑑

上前手直而肘平可置發之適矢復省方矢復寓發

也適去也省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省於

此其神速當是時猶象人也猶木伯昏無人曰是

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故曰非不射之射與之登高

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背逡巡者面向高山

也敢進足二分垂在外三分其足一分在虛處而使射禦寇

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

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

不能定神以射乃爾於中也殆矣欲求中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鼻息

外而在內有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

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

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

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耶忘乎我在我耶忘

乎彼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

云云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躊躇

云云高想天地之間以求所謂不可得仲尼聞之曰古之

真人知者不得說非言辭美人不得濫非聲色盜人

不得去非所能屈伏戲黃帝不得友輕天下死生亦大

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太山而
無介介間也石雖無間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憊意處貧賤而過也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道在已者既塞
天地推以化
人用之無盡

此即別者無
足而尊是存
意却如此變
安話頭謂道
之在已不問
有國與無國
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
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言失者不夫凡之亡不足
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得者亦不由是觀
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此是學問切身
陸方壺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
雖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之

而無憂也雖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之
劉子壺曰吾子也也輪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
之限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受用之要語
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此是學問切身
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此是學問切身
陸方壺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
雖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之

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太山而
無介介間也石雖無間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憊意處貧賤而過也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道在已者既塞
天地推以化
人用之無盡
天賦以無盡
方得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
不懌不以為意文辭天賦以與人己愈有此是學問切身
無介介間也石雖無間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憊意處貧賤而過也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道在已者既塞
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太山而

知北遊第二十二

此篇所論道妙斷言語絕名相混冥晦昧迥出思議之表讀南華者知北遊最為肯綮從此悟入則大乘法藏皆可迎刃而解矣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知有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

湯浩若曰此段只為知者

謂焉自然也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

不言言者不知故粧出許多說話前後

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

入名地名皆擬為之者大音形容直超頓悟之得

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

音形形容直超頓悟之得

白水之南登孤門之上而睹狂屈焉音狂屈也屈者

音狂屈也屈者

也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

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

莊子三卷

知北遊

十五

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

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

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

之近似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

不言之教即惟摩不二法門也

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言致德不可至以迹

求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仁義禮皆為有迹有迹則於道藜矣

莊子以礼為強世比之仁義其近尤甚故曰道之華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故曰道之華

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聰

亂之首

明聖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

已為物也物迹也求欲復歸根于無物不亦難乎

物迹也求欲復歸根于無物

其易也其惟大人乎言性則易之矣生也死之徒死也生

之始言死生相循于無端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

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死生

本一理萬物皆然而人自分美惡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

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

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

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

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

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

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

庫十二卷

知北遊

廿六

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以美利利天下皆曰然之利四時有明法而

不議四時有節候氣序皆自然之法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萬物各有成性皆自

然之聖人者原天地之變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

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惟聖人原天地之變達萬物之理亦

以無為而成妙用故曰至人無為今彼神明至精言大聖不作觀於天地而效法焉

也與彼百化則之為百物已死生方圓九物有死生方圓皆至精

為莫知其根也扁然即謂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萬物之化

相尋無窮而六合為巨未離其內天地雖大不出造化之內秋毫

為小待之成體秋毫至小而其休必待之而成天下莫不沈浮萬物

此數行解得前意甚明

韓水仲曰此段南華自立說亦接前章無為無言之意

即前莫大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意思

終身不故日常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

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根本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忘其形

天和將至天和元氣也攝汝知一汝度去其知神將來舍

守德將為汝美潤身也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

犢視而何嘗有所視赤子亦然而無求其故謂人不

視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

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實見至不以故自持持不以

入于媒媒晦晦見也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莊子三卷

知北遊

廿七

此一段亦自奇特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

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之委形也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生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和也陰陽成和而後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

也順理也性命在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世

相代如蟬蛻然故行不知所往其行處不知所持其

故曰孫子蟬蛻然故行不知所往其行處不知所持其

持食不知其味孰味其食天地之疆陽氣也疆陽即健動

之而又胡可得而有耶

氣之動者為陽彼人之行處飲食比此氣之動為之

丘毛使商其又撰出西
顯知道之人
泰與齊氏
所謂好手手
中呈好手紅
心心裡中紅
心亦此意

戒疏淪而心通其澡雪而精神去其掊擊而智去其

此章以至道為主而下詳言道之大未又以前不可聞結之外篇若此章保為精絕萬物以形相生三句言人生物同此自然之生理

夫道窅然深奧之貌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畧崖邊略除

昭昭生於冥冥上天無聲無臭而至有倫生於無形有之昭昭者生焉

無形造化也精神生於道二五妙合而凝形本生

於精女構精而後生而萬物以形相生萬有不齊之物皆以

形相裨而生不已故九竅者胎生人八竅者卵生物其來無

迹其往無崖去者無地可尋逐無門無房四達之皇

皇也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房太虛之間但見其四達皇皇如彼其大豈知其所從入從出乎邀

於此者邀索而得四肢疆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

心不勞而應物無方四肢疆輕安也恂達通達也天

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

昌此其道與且夫傳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出

已聖人以斷之矣故聖人只以若夫益之而不加益保其在我故不

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以外物加損焉淵

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純亦運量萬物

而不匱應物而不窮也運用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

彼其貫乎物之中而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

又出乎物之外與若夫資之以生資之以始亘宇宙而不見其終

與窮則天地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者也中

國有人至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陶鑄之外直

且為人將反於宗形直人耳然其自本觀之生者音

醜物也反於天地之初而觀之則造物之氣生而為

人如人之有暗醜者然暗醜氣之不順者

聖人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此則無無分精粗彼我皆曰相齒亦高論也

此是見理真切

不形二句即伏家性有法身常住不滅也

此段雖是矯激之言然物類精粗同出此理亦是一種說話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同歸於散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貴

禁之是非果祿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木實曰菜草實曰蔬

大小相綴自有條理而不亂五聖人遭之而不違順也

過之而不守也化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善處

有以為者德也隨感順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應和合而從者道也

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音駒音隙注焉

勃然莫不出焉相推而生油然溲然莫不入焉音油音溲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音類音悲

人物自以為悲解其天殒墮其天袞音袞音殒殒乎殒乎思思

軀殼如物之有殘然一受其成形音軀音殼殒乎殒乎思思

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紛紜宛轉精神將散魂魄

家此其大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有不可見之形雖是

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理人皆知之共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衆論皆如此而彼至則不論

論則不至待擬議則不至明見無值道不可見若

遇也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不

可聞聞不此之謂大得黜去見聞辨說之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東郭子曰期指定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

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

況比也下監市之賤也

周編咸三字雖異其實一也

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也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稀也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今

以足躡豕則知豕之肥瘠也每下愈況明汝唯莫必無固必之意無乎逃物物之至理皆無所逃至道若是

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喻物無理一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必之無固同合而論無

所終窮乎同論安有終窮嘗相與物為乎澹而靜乎志願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其所止雖有去來而無止宿之地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徃

莊子三卷

知北遊

三十一

徃乎馮閔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有為為應迹無

乎馮於閔曠之野入於大知之中而莫之窮已所謂無何有之官物物者與物無際

則有崖際矣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極旁而至於無

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

姤荷耳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

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天者推尊老僻陋慢訥

衰盛衰也殺隆殺也

丘毛伯曰此言道不在藏其言而死者乃所以為道

視之無形以下明道不在言惟藏其狂言所以為道

道不可形之則非道不可名之則非道

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言無復我

也而死矣夫奔垆奔姓垆名也弔聞之曰夫體道者為一道

天下之君子所繫焉繫歸而宗之也今於道於道今神農秋毫之

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猶知老

其大言又况夫體道者乎况體道與視之無形聽之

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老龍同乎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冥

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

道亦有數乎可歷歷而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

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也合可以散此吾所以知

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

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

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內自得也知之外矣外與道為二於是

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

之知不可名之妙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

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即不

物能道不當立名與道對則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

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

問問之是問窮也是見窮于問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是應于

外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

太初宇宙可見太初不可見故曰內是以不過乎崑崙不游乎太虛

王鳳洲曰熟
視其狀數語
只形容道之
不可見也予
能有無未能
無言妙之
又妙也

光耀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耀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耀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在無之內是為無所有矣及為無有矣

何從至此哉

此段與庖丁

大馬大司馬
也鈎劒名捶

鮮牛養同

臣有守也守即純氣之守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

莊子三卷

知北遊

三

也○非○鉤○無○察○也○
專○用○一○心○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以○長○得○

其用。是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用者技也。不用者

者神也。况乎無不用神。妙無為者乎。物孰不資焉。萬事萬物孰不資賴焉。

湯賓尹曰如此問如此疑如此答乃點鐵成金妙訣

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再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

昧然敢問何為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昔日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故能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

牙今之昧然者神靈所昏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

子孫而有子孫可乎言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有子孫不待有而後知者也冉

毛一覽曰此即無生無死字又如此爻換語頭

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言至此不必更求下言也不以生

死不以死死生有待耶言此有死而本

謂之物物者非物雖非物物也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

其有物也若名為物則不可以為物矣猶其有物也

無已是有物而相生無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

乃取於是者也蓋所取在物者而不知物物之非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

迎即無心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

化不累于物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心易動則為內

為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以內不化者外應乎物

不知不化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安

知也辭靡相磨之義求多則有勝心莫多則不求勝矣

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安與之相靡相順而俱化乎

必與之莫多其一不化者乎稀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

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齟也

五味相奪曰齟以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

能與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謂其無唯無所傷

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

樂與遊山林臯壤之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

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吾

稀韋氏以下聖賢處儒墨對說重在有心上曰圓圃宮室者謂其以此為樂白也

可見者人也
不可見者天
也其可能者
人也不可能
者天也惟知
人而不知天
故用心用智
欲以勉人所
不能免者
 直為萬物之逆旅故夫知遇而不知所不能
 相值則喜時去則悲夫知遇而不知所不能
 而不能所不能今人但知今日之遇於逆旅而不知
他日之不能遊不
 遊能樂而不知他日之不能遊不
 能樂是不違於無常之說者也無知無能者固人
 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不能
免而必欲免之計
勞心拙是可悲矣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是以至言不
落筌蹄至為

不可見者天
也其可能者

者也惟知

人而不知天
故用心用智

故以免人所
不能免

卷之四

1871

湯賓尹曰人之智慮所及謂之遇然所遇有限也力

量所及謂之能然所能有限也故不免有

不知不能者矣人苟不安性命之情而妄

不與入餘事美人不為出公之小五德

不
可
不
求
命
先
之
自
心
文
主
而
一
書
曰
公

入多聲氣哀怨之情之起然所默示明也人

卷之四

已蒙朱文公與貝公矣
味亦不相濟其飲

阿則呀
悲矣
正言
言至
為其
至為

夫緣矣乎人參世又參世下世悲姑不

無以無常之義也
無以無常之義也

不鳴也。曰：「不越也。」

夫疾苦不食無衣困於捐道

莊子三卷

吠其吠

其自然正上齊吟之無吟咀矣矣吟而不相齊其

與而必也與之信至言不言至言不言

賴樂長不盡然無常之義皆也

夢寐樂而不眠此目之不達也
不其口其目之

時直俱喜釋去恨悲夫笑語古今異也
 不復能笑矣

南華真經雜篇雜篇莊子雜著也章句有長有短經之則推本道德為老子一經之註疏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道傳之庚桑楚南榮越以及莊周故周叙之獨為深至

王鳳洲曰是篇庚桑楚曰

九回南榮越問者三老子

曰者八其諄之慈柔不忍

華入於失道之域蓋可見矣

通用作麗字

通用作麗字

通用作麗字

通用作麗字

通用作麗字

通用作麗字

通用作麗字

通用作麗字

通用作麗字

通用作麗字

通用作麗字

通用作麗字

通用作麗字

老聃之役執弟子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

居畏壘山羽之山其臣之畫然分明之意智者去之其妾之

孳然慈柔之意仁者遠之即絕聖棄智之說擁腫之與居執掌之

為使擁腫執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居三年畏壘大壞治畏壘之民

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見其瀟洒有異於人今

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其益方見庶幾其聖

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皆敬祀之意庚桑

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不弟子異之怪庚桑子曰弟

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夫春與秋豈無得而化哉大道已行矣天道春生秋成有大美而

不言所以得而然者大道行之也吾聞至人尸居環

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尸居無為而百姓今

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

其杓之人杓音高杓小器也喻人之偏淺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巨魚無所還其

體而鯢鱓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六尺曰步七尺曰仞巨獸無所

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喻偏小之地大賢不居則小

介獨也

全其長生長
生久視者也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

之民乎故尊賢授能以善利天下在堯舜已然况畏壘細民乎夫子亦聽矣其

先生亦望治之心不能與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

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頃介有吞舟之魚

而失水則螳能苦之涸澤也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

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恥而已矣

欲適世而無名且夫二子者指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

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以堯舜為辨猶垣墻

理也謂引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心之貌竊竊乎又何

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

者不足以厚民之數物者言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

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巢阨墻即是為盜也吾

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

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此甚極堯舜之流弊

南榮趺蹵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

業受業也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

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

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

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亦猶盲聾之無見

謂天下之患
自堯舜始

具人之形其
心耳目皆同
故曰吾不知
其異也

莊子卷之六

庚桑子集

二六

丘毛伯曰楚
為其言未有
脫離處而桑
子更欲點化
之而未及其
言欲指其往
見老子故曰
辭盡矣

楚獨見而老
子以為與眾
莊子三卷

借來正釋氏
所謂汝胸中
正闊也

此即是欲絕
聖智絕仁
兼義之意

聞也形之與形亦辟矣辟開也我之形與人之形與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物或

間之耶我乃為物欲相求而不能相得我欲以心求

今謂楚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楚勉聞

道達耳龜勉以求聞道亦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

蜂不能化蠶蠶豆中越越鳥小鷦鷯不能伏鵠鵠鳥大魯鷄

固能矣魯鷄大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

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可以化子子胡不

南見老子

南榮趺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

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眾

庚桑楚

三十七

也南榮趺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

榮趺俯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言

心茫然失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趺曰不知乎人謂我

所問答朱愚朱愚猶知乎反愁我軀為我心用智則反不仁則

害仁朱愚猶知乎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

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楚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

言而信之若汝也見汝眉睫已知汝為若規規然若

喪父母規規猶揭竿而求諸海也言求無於有亡人失本心執惘惘憂愁不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

亡人失本心執惘惘憂愁不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

由入可憐哉言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憫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假館而召其所好欲求去其所惡

哉欲離其非十日自愁交戰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

惡也用功亦久矣鬱鬱不寧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

內捷飲束以皮束物也捷閉門之北也二者皆執捉飲

執捉外既不定則將反而內捷者不可繆而捉將外

捷心之中之擾擾欲自檢捉則綢繆纏繞而不可外內

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尚不能自持

而行欲導道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

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言病猶未甚故能自言

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其狀病之甚則不能言

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今不取復請只願聞老子曰

以下衛生之經能抱一乎純全其能勿失乎者無喪能

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前知能止乎止能已乎足能舍

諸人而求諸已乎治專自能脩然乎無能惘然乎無能

兒子乎致柔兒子終日嗶音鼻而嗑音口不嗟音嘆和之至也嗶哭

喉也致柔終日握音握而不音不挽音挽其德也卷手曰握挽屈

德言其性終日視音視而目不瞋音瞋偏不在外也目動曰瞋

偏行不知其所之居不知其所為言其與物委蛇而同其

插出牽制無下手處甚工

莊子二卷

庚桑楚

二八

今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言蔽惑之甚也

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

波隨順是衛生之經已合德之厚比於赤子則無忤

王鳳洲曰求其災者也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

問衛生之經水解凍釋者悟之意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與

及聞老子之言如老之妙人而交樂乎天自同不以人物利害相撓相撓相觸也不

故有至人之同相與為怪詭異不相與為謀無計度不相與為事無事

德之問此問自吳而老子又曰非也蓋事之迹儵然而往倏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

此又成策即釋氏所謂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

立處非真是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

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天君也泰然而發乎天光者定即誠而明也

莊子卷之九 庚子集 三九

人見其人在人雖見其為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真

之人天光既發則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至誠悠久

言非常之人歸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

天子者天愛之如子也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

所不能辯也學行辨皆有迹者所不能學知止乎其

所不能者知至矣止則為所知至其所不能知而若有

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天鈞即造化也不即是反是也

備物以將形萬物皆備將而奉藏不虞以生心退藏

不慮之天心之敬中以達彼義以直內若是而萬惡

至者無妄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何足以害

敗失也

萬惡至者則
是非實為之
非人事之失
有以致之

三持字最說
得精微不可
章看

湯賓尹曰幽
顯無愧於心
則獨行而不
俱

王鳳洲曰志
之所禦焦火
凝水故其為
兵甚於劔戟
蓋心使氣則
陰陽微結於
五臟所在皆
陰陽故不可
逃也

準子三卷

成

德

不可內於靈臺

言外物不
入其心

靈臺者有持

有所主也

而不可

持者也

有所持
則未

知其所持

有所主而不知其
所主大而化也

而不可持者也

有所持
則未

化

矣

不見其誠已

而不當
已而有所作為妄

發也

妄發則

每事皆不當

業入而不舍

每更為失

雖業已入於其間
知之而不能

改

轉見差錯

為不善乎

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

謂刑

為不善乎

幽閒之中者

鬼得而誅之

謂奪其魄
而益之疾

明乎人

明乎鬼

然後能獨行

獨修於人所
不見之地

券內者

行乎無名

券內者求在我之分內也

券外者志乎期

費券外者求在外也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志乎期費者

唯賈人也

求諸外者賈
人之事也

人見其

輝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唯庸有光

求諸
內者

志乎期

費者言求以自利也

期

行乎無名者

象似也釋氏云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安諸所無便是此意

此言造化之妙

天門字因出入字生來

卷十三

無物之始死生終始無分其次則有死生之名矣又其次曰有生則有我矣然猶知死生有無為一是分而尤知不分也

言人有生為天地元氣

為德出而得是謂得死無是無非此心滅而有實鬼之

一也實際道理空而非人滅而非滅以私以有形者

象無形者而定矣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視出無本入

無竅生莫知其始死有實而無乎實理雖有而有

長而無乎本理常在而不見其終始有所出而無

竅者有實雖無根竅而有實理有實而無乎道無定

四旁皆是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古今不變有乎生有乎

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而無見其形生死出入是謂

天門衆妙之門也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物皆從

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生於無有而

厚桑焚

無有一無有而此無有者聖人藏乎是聖人之心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此便是禪家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

矣將以生為喪也以生為以死為反也以死為是以

分已有死生之分其次曰始而無有又其次者則既而有

生生而俄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尾尾孰

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

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三者雖

未離乎道譬如楚之公族分而為三昭氏景氏以有

賊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三氏雖分本之

一有生賊也黑亦疵病也披然曰移是同有此氣

王鳳州曰其是則所謂是者移矣別曰披各私其私各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非所言者不當言也移是之說言之皆為

出移是二字有可臘者之有臘臘祭也臘牛百可散而不可散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焉也祖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散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廟又有偃息之所亦猶移是為是舉移是舉皆也以臘祭與室而觀則其是也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

果有名實是以生者為本以其所知之智為師因此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質本也因吾一已之師度之節因以死償節唯其因此自私是非之半若然者

莊子卷之五 庚桑楚

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微通也用舍窮通之除有知愚榮辱之分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是與鶻

鳩同於同也我所見之小也鶻與鳩同鶻與鳩同

跟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跟路也路市人足則必以

怒兄則以嫗兄踏弟足則以氣噓嫗大親則已矣母

也路子之足則併與故曰至禮有不人無人已之分至

義不物不待物物而至知不謀謀度也至仁無親見

相愛之迹至信辟金不待金玉徹志之勃徹與撒同解心

之參解釋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華嚴威名利

六者勃志也勃志言六者勃容動舉色理氣意六

此又別是一項說話
癭足之喻為下禮義五者設也

者謬心也謬心言六者能綢繆牽係其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

德也累德者情勝則累其自德之真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

塞障此四六者不盈胸中濫蕩亂也去此勅志謬心

胸中不為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之蕩亂

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欽持守而恭敬生者德之光也德

之發見而有光華矣性者生之質也性在我也性之動謂之為

為之偽謂之失性之動而後有為為性之失知者接也

知者謨也接應也謨謀也應接而至知者之所不知

猶睨也視而無親曰睨知者以其所不動以不得已

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凡所用

莊子三卷 庚桑楚

皆不得已而為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忘我之而又

無非我則百體從令而物不能亂矣德與我在內動

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羿工乎中的而不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聖人盡乎天道而夫工乎天

而侘乎人者惟全人能之聖人盡乎天道而夫工乎天

也惟蟲能蟲惟蟲能天蟲鳥獸之總名也物物雖微

其天性故曰能蟲能天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

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人有天人之分者猶惡之一

所逃以天下為籠則不待羿而可致矣何是故湯以

此處字義與語孟不同以在子讀莊子可也不可自拘定

微也也射之中至於微故曰中微

唯虫能虫唯更能天此八字極妙羿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豫見養由基抱樹而啼即此意也

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

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湯之於伊尹秦穆之於百里奚以其所好

在伯王故介者撝畫外非譽也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具也撝棄去之也

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為美蓋其心於毀譽棄外之矣故曰外非譽胥靡登高而不懼

遺死生也胥靡刑徒也彼為罪人不愛其身故登高

死生也不懼大意謂有欲則可籠若介者之外毀

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復反復也謂

為天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

不怒者敬我亦不以為喜侮我亦不以為怒即所謂

唯同乎天和者為然乎天和與之為一也出怒不

同乎天味香然乎天味與之為一也出怒不

不怒者幸也幸之而不吹噓李也非之而不吹噓

為天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

不怒者敬我亦不以為喜侮我亦不以為怒即所謂

唯同乎天和者為然乎天和與之為一也出怒不

同乎天味香然乎天味與之為一也出怒不

不怒者幸也幸之而不吹噓李也非之而不吹噓

為天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

不怒者敬我亦不以為喜侮我亦不以為怒即所謂

唯同乎天和者為然乎天和與之為一也出怒不

徐無鬼篇有
曰我心賞之
彼故驚之現
孰得而籠之也
者不以遺予於人也
言在道在已不是賣
之意

徐無鬼第二十四

此篇多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層巒疊嶂年奇獻怪遊涉此者甚可新人耳目長人意見請

莊子到此不得草草三復愈有深求

徐無鬼縉山人魏隱士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若

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

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

病矣逐物喪真則內者病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黜

去之則耳無聞目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

然不對未及少焉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相

狗寓相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求飽而止是狸德也

此如士中之質若視日疑然上視而目不瞬此如上

之質若亡其一即南郭子綦之喪偶是吾相狗又不

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

圓者中規方員曲直動合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

也天下馬有成材天成之材若卽若失若喪其一一

揚蹄厲之意士之若是者奔軼絕塵不知其所去而

得失不驚者猶是自無之意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

所武侯大悅而笑音貌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

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

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音稿太公兵法奉事王而大有

狸德言其實實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狸德字下淨

若亡其一猶鷄之似木鷄也此上品也

此如士

此如士

金板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

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

五毛伯曰前

此皆腐儒空

談索士勸說

為人所厭聞

今一聞狗馬

之論所因襲

而獨見以之

相士則得士

以之養心則

得心誠哉其

為直人之言

空谷之聲歎

也馬漫不覓

然喜乎

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

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

流俗之

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

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

者而喜矣

其卿人也

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

逃虛空者

虛空即

黎藿柱乎

蹢躅之逕

也

也

然之足音已不勝其喜

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歎

其側者乎

有甚焉者大聲曰警小聲曰歎

久矣夫

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乎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蔥韭

以賓寡人久矣夫

同棄也

今老和其欲干酒肉之味

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

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

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

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

無貴賤

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

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

外物之養者形而

夫神者好

和而惡

神得於天者萬物為一情慾

夫姦病也

惡

自私則神者病

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勞君不武

和與和同而

為一也

矣姦自私也

矣姦自私也

矣姦自私也

矣姦自私也

莊子三卷

徐無鬼

四六

妙論名言目
是不易之理

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

有心愛民則姑息
政行雖曰愛之其
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

雖曰偃之其實造之
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足始危也不成不
也夫美惡之成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

夫皆有迹也
固無造形者無成固有伐之者

形則無造矣
變固有外戰者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

心平則爭息矣
驥於錙壇之宮

驥列陳兵也麗譙宮樓名徒卒步也
生忽然起念則是麗譙之間皆鶴列而錙壇

之宮皆徒驥失常之度莫此為甚故宜戒
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

莊子三卷

徐無鬼

四七

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

養一己之私以快其
志其戰不知孰善

其戰果勝之惡乎在勝安
已矣

若欲言之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
而不止

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夫民死已脫
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夫民各得其生又
黃帝將見大隗乎且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騫乘張

若謂朋前馬昆闡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
若謂朋前馬昆闡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

迷無所問塗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且茨之山
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

非徒知且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

七聖黃帝與
方明昌寓張
若謂朋昆闡
滑稽此等八
名皆是寓言
若以大隗為
大道之倪然
者亦鑿說也

六合之內未
離於物則有
目昏之病能
離此病遊於
自然則為六
合之外

思慮之憂百
種更換思慮
也談說之序
說得成條理
莊子三卷

此言士品不
同而志之所
存各異然皆
非尊道而貴
德者特有方
之士云耳

自此以上與
不樂三句皆
是一意但長
短交換如此
下語文法也

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出而
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贅病贅目而有長者教予曰
若乘日之車乘日者與日俱往即日新也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
病少瘥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
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
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
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
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察士無凌誅凌陵錄誅訊也之事則不樂皆圓
於物者也為物欲所籠也招世之士興朝以天下為已事招
廷之士榮官庸常之士筋力之士矜難矜才力
中民之士奮奮武士奮於兵革之士樂戰急功
勇敢之士奮奮武士奮於法律之士廣治治法家
枯槁之士宿名苦戰者得仁義之士貴際貴在
禮樂之士敬容章甫之士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草萊耕種之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草萊耕種之商賈無市井
之則不比市井商賈之事度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積累餘畜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以能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
勢不尤則夸者悲夸誕之人趨附權勢勢物之徒樂
勢勢喜於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

物於易者也歲功生成皆順其自然之序馳其形性

言後其身也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謂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以

莊子以惠子好辯故特為之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為羿矣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

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

天下既無歸一之是人人皆為堯矣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

墨崔楊朱秉公孫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楊朱墨

龍與惠子為五其學既不同則孰為真是或者若魯遽者耶其弟子曰我

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冬寒不以火而爨鼎

夏熱不以水而為冰其違時也若難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

陰非吾所謂道也然冬至一陽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夏至一陰生以陰召陰則夏不

熱雖以違時而猶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

調王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

同公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

不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耶廢置也

堂置一於室相去雖遠而鼓宮宮應鼓角角應音律則同猶易調也若或改調一弦於五音有不相合也

而二十五弦皆動又難矣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為音故曰音之君以聲律相召則與

以陰召陰以陽召陽者何異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

辯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屈服而未始吾非

也言要終以我為是則奚若矣則吾之莊子曰齊人竊子於

王鳳洲曰此莊子以惠子好辯故特為之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為羿矣

莊子三卷

且若是者耶謂是亦即魯遽自是也

徐無鬼

四九

遺餘也畧也
類似也言此
三事皆與惠
子揭墨之徒
畧相似也

宋者其命闢也。不以完其求鉏鐘也。以束縛。而

曰。謫子寄之宋。謂其可以守閭也。守閭不用完全之

人。至鉏鐘之小。乃束縛而保護之。何愛子不如愛物

乎。彼固自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也。唐子

亡在外。求不出。夫楚人寄而謫閭者。夜半於無人之

境。終亦遺亡。時而與舟人聞。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而病足

聞者曰。謫楚有謫閭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歸。附舟

而返。方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舟人爭閭。忘濟已

之恩。而成仇怨矣。方閭之時。能不自以為是乎。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人聖漫其鼻端

也。薄若蠅翼。使匠石斲之。若蠅之翼。言薄之甚也。乃使

王鳳洲曰。運斤成風。瞑目

匠石削匠石運斤成風。言其急也。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

莊子二十一卷
怒手也。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斷。無所用之。

傷。泥盡而鼻不。卸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

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

之質死久矣。匠石技雖精。然非立不失害之卸人。則

質如以素。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

之矣。此喻惠子之強辨。而後我得以窮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甚也。可不謂

凡此數語。謂其黑白太分明也。

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屬國也。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其人不比。數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鈞。要束之意。逆強民。

湯賓尹曰此
寺詰雖是莊
子激言實關
天下治休

以禮義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

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忘勢而下畔畔離也

者以魚求德分人黎民懷也謂之聖以財分人不自謂

之賢以賢臨人矜其名下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

也不聞不見言其不察察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

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言移却操攫委蛇自捷之貌見巧手

王見巧之巧射之敏給搏捷矢射者之疾而狙之

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命左右趨王顧謂其友

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

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

梧以鋤其色色字包得廣鋤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

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朴素也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

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為最大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

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

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田禾齊君也三賀者賀其得賢也我先

之彼固知之是我先有以自見我必賣之彼固鬻之

山穴之中地名也

莊子三卷

王鳳洲曰吟才炫能者讀此能無汗背

徐無鬼

五乙

是我必有以目賣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

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驚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以形迹自見乃自喪也悲人之自喪而不自覺其

身則其悲也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惟以悲

道日加進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宜南僚受

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人每於飲酒之時陳善納誨曰立

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未嘗語人於此乎言之於此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其寢柔羽

而郢人投兵弄丸戲事也秉羽弱而其寢無作為之意也言二人皆能為無為之為立

徐無鬼

顧有喙三尺我何有言哉顧有喙三尺而已凡鳥喙長者多不能言如鸛鸛之類夫子之言

言之辨此之謂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

所不知至矣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德而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

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先夫太朴一而不知則至矣

能知者辨不能舉也既非人之所能知則雖有名若

儒墨而凶矣今之以儒墨名者類同其故海不辭東

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

氏而名也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

身一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

王原淵曰孫叔敖為賈之子名之獵為

楚莊王令尹

在仲尼前市

南宜僚弄丸

鐘常八箇在

空中一箇在

莊子三卷

手楚莊宋戰

寢僚披胸受

刃於車前弄

丸鈴一軍停

戰遂勝之在

仲尼卒後

有此德字與

本書他處說

得又自不同

王鳳洲曰此
重邀樂於天
邀食於地若
意外禍福非
道家所謂祥
也

未嘗牧未嘗
田而此物忽
生於室中異
事也此意蓋
喻我與吾子
無求於世安
得有此

莊二二卷

徐魚兒

五二

言為賢而况為大乎而况有大之名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

而况為德乎而况自然之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矣求

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

也大備大成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歆曰為我相吾子孰為

祥九方歆曰捆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捆也

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

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歆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

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樂福也子則

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歆汝何足以識之而捆祥邪

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言何

得吾未嘗為牧而祥音臧祥北也生於奧室西南隅曰奧未嘗好田

而鵲生於穴音安室東北隅曰穴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

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順天以自樂吾與之邀食於

地隨世以自養吾不與之為事事世不與之為謀謀私不

與之為怪事異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

撓吾與之一委蛇一循乎自然也而不與之為事所宜應乎不求

事亦不知事之宜不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與君同食是為世俗還債凡

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

之也吾是以泣也魚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

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全而鬻之恐其有足而逃刑而鬻之

則彼欲逃不能矣於是乎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臨街

之門為閹者也終身食肉而終

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為邪曰夫

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

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

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

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仁義之行施之于外有為之為故曰無誠且假

夫禽貪者器貪禽者本無厭心假之以器則愈貪是而愈無厭矣器謂網罟魯戈之類

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硯也利天下則其

莊子三卷

徐無鬼

五十四

純補之質皆一截截斷也夫堯知賢之利天下也而不

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外乎賢出乎賢人之上

有暖姝者暖姝貌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

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

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言不知無物之妙也是以謂暖姝者也

濡需者承蠶是也濡需有需待貪勢利卑汚擇疏鬣

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疏鬣象之毛也曲隈蹄之曲處也乳間

股脚自以為安室股脚腰下腹處利處不知屠者之

一旦鼓臂布簞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

順其好惡求以得民皆容心者也

觀音秘

王鳳洲曰暖姝淺見自喜之意此以說刺好學者

此即乞兒向火倚水山之意

湯寶尹曰舜之所以有天
下蓋出於不
得已量比而
利乎有德而
民自親堯自
辛與蟻之慕
類何異

又曰蟻魚羊
三語皆以喻
舜有類行而
發言甚奇

卷一

其數句文法
亦奇

始之用種為
帝之時及其
殺之又一時

婁者舜也婁偃倭自苦之貌脩德之羊肉不慕蟻

慕羊肉人自以為名反為所苦舜有羶行百姓悅

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

舉之童土之地童土即童山是也曰冀得其來之澤

堯舉舜曰異其方來之澤童不生草木曰童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

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

惡衆至衆人所歸衆至則不比不和不比則不利也故無

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內自溫暖曰煬和以順

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智蟻有慕羶之智是不能忘

於魚得計若魚相忘於江湖則為計得也於羊棄意羊以氣羶而聚蟻則不能

無意故於羊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耳目心皆與人

同但無心若然者其平也水自然其直也繩自然其

變也循變而循之順順其動也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無心以待事不古

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順

生之自然不以藥也其實董川也桔梗也雞壅雞頭也

承零猪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鑿者制藥隨其

主者帝也其他者臣也謂藥其實皆同隨用而有輕

重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為貴不得時而用則為

賤其在我者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大

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大

水土自然相
入形影自然
相依物之守
物如水派濕
火就燥之類
皆天地間一
定之理

卷二

徐魚見

五

人之所知者
幾何

明於謀國故曰鷗目有所適鷗之目用於夜不暗於保身故曰鷗目有所適鷗之目用於夜不
有所節解之也悲解斷也鶴脰之節雖長而不可斷
時而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
河上之風日能損水請只請使也風與日相與守河
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指未始有特源而往者也
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指未始有特源而往者也
也審審定也生於土而不離於土生於形而不離故
目之於明也殆殆危也耳之於聰也殆殆有也心
之於殉也殆殉有心於凡能其於府也殆府府也智
以為殆之成也不給改既成則不及改矣禍之長也
茲萃愈多其反也緣功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其果
也待久則其心固必而不化而人以為已寶此皆為
而人以為已寶此皆為
喜如得寶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指吾身之所
有無已不知問是也求於是不曾講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博也亦
踐博遠也人之行地而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削去
其地僅能容足則難行矣故必有不踐之地則其行
致遠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
所謂也人所不知者天也不恃吾之所知大一造化
知大陰無感知大目者廣知大均不殊而知大方廣而
知大信真實知大定物之至矣大一通之未始有物

解膏肓即佛思慮大陰解之無其靜定則大目視之大均緣之順

也順而大方體之無所不詳脫太虛無隅大信稽之稽與也知此

求之也無疑可大定持之執其畫有天人事盡循有照循乎

始有彼字即洞然照徹真有樞自有樞要始有彼物以始之彼造

物自然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

之也也不知而後知之惟以不知為其問之也不可以

有崖而不可以無崖言我哉問造化之理不可為韻

滑有實韻韻也滑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捉摸

滑有也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虛易又無虧損則可不

謂有大揚摧乎揚摧提掇發揚而論之也以此理闔

體音大音辭音乎音而音言音之音豈音不音為音一音辭音大音辭音乎音

體音大音辭音乎音而音言音之音豈音不音為音一音辭音大音辭音乎音

體音大音辭音乎音而音言音之音豈音不音為音一音辭音大音辭音乎音

體音大音辭音乎音而音言音之音豈音不音為音一音辭音大音辭音乎音

則陽篇第二十五

此篇多有精到之語却與內篇無異

則陽遊於楚則陽姓彭名夷節言之於王王米之

夷節當存助陽於王王未用而歸也

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復求薦於王果曰夫子何不

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隱者彭陽曰公閱休

奚為者邪曰冬則揭鬻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

問者曰此予宅也此予宅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也

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

為人也無德而有智無恬退之德而有千進之智不自許以之神

不能安其本心自然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顛迷于富貴之交堅固而

王鳳洲曰言人之相與必

不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非徒無益實相損也夫凍者假衣於

以有餘濟其不足彭陽之好進我告以隱退如執春人若凍而無衣則言暘者反冬乎冷風則披於冷風

好進我告以隱退如執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其於罪

寒也無赦而虎罪人不赦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撓

屈也非真小人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

達也使王公志爵祿而化卑化尊其於物也與之為

娛矣窮萬物之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焉其於

以道為樂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不言而能悟人與

而不喪已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如以至和飲之與

人並立而使入化容使人意也消父子之宜彼其手

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彼其歸而居尊卑長幼各得其宜且所施閑暇不容力也其

所稱聖人
將指公闕休

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

量度相遠指閱休與彭湯故曰待公闕休

聖人達綢繆周畫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聖人達因之理而窮盡精粗合一之妙所以復命搔作而以

天為師搔作即動用也然此性者也人則從而命之

也命之者稱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為主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

者有時命也止尼也蓋行而尼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若不告以醜者則妍矣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

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

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

此因鑑美之
喻而及聖人
愛人之名

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

五九

之亦無已性也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縉縉草木百物

入之者十九比之昔日猶之暢然然有感况見見聞

聞者也况求道者忽悟其自見自明能不喜乎以十仞之臺縣眾間者

也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縣張樂也眾縣多

作也言處高聽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無終無始

終始而况古之聖人虛中無為隨萬物以自成無終無始

如一魚幾魚時今也日與物化者與物俱往一不化

者也即其所得一闔嘗舍之闔何也言世俗人何不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若之何天師

鴨

佛氏所謂本
米面目本地
風光便是此
意

再相氏即古
聖人也環空
中之物虛之
喻也

湯之於伊尹
學焉而後臣
之莊子把這
一句却改名
換字做此奇
怪說話

容成氏者古
聖人之名也

莊二三卷

湯賓尹曰此
章敘事奇難
奇答之曰玄
解真上乘也

華子之言蓋
謂着一伐字
則皆未免於
容心故以三

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為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夫

過與物相順而已若有心中為事則未之何矣

聖人未始有天為未始有人為未始有始無未始有

物有物有迹也不惟與世偕行而不替也所行之

備而不洩也其合之也若之何則不求而湯得其司

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固登恒人名傳輔

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尹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湯

為師而不為其所籠也為之司其名湯

為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然於無為之名贏

法之名即此名也贏餘也刺得其兩見為身與名為二

一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將以又慕之盡其思慮容

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逐日而除便成不歲無

皆自然之意

魏瑩梁惠與田侯牟齊威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

使人刺之犀首名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

以匹夫從讐衍名請授甲兵二十萬為君攻之虜

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

忌也出走而忌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

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

所苦也胥靡刑餘之人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

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

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

者皆為私人

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王鳳洲曰惠

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

求道之讀故

謂蝸蝸有兩角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

見之王晉人

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蝸角之喻似

有道者也

面說得來却成其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逐

故下曰請為君實之

北句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

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

心於無窮

之太虛而反於通達之國即中若有存若亡乎

杜子美曰俯

視以一氣焉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

杜子美曰俯

梁視以一國而於梁中有王王一身王與蠻氏有辨

意謂就此有

手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有亡也其然自失而知

道之所雖說

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

仁義道德皆

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噤也吹劔首者呖而已矣管孔

離下言矣

以形氣相侵而有聲若劔首之環堯舜人之所譽也

吹之則吹然過矣不得有聲也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其謂無所容

蠓丘之地有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名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

實漿之家夫

登極者望人也子路曰是稷稷也何為者耶

子宿於其地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言聖人是自埋於民自隱於

藏於畔畔鄰

也藏居於其聲銷也其名其志無窮其口

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遠而心不屑與之俱是

宜原姓熊希
於市南楚人
也

陸沉者也

沉不在水而在陸
俞其隱于市廛也

是其市南宜僚耶

僚勇
白公將作亂使人召僚僚不應脇之以劍弄丸如故
後白公殺于西而難不及僚其入必自守而不慕入
爵之榮者故夫子以律示人

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

之著於已也

著知也

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

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

言必去而不留

矣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逃而去也

王鳳洲曰封
人因耕而喻

長梧封人問于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

政莊子又以
喻李東坡稔

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

說實微也

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鹵莽土塊大而草根
盛也滅裂滅善類而

莊子二二

則陽布

齊如字同也
謂常法也

耨不耨之病

予來年變齊

變易舊法深其耕而熟耰之

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飫

飽食

莊子聞之曰今人之

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道其天

過其自

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

人多故鹵莽其性者

欲惡之孽為性萑葦

惡好惡也孽妖孽也好惡之害
其蔽塞本然之性猶萑葦也即

茅塞其意

性既蔽塞則其昏惑之長如蕪葭
始萌充滿其物欲通身皆是人

心以扶吾形

性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
自然之理故曰尋擢

吾性

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
自然之理故曰尋擢

上並潰下漏

擢也並潰漏發不擇所出
氣亦為病

病勞消是也

漂疥癰之病也
內熱溲膏即虛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

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

子乎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言被囚者或為盜手或為殺人也榮辱立然後睹所病在上者尚名貨

財聚然後睹所爭為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以名利役人使之欲

無至此欲其不盜不殺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

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

者一人有不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

隱其物而不言大為難而罪不敢罪人之不敢向前者重為任而罰不勝不量人遠其塗而誅不至人之計

民智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

偽為入上者日出政令一日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

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

詘之以非也一年之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

九非也是安知六十歲之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

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其

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知之所知者如

有見則能視自

湯實升曰此被囚者或為盜手或為殺人也

莊二二卷

王鳳洲曰夫行程力不足三句也

伍毛伯曰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知有是非猶未化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無是非矣

紅毛伯曰此
章三人各一
卷首言其不
道次言其敘
賢后言天理
一究大意重
在善惡生死
皆天所定也

耳則能聽有口則能言有身則能動人皆尊之而不
知有超于形體之外者以主張綱維乎其間是謂知
之所不知是必恃之而後能知也此而不
知不尊於此而反尊於彼可不謂大惑乎已乎已乎
且無所逃誰能逃此而此所謂然與然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弑伯常蹇稀韋曰夫衛靈公飲酒

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取鳥獸之器不應諸侯之

際交其所以為靈公者何耶言未足盡其惡也太弑曰是因

是也此亦因國人所是也伯常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

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謂於濫浴之時史鮪進御公恐賢者

見之故進所搏之幣扶翼魚進御公恐賢者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

此其肅也肅敬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又以靈為善謚稀韋曰

則陽蒨

六四

夫靈公也死卜筮於故墓不吉卜筮於沙丘而吉掘

之數仞得石柳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

公奪而埋之馮托也言其子孫不可托遂為靈公所奪也夫靈公之為靈

也久矣即石柳無名則靈公之名已定于未生之前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聚井為丘聚丘為里太公

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一里之中有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

也人物異而風俗同合異以為同一萬物同散同以為異各異

理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合百體以為馬

一體之上魚馬之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立百乃為馬合異為

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

湯賓尹曰此
章與齊物論
之談有無生
死同但此似
為治道者發

不執不距乃
順自然而無
異同之意

至有所拂句
即塞翁得馬
失馬之意也

莊二二三卷

王鳳洲曰形
氣不止天地
陰陽但以其
大者言之道
之為公亦因
其大而言之
耳

并而為公合萬物之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主

自內而無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者萬物之理也

所專執同則自然相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天不賜猶言

順而不相距賜也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五官列爵惟五也

輕重賜也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

鳥亦非相與賜也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萬物各

故為全備之德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萬物各

曰殊理大道合之為公曰無名故無為無為而不為

不私無名無得而名也無名故無為無為而不為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流行至有所拂者而

有所宜吉凶禍福倚伏無常或自殉殊面人有自殉

其面然皆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

不同矣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

即今人所謂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譬如大澤之中百

無小無大觀乎大山木石同壇地也此之謂丘里之

皆可用也言必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

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號而讀

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

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

乃將得此哉豈已有道之名而亦則若以斯辯譬猶

狗馬其不及遠矣道本無名若以相比並而為此辨

也及不相說則知狗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

若也遠甚也

豈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

王鳳洲曰有
欲惡以下至
聚散其名矣
精微皆可紀
志非惟可言
已也

季直接于二
人名二人各
為其說一曰
莫為一曰或
無主也

王鳳洲曰言
雖大智之人
不能盡其言
亦不能盡其
意也

有實則有名
故曰有名有
實者謂之無
則名實俱無
矣

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相照相應也相蓋相四時
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橋拱然雌雄片

合於是庸有片判也片合即分安危相易禍福相生

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以

即相成之意隨序之相理時序相隨橋運相使橋起

精微也隨序之相理各有條理橋運相使而遇

相為窮則反終則始窮而反為通此物之所有言之

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雖有言智不過觀道之人

不隨其所發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唯知道之人

發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歸之少知曰季真之莫為

入名二人各於自然則其言議至此而止二家之議孰正於

莫為一曰或無主也接子之或使有主也

其情得其孰偏於其理見之太公調曰鷄鳴犬吠是

人之所知雖有大智不能以言讀猶謂其所自化見

又不能以意意度其所將為斯而析之將為欲為

理也若以此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圖魚倫小之

極也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物所累

而終有失或使則實謂其冥之中有物莫為則虛謂

言之過有實則有名實之中本無有名有實是物之居在於物之中無名

何足貴乎。豈非

新刻韓會狀註釋莊子南華真經孤白卷之四

書林 泰垣 余文杰 梓行

南華真經雜篇

外物篇第二十六

湯賓尹曰此段見人當為其所當為而不可必其所能必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
亡身外之物不可必故龍逢比干箕子之人主莫不
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伍員吳臣
鴟夷之皮鴟夷之皮義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義弘周靈
王時臣被放歸蜀割腸而死蜀人親莫不欲其子
哀之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玉哀之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玉
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子逐於後母而曾參悲

莊子四卷

外物篇

此論造化五行暗影人事

曾參為父烹瓜誤斷其根大木與木相摩則然以木
杖幾死故以為有憂悲之事木與木相摩則然
必燃金與火相守則流則金必鎔陰陽錯行則天地

大絃也也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若陰

雜則天地之氣鬱而不伸於是乎有雷擊霆奮水有甚

憂兩陷而無所逃甚憂極憂也兩陷非有人音陳不

得成蟻蟬者怵惕不自安之意不污成心若縣於天

地之間言心有繫慰瞽沉屯慰瞽鬱悶也利害相摩

生火甚多利害相戰於胸中眾人焚和不知道之人

之氣故曰月固不勝火能勝乎人於是乎有償然

而道盡償然地然而自放也

此論欲人靜消心火

月字下得奇月即水也

韓求仲曰大意謂人外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臾失道於身欲假之於外類望監河侯之邑金何足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說苑作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邑金米邑之租金也莊周忿

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

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

之波臣水官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

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

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常與常時相與者我無所處吾得升

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

肆枯魚乾魚也任公子為大鉤巨緇大黑繩也五十牂以為餌牂健牛也蹲乎

莊子四卷

外物篇

二

湯寶尹曰此言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貴旦夕之效及乎待時而後可及乃物豈止尋常之例已哉

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

之牽巨緇音福緇沒而下驚揚而奮髻音其白波若山海

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音昔

離割之也音泐自泐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厭飽

乾肉曰腊音註也音註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小才而道皆驚而相告

也夫揭竿累繩小繩音蠲灌瀆音中灌瀆音中守鮒音小鮒音小其於得大

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音令待言者以其於大達亦遠

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

笑儒以詩禮發冢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文其衺者發冢發人家也大儒臚傳白

湯海若曰此段言儒以詩禮名家而以發冢之事謂竊古人緒餘為教是盜儒耳令人訾顛

士鳳洲曰老萊子弟子形容夫子狀貌蓋於三語末句似得聖人之心非其絕夢眼未易道也

樂節也固宜也

躊躇欲進不進之意以躊躇吳事即不得已而後應

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傳臚傳者大儒呼小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從事

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賦臺田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法接其鬚摩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顙徐別其頰無傷

口中珠鬚一作鬚唇上曰鬚顙下曰顙口旁曰頰旁曰頰接撮也摩以手按之也控別開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出而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

彼修上而趨下修上上長也趨下下促也末僕而後耳末僕背微後也

視若營四海當世之患不知其誰氏之子老

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矜持

九十一四表

與汝容知容飾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

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言道業可得而學否老萊子曰夫不忍一

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驚傲然而不恤之意抑固窶耶汝之窮其固然

耶亡其畧弗及耶抑其經畧有所不及耶惠以歡為驚終身之

醜中民之行進焉耳以恩惠結人之歡心而驚然自

相引以名名聲相結以隱誦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

志而閉其所譽無毀亦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

人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虞而不知反之無非傷也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聖人無心與事柰何哉

其載焉終矜爾汝柰何終身以矜持之意而自負

也

韓求仲曰此章重知有所

困神有所之

以知則有所

窮惟任自然

則無不善矣

末言嬰兒能

言見習之不

可不慎

五毛伯曰此

章與史記龜

筴傳相類但

彼作漁者豫

且即此人

即足也踐時

其所不蹶之

意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曲側曰予自宰路

之淵宰路予為清江使清江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

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

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

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

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用之而占七十二

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智

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智

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神智有窮時雖有至智萬人謀之

雖有至智亦須畢舉音題胡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魚網雖密

鵜鶘所食幾何魚反畏之者何網鵜鶘淘河鳥去小知而大知明

去善而自善矣去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嬰兒

兒生魚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石師碩大之師

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教人者兒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

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乎皆為深淵則不可

行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有生而能遊者胸次

湯賓尹曰此
言人之志趣
各有不同

莊子四卷

此言癡癡之
為害

上下同流且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不能遊者根塵
雖與之遊安夫流通之志決絕之行意其非至知厚
德之任與也任為也至知厚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

絕之失矣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
馳逐於世而火之急也此皆為世俗所雖相與為君
累而不能反身自顧故曰不反不顧

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雖一時之間有貴有賤名

何故曰至人不留行為至人之行夫尊古而卑今學

者之流也且以希韋氏之流稀韋氏三皇觀今之世

夫孰能不波波蕩也遊於世而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為

而不失已是僻也雖和光同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

所存者自在故曰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彼之所教自

順人而不失已不學然亦承順其

意而不分彼我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智

智徹為德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為凡道

不欲壅壅則哽壅壅塞窒碍也哽而不止則跖跖

所踐之跖則衆害生害因之以生矣物之有知者

恃息此物之有生恃其不殷非天之罪其生息深渺而

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願塞其實天夜無止特人

以物欲自胞有重閭胞浮膜也重閭空曠心有天游

塞其實耳人心亦然故清靜之行室魚虛空則婦姑勃谿

中常與太虛相游行

小之屋婦姑常在面
前則易至於爭聞矣
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
六鑿即六根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則思幽靜之地

以自安故大林丘山一見即以為善
然耳德溢乎名

其得以少憇此亦元神不勝其擾者然耳德溢乎名

德性蕩乎求名名溢乎暴蕩乎暴急謀稽乎諒該急則人思

以智巧當之故謀稽乎諒智出乎爭用智故智出乎爭柴生乎守

官守官即執一也執帶於物故事果乎眾宜眾宜眾

也衆情所便則萬春兩日時草木怒生音桃厚鉅鐸於是乎

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然然春兩時至草

靜然可以補病凡人有病只求一真靜則真氣皆

可以休老皆城猶云剪滅男女聲色寧可以止遽事

急遽一以安靜鎮之則一止雖然若是勞者務也非

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

病而先居於靜不待老而先証於滅不待遽而先安

於止故勞者之務佚者未嘗過而問焉問講求之意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

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

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駭與

謂改百姓之觀聽也聖人之所以駭世無過仁義而

已賢人君子則脩飾乎禮樂文章之具小人則權謀

到與倒同杜
子美詩云霜
倒半蓮池即
此倒字

莊二四末

外物篇

六

因未嘗問一
句又生下四
句

此一段形容
好名者之足

演門地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善毀孝也以孝

以有累

湯賓尹曰只是好名有累意却尋如許人物來說

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其黨人慕之乃至有慕毀而死者言好名之為累也

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

之帥弟子而踰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

歸河許由逃堯務光赴淵其名高矣乃紀他慕由光帥弟子相率而隱於窾水意欲諸侯讓國而諸侯但弔其自苦耳後三年申徒狄又

因以投河人之好名一至于此哉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筌蹄取魚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在者在于得也筌香草所以餌魚蹄兔置也係其脚故曰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

而與之言哉

林廬齋云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

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

呂註莊子恐后世之人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

故卒之以筌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究其

意也

筌蹄喻以言

因必對兩入之

語其自當耳

之喻象于而超然於水龍則甲之三年申徒狄因以

與信由天下得由逃之與與務光務光怒之與則聞

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寓言篇第二十七

陳子淵曰此篇多莊語首稱寓言重言卮言是其主也稱孔子曾參稱生死稱罔兩稱鬼神如處女兢兢如嚴士矣

湯海若曰此篇乃莊子自

言其三種說話

有三人說語

寓言者以人

不信已而托

他人之名如

鑿枿虛棄楚

之類重者借

為人重者之

言如神農孔

子是也

陳人謂世間

陳人無用之

人也

是街者優游

自得也

也

寓言十九其十居一重言十七其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卮酒卮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卮言日出謂常常言也和調也天倪天理也

藉外論之物以相比論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

不若非其父者也親父不為其子媒者以親父譽之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吾之不得已而托外論以求人

之罪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

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止言也凡人之情喜其

與已異同則是之異則非之故是非同異莫是為者

受而吾以重言止之重言十七所以止言也是為者

父重言者借古人為重如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

期年耆者是非先也苟年長矣而經緯本末漫無

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謂其不知立人之道也人而

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不知人道則亦陳腐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卮酒之言和理而出

歲不言則齊言則歸本至一理齊與言不齊諸言則非

一言與齊不齊也一亦非一也故曰無言言無言故

無言者非箝口之謂也雖終身言未嘗言無心干言

莊子四卷

寓言篇

和以和養之
和同

觀此一段莊
子推尊夫子

至矣

孔子云者莊
子本孔子之
言謂孔子嘗
有此語也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之可
與不可然與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皆有所自來也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
所然物固有所可謂凡物各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

庖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非庖言和理而出且

之定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又自物理而論胎卵濕

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然一氣相禪始終循是謂

天均是於不齊之中有至天均者天倪也天倪也

言之所出和是而已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

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

曰孔子勤志服知也服知服事也知知見也孔子勤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謝去也謝去傳

道但未孔子云者莊子本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

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鳴而當律言而

當法鳴亦言也律即法也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

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竄立定

天下之定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是非好惡則人與我

去義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

逆作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彼指

王鳳洲曰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變動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

仕三千鍾不泊音泊不及也謂厚祿吾心悲弟子問於仲

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累也謂無係累之罪也曰

既已縣矣即此悲喜之心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豈可以無悲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鵲鵲相過

乎前也若無所係累則外物之輕重過於吾前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心近此即借為即次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二年而從音順三年而通音通四年而物音如

死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六年而鬼入納造化於胸中七年

而天成為一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生死無心無入

莊子四卷 寓言篇

九年而大妙真契生有為死也勸公人之生也必有為死則同歸於

無為而已公之為言同也勸字為死則同歸於

有勸人灰心滅念以還造化意以其死也有自也而

生陽也無自也人皆以其死之始實無所自也而果然

乎汝果以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所適然也所

天有曆數運度地有人據據人地可吾惡乎求之數以曆

人據而求之果可莫知其終若之何其無命也其

以盡天地之理乎莫知其終若之何其有命也

而往者必有造物主莫知其終若之何其有命也

之安得謂之無命莫知其終若之何其有命也

然乎謂之物本來無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

無以造化之不可知此反覆微問

神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湯賓尹曰此段與齊物論同但添火日陽強更弄筆頭禪家所謂重說偈言也

陽姓名戎字子居列子作莊子四卷

睢仰目也肝張目也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人將畏難而疏遠也

衆圍而問於景曰若何也俯而今也仰何也括而今也披髮何也坐而今也起何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叟叟若隱若顯之意稍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形影亦然也火與日吾屯也屯影聚也遇陰夜則無影彼吾所以有待耶彼指形言形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形尤必有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動也

寓言篇

一

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音盱音盱矜持不自而誰與居人將畏太白若辱辱者耻而自藏之義盛德若不足不自陽子居蹇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迎寬尊迎將迎送也家公主人公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尊及去其矜奪舍者與之爭席矣即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挫其銳解其紛之意

讓王篇第二十八

陸方壺云讓王以下數篇眉山蘇長公以為非莊子所作看此老讀莊子甚仔細其看眼處只在語意背馳既言不以天下之故而傷其生何故却將赴淵枯槁之士續記其後或謂葆真則一生或重於太山立節則一死或輕於鴻毛然一節一行又非大道所取終是不可曲解予直謂後人竄入者斷自舜讓北人無擇以下三條若盜跖以下則駁雜膚淺尤為易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

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

病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

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為者

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

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

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世俗者

也言其與世俗不同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

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

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

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

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不知其處舜以天

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音推自勞自勞平后之

為人葆力之士也葆力勤苦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

無以天下為者言不欲為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者也

讓三篇

十二

德為未至若言非自然之德也

為吾臣典為
狄人臣奚以
異語大解脫

成國二字巧

立毛伯曰三
代之季父子
兄弟爭有天
下更相殘害
所謂士者危
身輕生以干
淫視王子擢
何如哉

又曰此一
文字錯落
難精神觀者
自是忘倦

本一四

義二篇

十三

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太王賣公

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大馬而

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

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

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奚以

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新用養謂資之

地也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

百姓也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尊生者以身

為輕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

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

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搜王

淮南子逃乎丹穴南戴曰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

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董之以父乘之以

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

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

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為君也惟無意於為君者方可以託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銘猶契書之言

曰左手攫之攫擊取也謂則右手廢廢斷而右手攫

又點個傷生字來

此叙顏闔之
逃富貴

莊子四卷

義士篇

一四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
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
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
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
閭苴布之衣苴布粗布也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

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
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也誤聽也而遣使者罪

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

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

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土苴糞草也緒餘土苴皆有為之法故用之以治天

國下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

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

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也往也與其所以

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

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

特隋侯之重哉

子列子人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鄭國之相

湯賓尹曰天下功業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可測和

韓求仲曰觀
列子之不受
粟卒亦不受
禍可謂有知
幾之明矣

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
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
聞為有道者之妻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
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
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信毀亦可
可信衛鞅所謂君不能以子之言用又且以人之言
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
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

莊二十四卷

議王篇

一五

湯海若曰觀
屠羊說三辭
之言其辭安
其分不易業
終崇者君子
也

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
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
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
羊說曰禁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
智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

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

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

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三旌司馬本
作三旌云諸
侯之三卿皆
執珪者

三公也車服各有
旌別故曰三旌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

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

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茨苦也蓬戶不完

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夫妻之室褐以為塞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

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匡坐正坐也子貢乘大馬中絀

而表素絀深青赤色也素衣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

原憲華冠縱履華冠木皮為冠也縱履曳其履也杖藜而應門子貢

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

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

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所行而比周而友非人所交

也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隱謂假借仁義以文其姦者輿馬

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緼袍絮衣也無表外破而

出絮包鳴達曰緼也顏色腫噲虛浮之貌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

製衣正冠而纓絕言冠之捉衿而肘見言袖之納履

而踵決言屨之曳絀而歌商頌曳絀扶曳而行也聲滿天地

若出金石聲之有天子不淨臣諸侯不淨友故養志

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致道者忘

心矣無心則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

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

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郭外田也鼓琴足

足自樂

此章三引見孔門教學者自得於良貴不外慕也子貢之達適足為陋耳

莊子四卷

讓王篇

十一

包鳴達曰緼魯子之貧形容貌象色俱備直善狀矣

丘毛伯曰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

者何物也故
二程每教人
求顏子樂處
此不可草
看過也

王鳳洲曰上
章言素貧賤
之自得此言
素富貴而有
物富貴之志
皆幾乎不以
利自累者

莊二四卷

毛伯曰子
路子貢疑夫
子之迹若顏
子知夫子之
心
商周者商之
節周之舊也

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顧仕孔子
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
累也待于外也審自得者審信也失之而不懼外物之
喜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忤知為愧也誦之久
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得丘之得謂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
之下心未忘富貴也柰何瞻子曰重生也性也重生則利輕知本
可貴則外物輕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理未
也神擾之則元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汝不能勝神無惡乎夫人
也神能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夫我之元神既

護王篇

一十

惡之又強不從此之謂重傷此之謂重重傷之人無壽
類矣不入壽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
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言魏牟以

比之韋布之士重習尤深故其勝之也愈
難然雖未至於道而已有向道之心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有菜無
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

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

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藉謂陵轍也
也罪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

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

子貢悟道至此得夫子之教深哉

莊子四卷

人讓王若

名和當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後歸于國得意丘首之山

一八

按三子自投其質無擇不就而去之則亦已耳何為自傷其生一至是乎吾知其非大道之所取也

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即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而後知松栢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音厄固窮之道自見孔子削然之貌高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之貌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潁陽丘首皆山名按共伯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止自失其身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辱穢也漫汚也吾羞見之因自投於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瞍音務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強力有作為之意忍垢耐世倍汗辱之事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

下隨晉光宣
古之隱者但
其自沉一節
亦不可考或
亦寓言而已

莊子四卷

義王篇

十九

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

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晉光曰

智者謀之武者遂之言戰伐成功也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

子胡不立乎晉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

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

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

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

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

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即周公往見

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倍其祿也就官一列尊其爵也血牲而

理之殺牲而取其血以盟而後聖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

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時祀祭也

以時而不祈喜祀而不求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

焉無求名也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雖有為而不以

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

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為政急修其善政上謀而下行貨則上

阻兵而保威險阻其甲兵以保固自肥之威嚴割牲而盟

以為信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皆推亂以易暴

也言與紂同惡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

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我若

此次伯夷叔
齊不得已而
高卧也若無
擇下隨務光
之自沉皆得
已者所謂是
言已甚也

與周同乎斯世不如避之以縈吾行二子北至於首

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其於富貴也苟可

得已則不必賴高節戾行不賴者不取以為獨樂其

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資也矣行亢也

湯賓尹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隋珠彈雀兩臂

孔子與柳重天下說及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

卒九千人篇矣若盜跖說劍漁父則又甚焉

戶謂教人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

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

自守為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

起之以義而後與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

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

以時而不祈喜祀而不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

為無求名藺夷益盜跖險惡父限又甚焉

人之壞自重天不誑又魯羊幾期酈其然然不交

惠實氏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隋珠彈雀兩臂

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資也矣行亢也

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其於富貴也苟可

得已則不必賴高節戾行不賴者不取以為獨樂其

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資也矣行亢也

刪却
五今不
極相以

卷十
聖子四卷

卷三

十

盜跖篇第二十九

陸方壺云盜跖篇譏侮列聖戲劇夫子蓋效
顰莊老而失之者非老推原道德絕去聖智
仁義而一絕以大道之自然約有至理古德
喝伏罵祖為報深恩冊復燒木伏以求舍利
小兒不知強作解事亦復效之豈不為天下
萬世之大謬乎子故表而出之使魚目真珠
不泔
相混

此篇似漢人
續語豈好事

者以意附入
之乎

此一段乃盜
跖一幅真容

莊子四卷

此夫子告柳
下季以必說
盜跖

盜跖篇

廿乙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
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穴室謂破
戶之屋樞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
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入保
閉門自守
也 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
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
不能詔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
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
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
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
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
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氣方
旺也意如飄風志虛
驕也強足
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
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
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鋪

日知明星句
最善狀盜踞
窟

此盜踞執刺
夫子以拒其
見

莊子四卷

順吾意則生
應前喜怒二
句

此孔子與盜
跖相見因言
其有三德以
為進說之端

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

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

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

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言妄稱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也冠枝木之

冠削木枝之皮以為冠帶死牛之脅以牛皮為脅多辭謬說不耕而

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

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

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

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言與下季得相親也願望履

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

盜跖篇

廿二

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

劍瞑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

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

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

地知可包羅天地能辯諸物才可辨折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

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是以南面稱孤

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

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

耻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

使晉楚為小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

應前不顧父母非句

此盜跖訛刺列聖處

莊子四卷

盜跖者

廿三

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營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滅絕非以其利太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含文王在內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

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至這章辭此子路不

受教於子天下皆謂其死於此也此二千皆世語忠

路飲也其本真多也世之祇體忠臣皆莫若王

標而子皆音求也皆體忠臣音求也不念本養

去非樂其而取此四者無異於樂大衆音求也不

本而欲其與文子則效樂才文子不來水至不

也其類以會文公文公對皆之七卦然而去

而不下鯢食音求也自對於所為魚鯢所食不七卦至忠

則之山骨肉不整鯢鯢食非世非本而取申對火

世之世語賢士山與外養精於此多音而補天於首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

陽之山骨肉不整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

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

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

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音殺也大流承見殺也操

瓢而乞者有求於人也皆離名輕死離體也泥不念本養

壽命者也不念本不知其本真之性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

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

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

東齊人皆
地隔陳留

南二十四卷

此訛刺賢者
東齊人者

又訛刺忠若
比干子胥

此章决非莊子之文如孔
子之言莊子
之作自有折
服盜跖處景
滑有這般景
狀

莊二十四卷

盜跖布

十五

足貴也丘之所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
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
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
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
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
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
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任狂汲汲詐巧虛
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
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
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
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言似有所往得微往
見跖邪微無也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
逆汝意若前乎若前謂如前所言也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
自灸也疾走料虎頭扁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此因上章餘
意撰出滿苟

滑與無約怪

字奇名言世

人強飾以求

利達不如直

情相心為愈

也子張所問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言何不修其德行也無行則不
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
真是也言欲求名利惟脩義為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人若棄名利則
也子張所問無以自樂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此學干禄之意

蓋因于祿而借其名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為自然之道終而折衷于無約謂無約束而聽其自然也

設此一喻亦甚有味

莊子四卷

盜跖布

十六

也。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多為可信之。夫名

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故觀之名計

之利而信，真是也。今之來名利者，詐而已矣若棄名利反之於心

者，謂棄名利反逆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言為苟得，自滿

惟任其天真而不矯，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

有天下，今謂臧聚臧護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

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

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

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

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

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

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謂言

行不相顧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

者為尾。言貴乎得時而成事不必矯飾子張曰：子不為行，將疎戚無

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五紀，人道之五倫；六位，三綱中之六

位也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

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

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

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子求仁義之名我正為利。我則但言為利

耳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鑑於道為名為利皆非真實道理吾曰

曰蒲荷得曰無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為之類是也

若枉若直以下只是一個無拘無束之意

鮑子名焦不仕而蔬食為子貢所訛遂棄蔬飯死勝子未詳

湯賓尹曰無足志在興名就利以安休樂意為先是亦荷荷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貴積而能散惠衆周

莊子四卷

盜駟篇

廿七

與子訟告之以求成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

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捨其所當為而

不為謂不能而殉其所不為為利為名乃其不當為也則一也

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四句言不

為君子亦不為小人則若枉若直相為天極汝于曲者直者

可殉從天理之自然矣面觀四方與時消息方而春夏秋冬屬

然之至理皆一氣也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無是非獨成而

意與道徘徊信意而行獨得於無轉而行無成而義

將失而所為背道而行求成以義若無赴而富無殉

而成將棄而天趨赴于富求殉成功赴比干剖心子

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

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庶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

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

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其

殃害

無足問於知和曰無足不知足者人卒未有不興名

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

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智

不足邪意智而力不能行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故為

物貧人備之
以為命乃能
全身無患耳
昔陶朱公三
置產而三散
之正此意也

至人聖人不
得逮及言其
權力可以自
用也使人秉
人因人皆言
其富可以使
人也

此設為貧者
之言所謂不
知足者也

莊子四卷

此篇第布

十人

推正不忘邪故推正理以遇求富知和曰今夫此人

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

之士焉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人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過世之士其意蓋謂此亦

眼前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此言人耳無所主而失其性命之正但與俗化世為流俗

知趨時以是已非人求益其分也此言與俗化世為流俗

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

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至重至尊天理之自然也皆

豈長生安身懽心之道也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安否不

怵惕之恐忻懽之喜不監於心悲喜不為為為為

乃人而不知所以為也天理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而不免於患也知有人為而不知有天理雖為天子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窮盡美好

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

以為威強秉人之智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

良即十萬通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

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象習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惡惡貪也避貧

而後能此出於天下雖非我就能辭之非就富不待教

天性之自然也曰智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知者之所為每

為主而不敢是以足而不爭德足於已而無以為故

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

莊子四卷

盜駟篇

十九

連下六句可謂法而中則交換曲折入神

不求知為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不足故求

之爭四虞而不自以為貪而不足故求之雖爭求四方

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貪而不足故求之雖爭求四方

辭天下而非為矯貪廉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也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勢為天子而不

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下也計其患

慮其反而慮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

譽也堯舜為帝而雍民變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

也不以美名累心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

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則可以有之言天下之賢名可彼非以興名譽也然

道為德出於中心之無足曰必持其名必持賢苦體

絕耳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若支

如久病長阨而不死者雖生何益知和曰平為福有

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

鼓管籥之聲口噤於芻豢噤塞滿音芳醪醴之味以感其

意感動遺忘其業失其所可謂亂矣音疑倭溺於馮氣若

負重行而上也馮氣怒氣也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

登高山可謂苦矣貪財以慰無窮之求貪權以竭天下之

溺體澤則馮勢居靜則數窮而溺體澤則馮氣而體

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遇

而不舍積聚多財滿於阿堵暴於耳目而不知避焉於心志而不能舍可謂辱矣財

積而無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醜憔悴不求益而不

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劫請劫外則畏寇盜

之害內周樓疏疏窻也內則外不敢獨行外則盛可

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言

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求盡其生理單以

反一日之無故獨如伺日平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

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繚意絕體繚縛其身心也爭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及以成此禍患非愚手

聖賢其心交如也此繚意絕體非愚手

恨不恨求之利恨不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又一日之無故無事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

不自覺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求盡其生理單以

反一日之無故獨如伺日平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

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繚意絕體繚縛其身心也爭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及以成此禍患非愚手

聖賢其心交如也此繚意絕體非愚手

恨不恨求之利恨不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又一日之無故無事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

六者曰亂曰
苦曰疾曰辱
曰愛曰畏是
也

金谷遺事大
和類此

金谷遺事大
和類此

白雲曰男畏
苦曰與曰事
六者曰曰曰

卷四

說劍篇第三十

湯實尹曰說劍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談意趙
薄而道理疎識者謂非莊叟所作誠然誠然

今但為釋其字義讀其
句章俟具眼者擇焉

太史公滑稽
傳似多祖此

昔趙文王喜劍劍開戲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金以幣從者言以此為
從者之奉天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髮髮皆突
然上指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垂冠束髮之冠
低垂於後曼胡之纓纓粗而
交文短後之衣衣之不
掩者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瞋目而語難欲聞之時
語相詰難也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

此章始終叙
事而議論在
其中讀之可
見君人者好
尚雖微而風
蓋奔走係矣

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

開口即為大言便能動人

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

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與進也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驚鳥將擊必匿之勢也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

就舍待命今設戲戲也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

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敦斷也莊子曰望之久矣王

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御用也曰臣之所奉皆可

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

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

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音烟谿石城為鋒夫劍也齊岱為鏑刀

晉魏為脊背劍周宋為鐔口劍韓魏為鉞把劍包以四夷裹

以四時有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順五行

論以刑德日為德月為刑閑以陰陽順造化自然之意持以春夏行

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

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

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聞其所言之大曰諸

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淺燕士

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鉞

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

無下運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

莊子四卷

說劍篇

直之斧之崇
之運之上决
下絕皆形容
其所用廣大
之意

上法天下法
地中和民意
即天時地利
人和也

慷慨語從冷
淡中發出

樂中發出
悲中發出

並序四卷

說劍篇

廿三

無旁上法圖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
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
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廢人
之劍何如曰廢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
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
此廢人之劍無異於聞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
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廢人之劍臣竊為大
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三環其
所上之
食以
示敬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
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忿不見禮
皆自殺

湯賓尹曰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指小而

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夫突鬢垂

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

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

彼將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

鄙廢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

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

不實耶命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彼其一言而絕

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

漁父篇第三十一

湯賓尹曰漁父篇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讀莊子熟者亦不能辨此篇較盜踞說劍諸篇頗勝辭

孔子遊乎緇帷林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

死後杏壇上親接漁父有味哉

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鬢眉

忽以客字代漁父字

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

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

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

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

莊子四卷

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揀選

其理以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齊民謂平將

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

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

言自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

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言其離道之遠也子貢還報孔子

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

將杖拏拏船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

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

言微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

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噫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

傾時景色描寫殆盡

釋放下不說也

憂思也詩曰戰思其憂是也

莊二十四卷

此論八疵

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心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釋去吾所有之道而經子之所

以條陳世人之所宜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

人此四者自正各任其職治之美也四者離位相侵其事而亂

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官各治其一職乃無所

陵不相凌奪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厲妻妾不和

長少無序廢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

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無功也爵祿不持不能持也大夫

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

秋後倫朝覲失序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

不時以傷廢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

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天子之公卿

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

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

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

之謂之總非已事而強為之自能攬也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不使

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也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

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析離他

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稱譽詐偽害其不當譽者為

精
心不與於四
而弗爲也
庶幾習焉
庶幾夫于

俞鍾其
男澤惠

本二四

畏影惡迹此
喻極佳

漁父以夫子
所為皆為人
而非為己所
以不免於四
謗

欺詐也則惡猶毀辱也毀其所不當毀
乙毀善出於私意為姦而已矣惡姦也
不擇善否而
本真
自損之
毀其所欲謂之險
兩容顏適謂兩觀人之
容而以顏色適從人之
之謂
計之
野而
斂
歆謂揣人之
長其惡也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
之謂
計之
野而
斂
歆謂揣人之
長其惡也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

以以挂功名謂之

取不取惠針心朴
衣愈寒而歸不歸

息並音專用其私智
尚音專不根音根而不受

少人自界線西而
而礦地四處皆同

昔舉及愈變而益他人
變容曰甚矣予之變也有

魯頌並敘對樹

刺落不映所夫
言不映

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不知所失

言不知
何過也

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處陰處靜道之喻也愚亦甚

矣子審仁義之間

察同異之際一是非不觀

動靜之變隨時受

受節
理好惡之情和喜怒

之節講明性理而幾

謹脩而身慎守其真

自然之還以物與本真

累矣
人以外物而還之於
無物我之對

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務內而務外也不亦外乎孔子愀

強哭強怒強
親真哭真怒
甚精切

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

不能動人即至誠感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

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

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言有諸必

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

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

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順也為主功成之

美無一其迹矣功成而不居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不事親

其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飲酒不擇其味處喪以哀無問其

禮矣居喪不煩文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

莊子四卷

漁父篇

廿七

也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

法天貴真不拘於俗不以非世俗之愚者反此不能

法天而恤於人憂不與人合也不知貴真不知天爵之貴祿祿而受

變於俗以世俗之祿為祿故不足惜哉言常憮然也子之

早湛於人偽弱於務而晚聞大道也孔子之再拜而

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

延綠常間此
四字書筆也

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綠常間以橈撐舟

也。顏回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用去不遠也。

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

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威敬也。萬乘之王，千乘

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

今漁父杖擊遂立。對面而立。而夫子曲要擊折再拜而應。

無乃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

子伏軾而嘆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

浸潤於禮義之學亦有時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

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

下人。彼漁父若非至人豈能使人降下而尊敬之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

長傷身。屈己受教者若不誠不能得彼之實誨故無益而有損也。惜哉！不仁之於

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

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

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

敢不敬乎？

湯賓尹曰：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

王篇中猶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盜

跖篇比之說劍又疎直矣。據盜跖篇今謂

宰相曰：戰國之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為後

人私撰明甚。

拜而應者手揖曰拜也

列禦寇第三十二

此篇的為莊子著述將畢之語觀末段自見

此章見列子止於何相執也南華却漆巧者以下數句皆結前意愈精

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心服而敬我其敬友在貴老之二名迹愈靈不能避當世之惡也

莊子四卷

善執御乎言汝於此具一斐眼也

發藥二字有味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瞽人伯昏瞽人曰奚

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

十餐而五餐先饋其人敬已不伯昏瞽人曰若是則待買而餽之伯昏瞽人曰若是則

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誠積於中而未化也形謀成光形謀

整其所患整聚也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利也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酒若是而况於萬乘之

主乎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

以功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吾是以驚伯

昏瞽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汝之處已若此人將

以汝為師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從學者伯昏

瞽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蹙拄也豎立其杖而拄之於頤也立

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主賓客之命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

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

告汝曰人將保汝果報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

不能使人無保汝也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而為用之言汝之所為何

以至此感豫出異也感動豫悅汝必且有感挫而本才

又無謂也豈惟外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挫與汝遊者

動汝本然之性其身尤無益也

祇三年恰三年也

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近徒為人所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惡有與汝相誰何哉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智者必自苦惟体道自然無所求但飽食遊嬉而已汎乎若不繫之舟無所係也虛而遨遊者也

莊二四卷

列禦寇

四

良或作垠家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緩鄭人名呻吟誦讀之聲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喻澤及人之廣使其弟墨緩因使從墨者而學之從墨者儒墨相與辨緩為儒弟翟為墨學既不同遂有辨論之異其父助翟父愛其弟而助之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緩怒其父見夢於其父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資給汝子以為墨者我之餘降也闔胡

南華以遁天之刑一語結緩公案所以為恨愾怨天者之戒

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而何不視我之墓乎我墓垂垂焉有秋栢之實矣緩之意蓋自恃其有恩無報者以為父尤也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造物者之報人也不以人之能者為應而以人之得於天者為應學墨而成非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夫人指緩也學儒而以賤其親怨其齊人之井飲者相掙也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私哉故曰今之世皆緩也私恩者皆緩之類也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乎有德者且以造物為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遁天道棄其天理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所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為也。故聖人安其
所安而不安其所不安。安其所安則不隨天之刑。

小人

母一段莊子
自喻適廣人
而有所施
意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謂難於忘言也。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也。知道而至於忘言，則與天為徒矣。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於人。

言則未離於人。古之人，天而不人，古人則純乎天而不人矣。朱泚

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

用其巧。單，殫也。言竭千金之資，學雖成而無龍可屠。聖人以必不必，故無

兵。天之不可知者，為知故無爭也。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以不可必者為

爭競也。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順其爭競之心，故其

爭自恃必亡其身。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以禮

莊子四卷

列禦寇

四乙

物相遺饋者，也竿牘。以竹簡相問訊者也。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

太乙形虛。歎以兼濟天下，輔萬物。若是者，迷惑于

宇宙形累，不知太初。然之理。彼至人者，歸精神乎魚

始而耳冥乎無何有之鄉。唯至人歸精神於無物，始安處乎無為之地。水

流乎無形。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無形也。發洩乎

太清。及既流則去，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太

寧。毫毛小知也太寧大物也。即無為自然之理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

之，益車百乘。及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

織屨，言負匱而槁項黃馘，槁項，瘦而無肉也。黃馘，黃者商

人之趨何可

曹商以車自
修南華以道
自尊車修一
時而遺其無
窮道等萬世
而流芳不泯
人之趨何可

皆發明古人
天而不人之
肯

以砥痔得車
言其汚辱不
足貴也

之所短也一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座者得車一乘砥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為邦國其有

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以文飾從

事華辭以支為旨言以技兼之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

信矯揉其性以示民受乎心心有所着宰乎神神有所主夫何

足以上民言不足以長民也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指彼

夫子汝指哀公頤養也言仲尼若與汝宜而與之以安養乎天下與此誤而用之則可焉耳今使

莊二四卷

列德冠

四一

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視教

示也休已也難治也民不易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

也施施政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商賈不齒雖以士齒

之心於施政教則非天經矣商賈不齒雖以士齒

其胸中之神亦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錢

為內刑者動與過也舉動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

之宵人即小人離離內刑者陰陽食之為造化夫免

乎內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

夏旦暮之期人者厚顏深情矯飾之貌難見故有貌

顏闔肆言以
但夫子其人
品無足論矣

好句聲看為
之學者為有
道所不齒

外刑一句形
下句也不明
正謂之宵人

此一段議論甚正乃借為孔子之言可知莊子非不教子路也

正考父孔子十世祖也事莊子四卷見春秋傳

圖竟云不重久習不輕物李太慈云切不待道我會他不會便是此不比不為之意

愿而益外若謹愿內實盈溢有長若不肖內有偏長外若不肖有順懷而

達柔順懷急相達以濟有堅而縵外若堅持內反纏繞有緩而鉅鉅和緩而

故其就義若渴若去義若熱進銳而退速故君子遠使之

而觀其忠遠者易至相欺近者易至相欺近使之而觀其敬近而親者易慢煩使之

而觀其能理煩易困卒然問焉而觀其智難應急與之期

而觀其信急期易失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臨財易至私已告之

以危而觀其節臨難易苟免醉之以酒而觀其則中酒易

雜之以處而觀其色雜居易至惰慢色動容貌也九徵至不肖人

得矣縱能矜持於外者或發露於彼故不肖人可得而見

正考父宋之公族一命而偃一命士也曲皆曰偃再命而僂再命大夫曲腰

曰三命而俯三命卿也身伏曰俯循牆而走不敢當路而行執敢不軌

三命益恭即爵愈高而心愈下執如而夫者今之人一命而呂鉅

不敢以為軌法再命而於車上儻輕也三命而名諸父驕其宗族呼仰

孰協唐許驕於若此孰合於唐堯許由賊莫大乎

德有心害於德矣而心有睫思於有心之中而又有

心又開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有眼之心

則紛紛擾擾無玄德有五象之害中德為首為大

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我有所能而此其所不

為者也以我之能誇人所不能窮有八極有特者達

有三必不足者形有六府蓄美髯長大壯麗勇敢

此言六府而
未達命絀絳
為而句亦文
法也

此喻人之求
富貴皆欺君
而弄者

此段林陸二
氏皆云與前
篇喻同旨

美也髯有鬚也長身長也大腹圖大也壯
有力也麗華采也勇氣盛也敢志堅也
八者俱過

人也因以是窮言八者皆過人必以緣循偃快困

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柔順不碍已於事之意

而必至于通達言與世無競也知慧外通求達

勇動多怨恃力而怨多仁義多責求名而達生之情者傀

達有生之理達於知者肖達衆人之見達大命者隨

達小命者遭達命一府也在天為大在己為小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驕釋

矜而有推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以纖

其子投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鍛之其珠也蓋珠有光彩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

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

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言必殘今宋國之深非直九

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

其睡也必其乘世主之不覺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深危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

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

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塋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

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塋具豈

有也

天下篇第三十三

天下篇莊子後序也歷叙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而以自已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未舉惠施強辯之謬而斷之以存雄而無術闢邪崇正之意見矣

此文分七節首節又自分五段

天下之治方術即學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人皆自是其見也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言神明之道何自而可見聖有所生王有

所成聖王生成之功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者造不離於宗

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

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此三句皆無為而尚自然兆於變

化即原於謂之聖人即天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

莊子四卷

天下篇

四六

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以氣象謂之君子以法為

分法則有區別以名為表名則有標準以參為驗參者以以

稽為決稽者考古而準今其數一二三四是也言纖悉歷百

官以此相齒上下有序以事為常各有常職以衣食為主教民

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

人其備乎古之聖人能盡之也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澤及百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本數末度猶言精粗

本末也係相屬之意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運道不在

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言皆載其事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

凡其列官職為政教皆是養民之理也

先六經而後各家莊子宜

却備諸盜盜
漁父有教其
言之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

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

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承上鄒魯學得其全而有散

家亦時時天下大亂指春秋以後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

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察見其一譬於耳

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

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

美天地之美因是折萬物之理而分折不合也察古

人之全寡能徧若以古人學問之全察於天地之美

稱神明之容美道之在內者體也容道是故內聖外

莊子四卷

天下篇

四七

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

為以自為方人各以其所欲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

不合矣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後世之學者不幸

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教后不靡於萬物不以萬物不暉於

度數不以禮樂以繩墨自矯身自拘束其而備世之急

尚儉以儉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古者學問之墨翟

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獨聞其說為之太過惟其甚

已已之大順抑遏世俗以循其術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非樂

中篇名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閭以爭

墨子宋大夫
禽滑釐是其
弟子

此等古之以
澹泊儉嗇為
道者

自黃帝以來
未嘗不用樂
而墨子欲毀
夫之古昔以
來自貴至賤
木嘗無居喪
之礼而墨子
亦歎毀之

莊二四卷

母又述墨子
言而斷之

孟子於楊墨
峻詞而力排
之有以見衛
道之切南華

非其道不怒以不怒為道又好學而博不異推廣其說以

尚同不與先王同雖傳不異而其毀古之禮樂黃帝

有成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

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

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

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弗民也以此自行固不愛已

太自末敗墨子道終必敗墨子之雖然歌而非歌人

能無歌而哭而非哭人不能無哭樂而非樂人不能

以樂是果類乎其道果近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

太艱太艱太朴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

以為聖人之道及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

任索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謂王天墨

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

也名川三百名川大支川三千支川禹所小者無數

禹親自操橐橐盛土器也而九雜天下之川九

鳩功治腓魚脰魚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

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

衣以跂踣為服跂與履同與同日夜不休以自

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

又韓愈墨氏墨之弟子五侯之徒皆五國諸侯之徒南方之墨
行事與其源師名之弟子五侯之徒言從之者衆也
流申言其疵弊而不察其
所長可謂公
論而存怨矣

同尤加倍謫怪相謂別墨自名為墨以堅白同異之
辨而說不同相訾以簡偶不忤之辭之別派相應本異而曰不忤強辯
也以巨子為聖人巨子得道皆頌為之尸主冀得為
其後世至今不決言巨子又傳之弟子以墨翟禽滑

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其美意但所
行太過當故曰意則是而
行則非也

莊子四卷
而不才士也夫天下篇
也雖然墨子之學術天下却好之往

此季古之少損已利人為通者
不累於俗去其世不飾於物不以外不苟於人不伎
於衆不拂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已皆

足以畢足而止以此白心暴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垂山之冠以自表

華山冠名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別宥即在宥也隨分而自
始本語心之容容者心命之曰心之行行用也以歸

合飲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以和而之之意而合
四海欲尊置宋鉞尹見侮不辱救民之聞謂民好聞

不辱之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謂時世好戰爭也禁攻寢兵之說以

李翰林有獨酌寄第六詩曰念君風塵遊傲爾自今西便是此數字

莊子四卷

其說以為天地亦萬物之一者謂之一則皆同而其為首者則無為之道也

之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言籌說不已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強以自見也雖

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

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

曰我必得活哉圖傲圖謀也乎救世之士哉其為說曰念君風塵遊傲爾自今西便是此數字

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五升猶且不飽弟子安得而飢言其師與弟子皆忍飢以立教

而謂我不忘天下日夜不止蓋曰我之自苦如此豈為久活之道哉但以矯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

也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

者明之不如已也其說又曰不為苛察苛察則非別身假物者事事皆自為而不假借於人以此助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明知其可為亦不如已也

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

適至是而止其學之大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之內無情欲之汨寡淺咸削情欲也其學之大小精粗雖不同而其所行之大僅如是而已適猶僅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易坦也決然無主決去私意趣物而無偏主

而不兩理趣不兩者一也不顧於慮不謀於智無計度也

於物無擇無所決擇與之俱往順其自然而行古之道術有

在於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三人皆齊隱士聞其風而悅之齊

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

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大道道家之學但知包容為一

而無所分辯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言各有偏也故曰選

而無所分辯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言各有偏也故曰選

則不偏天下無棄物若選而教則不至若待教而良能
則教有道則無遺者矣若與之同歸於道則道是故

慎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也無為冷汰於物洒也冷

然而疎沃於以為道理以物為理也曰知不知將薄

知而後鄰傷之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為分則將

也謏謏無任謏不留心於事任而笑天下之尚賢

也尚賢任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為聖之孝必

縱脫而無行故以椎拍輓斷皆無主與物宛轉含是

與非苟可以免俗之累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

兀然不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後起之意若飄

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皆無心與物全而無

非以不見非於動靜無過未嘗有罪動靜隨其自然

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

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蓋曰物唯無知則無是已

皆順故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欲終身而無故曰至

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人之處

賢聖之名但能若土塊無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

知之物則可以不失於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

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

學於彭蒙得不教焉適得怪焉者言彭蒙之徒以此

孝之時自相契合不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

待教之而後能也

此等說話便
似今之深山
窮谷頭陀修
行之人故豪
傑笑之以為
猶死人也

此等結句其
許特

閑尹師於老
聃者此言先
弟而後師一
特筆力之語
耳

莊子四卷

豁谷在下而
能容物

無藏也句即
以有積為不
足也

之是莫之非而已矣以無是其風竅然竅然風之聲

如飄風之聲惡可而言無心而常友人不見觀其見常與

合世人之觀而不免於輓斷但求無其所謂道非道而所

言之蹇其言雖甚壯而其所謂道者不免於非非道也故不免於廢人之非彭蒙

田駢慎到不知道莊子用已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

也槩乎者以大槩觀之亦皆有

以本為精本指以物為粗物事以有積為不足言藏

下澹然獨與神明居是守自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閑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

一以無物為宗以太極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

毀萬物為寶濡弱謙下即舌柔長存之意為表者言

實理閑尹曰在已無居無私形物自著隨物之形見

也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皆無心勞乎若亡無

也寂乎若清不見其名同焉者和以同物得焉者失無

則有失矣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即迫而後動不老

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為天下豁知其白守

其辱自高而為天下谷容乃大之意人皆取先已獨

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不

實為虛以故有餘音冠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

虛為實音冠無為也而咲巧人皆以巧為巧巧而

不費徐安也不費無為也而咲巧人皆以巧為巧巧而

笑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人皆以福為福而我獨以禍為禍曲全者曲全其身也

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始以大一之以約為紀為守身

之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堅銳者易毀挫常寬容於物不削

於人人於我無所侵削矣可謂至極言此天下至閑

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莫知所歸

也前三段看此的道理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

之說其字之是縱恣而不儻即黨字時或放言自不以觴見之也觴

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看

莊子四卷

雖然二字謂見也又不敢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端莊誠

其字非無用也言為愛衍無以重言為真真以寓言為廣獨

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倪於萬物天地無棄物與

莊子正傲倪斯世者却為棄物故不傲倪不謹是非以與世俗處得者同於得失者同

其書雖瓌璋而連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做詭可

觀連行連環相從之貌做詭滑結無端也此二句彼

其克實不可以已胸中若有物積上與造物者游而

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此即老子建之以常無

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闕而肆建之以常無有故其

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主之以太乙故其於宗

湯賓尹曰墨
翟永尹彭田
慎到之徒道
為見道之偏
者若惠子則
主於好辯而
已故不預道
術聞風之列
特於篇末言

莊子四卷

詞雖辨而却
有說惠子胸
中何變幻若
是耶

適上遂謂
達本反始
其理不竭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
周於世可以
化俗而明理

芒昧未盡此便是寂
冥無常變化無形處

惠施多方
主於誇多
其書五車其道糾駁其言也不

中當言
也厭物之意
歷考其所談
曰至大無外也
謂之

大一至小無內
類也
謂之小一
謂之一則無大小
矣於一之中又分

大小便是同中之
無厚不可積也
其大千里
無厚至

可積者積則厚矣
積之不巳其大
天與地
地雖高

而降則亦有特下
山與澤
乎
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
日

方中方睨
睨側視也
日方中之時
物方生方死
物方

而其種必前
大同而與小同異
有大小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
為同萬物
此之謂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

有窮
南方海也
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
四方皆

而海獨居南北之三
今日適越而昔來
乎越而知有

越之名而後來則為昔來矣
連環可解也
不可解而其

為環者必各自為圓
不可以
我知天下之中央
燕之

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
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

北越之南是也
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

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
汎愛萬物
天地一體也
萬物

國之中為天地之中也
地為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之
惠子以此為大觀於
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大觀者言以

凡此皆於名
相間橫主種
聰明意見同
以求異於人
患子一生搬
弄精神只在
於此雖有說
不經然讀之
能令人胸中
生机活潑下
筆時可以化
吳腐南華述
此不為無補

羊二四卷

狗犬一也有
懸蹄則謂之
大無懸蹄則
只謂之狗

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幸辨之
人天下之孝者既相與樂之
為雀難之為雞毛各不同譬如雞為鳴伏卵出雞三
足難本二足必有運而卸有天下言楚都於郢而自
行之者是為三矣

大可以為羊謂大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
有羊之初謂大為羊則今人亦以為

今人亦以為大矣馬有卵胎生雖異於卵生而胎為
丁子有尾丁子雖無尾也楚人謂之丁子

斗化意也丁子有尾火不熱水火寒火熱亦人名之實料
則謂丁子為有尾

鼠能出入於火中火山出口能應非山有口矣輪不
可以浣布則非熱矣

張地行於地則為輪繞着地則目不見指不至至不
絕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能見龜長

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為龜矣矩不方規不可
既謂之龜則其長合止於此

以為圓矩即方規則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鑿不
謂之方既謂之規則不可又鑿不

圍柙柙雖在鑿之中而柙之旋轉非鑿可飛鳥之影
止則謂之不圍亦可言圖之不住也

未嘗動也謂鳥之飛則影隨鳥而去但既鏃矢之疾而
謂鳥之飛不可謂影之動

有不行不止之時矢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
止其射疾也則謂之行雖弦而未

至射疾而未中則狗非犬不可大即一物也謂之狗則
是不行不止之時

不可又謂黃馬驪牛三白狗黑馬牛二體也黃驪色
之狗矣

則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以二體與色並言
見則為三矣白狗黑黑名之孤則非有母矣一

謂白為孤駒未嘗有母可名之孤又言嘗有母矣一
黑亦可為孤駒未嘗有母

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日一尺之極折而為三今
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用此五寸明日用此五寸明日用此五寸明日用此五寸

明日用此五寸明日用此五寸明日用此五寸明日用此五寸

五寸錐旋轉萬
世不盡可也
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極

團公孫龍辨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飾蔽也易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辨者之囿也一時之辨

而其人終不心服此辨者迷

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惠施日以其智與人之

辨特與天下之辨者為怪特獨也獨與其此其抵也

其說大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

抵如此其說大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

施存雄而無術自恃其口談之才以為其壯與天地

也南方有畸人焉畸人奇異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

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

為萬物說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卒

然而對且偏為萬端之說萬物即萬端也

望下謂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也南方有畸人焉畸人奇異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

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為萬物說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卒

然而對且偏為萬端之說萬物即萬端也

望下謂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也南方有畸人焉畸人奇異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

莊子敘道術
獨借惠子相
形細讀此書
惟惠子嘗有
辨難宜當時
惠子與莊子
並看而姑破
之耶

南方有一獨
高之人曰黃
綽見惠子而
問天何以不
墜地何以不

多叩
金帶而執矩
惠子與莊子
辨難宜當時
惠子與莊子
並看而姑破
之耶

世不盡可也
辨者以此與
惠施相應終
身無窮極

團公孫龍辨
者之徒飾人
之心易人之
意

